杂阿含经五十卷（第三十一卷～第四十卷）

刘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罗译 • 乾隆大藏經 • 小乘阿含部

杂阿含经卷第三十一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人间四百岁是兜率陀天上一日一夜，如是三十日一月，十二月一岁，兜率陀天寿四千岁。愚痴无闻凡夫于彼命终，生地狱、畜生、饿鬼中；多闻圣弟子于彼命终，不生地狱、畜生、饿鬼中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人间八百岁是化乐天上一日一夜，如是三十日一月，十二月一岁，化乐天寿八千岁。愚痴无闻凡夫于彼命终，生地狱、畜生、饿鬼中；多闻圣弟子于彼命终，不生地狱、畜生、饿鬼中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人间千六百岁是他化自在天一日一夜，如是三十日一月，十二月一岁，他化自在天寿一万六千岁。愚痴无闻凡夫于彼命终，生地狱、畜生、饿鬼中；多闻圣弟子于彼命终，不生地狱、畜生、饿鬼中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佛说六经，如是异比丘问六经、佛问诸比丘六经亦如是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比丘若行、若形、若相，离欲、恶不善法，有觉有观，离生喜乐，初禅具足住。彼不忆念如是行、如是形、如是相，然于彼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法，作如病、如痈、如刺、如杀、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思惟，于彼法生厌、怖畏、防护；生厌、怖畏、防护已，以甘露门而自饶益，如是寂静，如是胜妙，所谓舍离，余爱尽、无欲、灭尽、涅槃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“如是知、如是见已，欲有漏心解脱、有有漏心解脱、无明有漏心解脱，解脱知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“若不得解脱，以欲法、念法、乐法故，取中般涅槃。若不如是，或生般涅槃；若不如是，或有行般涅槃；若不如是，或无行般涅槃；若不如是，或上流般涅槃；若不如是，或复即以此欲法、念法、乐法功德生大梵天中，或生梵辅天中，或生梵身天中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比丘如是行、如是形、如是相，息有觉有观，内净一心，无觉无观，定生喜乐，第二禅具足住。若不如是行、如是形、如是相忆念，而于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法思惟如病、如痈、如刺、如杀、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，于此等法心生厌离、怖畏、防护；厌离、防护已，于甘露法界以自饶益。此则寂静，此则胜妙，所谓舍离，一切有余爱尽、无欲、灭尽、涅槃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“彼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欲有漏心解脱、有有漏心解脱、无明有漏心解脱，解脱知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若不解脱，而以彼法——欲法、念法、乐法取中般涅槃；若不尔者，取生般涅槃；若不尔者，取有行般涅槃；若不尔者，取无行般涅槃；若不尔者，取上流般涅槃；若不尔者，彼以欲法、念法、乐法生自性光音天；若不尔者，生无量光天；若不尔者，生少光天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比丘如是行、如是形、如是相，离贪喜舍住，正念正智，觉身乐，圣人能说能舍念乐住，第三禅具足住。若不尔者，以如是行、如是形、如是相，于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法思惟如病、如痈、如刺、如杀乃至上流般涅槃；若不尔者

，以彼法——欲法、念法、乐法生遍净天；若不尔者，生无量净天；若不尔者，生少净天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比丘如是行、如是形、如是相，离苦息乐，前忧喜已灭，不苦不乐舍，净念一心，第四禅具足住。若不如是忆念，而于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思惟如病、如痈、如刺、如杀乃至上流般涅槃；若不尔者，或生因性果实天；若不尔者，生福生天；若不尔者，生少福天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四禅，如是四无色定亦如是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风云天作是念：‘我今欲以神力游戏。’如是念时，风云则起。如风云天，如是焰电天、雷震天、雨天、晴天、寒天、热天亦如是说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说如是，异比丘问佛、佛问诸比丘亦如是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于夜暗中，天时小雨，电光焰照。佛告阿难：“汝可以伞盖覆灯持出。”

尊者阿难即受教，以伞盖覆灯，随佛后行。至一处，世尊微笑。尊者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不以无因缘而笑，不审世尊今日何因何缘而发微笑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如是！如是！如来不以无因缘而笑，汝今持伞盖覆灯，随我而行；我见梵天亦复如是持伞盖覆灯，随拘邻比丘后行；释提桓因亦复持伞盖覆灯，随摩诃迦葉后行；祇栗帝罗色吒罗天王亦持伞盖覆灯，随舍利弗后行；毗楼勒迦天王亦持伞盖覆灯，随大目揵连后行；毗楼匐叉天王亦持伞盖覆灯，随摩诃拘絺罗后行；毗沙门天王亦持伞盖覆灯，随摩诃劫宾那后行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尊者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四种善好调伏众。何等为四？谓比丘调伏、比丘尼调伏、优婆塞调伏、优婆夷调伏，是名四众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若才辩无畏，多闻通达法，

行法次法向，是则为善众。

比丘持净戒，比丘尼多闻，

优婆塞净信，优婆夷亦然，

是名为善众，如日光自照。

如则善好僧，是则僧中好，

是法令僧好，如日光自照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调伏，如是辩、柔和、无畏、多闻、通达法、说法、法次法向、随顺法行亦如是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三种子。何等为三？有随生子、有胜生子、有下生子。

“何等为随生子？谓子父母不杀、不盗、不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，子亦随学不杀、不盗、不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，是名随生子。

“何等为胜生子？若子父母不受不杀、不盗、不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戒，子则能受不杀、不盗、不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戒，是名胜生子。

“云何下生子？若子父母受不杀、不盗、不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戒，子不能受不杀、不盗、不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戒，是名下生子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生随及生上，智父之所欲，

生下非所须，以不绍继故。

为人法之子，当作优婆塞，

于佛法僧宝，勤修清净心，

云除月光显，光荣眷属众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五戒，如是信、戒、施、闻、慧经亦如是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四正断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断断，二者、律仪断，三者、随护断，四者、修断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四正断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断断，二者、律仪断，三者、随护断，四者、修断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断断及律仪，随护与修习，

如此四正断，诸佛之所说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四正断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断断，二者、律仪断，三者、随护断，四者、修断。

“云何为断断？谓比丘已起恶不善法断，生欲、方便、精勤、心摄受，是为断断。

“云何律仪断？未起恶不善法不起，生欲、方便、精勤、摄受，是名律仪断。

“云何随护断？未起善法令起，生欲、方便、精勤摄受，是名随护断。

“云何修断？已起善法增益修习，生欲、方便、精勤、摄受，是为修断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四正断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断断，二者、律仪断，三者、随护断，四者、修断。

“云何为断断？谓比丘已起恶不善法断，生欲、方便、精勤、心摄受，是为断断。

“云何律仪断？未起恶不善法不起，生欲、方便、精勤、摄受，是名律仪断。

“云何随护断？未起善法令起，生欲、方便、精勤、摄受，是名随护断。

“云何修断？已起善法增益修习，生欲、方便、精勤、摄受，是名修断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断断及律仪，随护与修习，

如此四正断，诸佛之所说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四正断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断断，二者、律仪断，三者、随护断，四者、修断。

“云何断断？若比丘已起恶不善法断，生欲、方便、精勤、摄受；未起恶不善法不起，生欲、方便、精勤、摄受；未生善法令起、生欲、方便、精勤、摄受；已生善法增益修习，生欲、方便、精勤、摄受，是名断断。

“云何律仪断？若比丘善护眼根，隐密、调伏、进向；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根善护、隐密、调伏、进向，是名律仪断。

“云何随护断？若比丘于彼彼真实三昧相善守护持，所谓青瘀相、胀相、脓相、坏相、食不淨相，修习守护，不令退没，是名随护断。

“云何修断？若比丘修四念处等，是名修断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断断律仪断，随护修习断，

此四种正断，正觉之所说。

比丘勤方便，得尽于诸漏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四念处，如是四正断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觉支、八道支、四道、四法句、正观修习亦如是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譬如有人作世间建立，彼一切皆依于地；如是比丘修习禅法，一切皆依不放逸为根本，不放逸集、不放逸生、不放逸转。比丘不放逸者，能修四禅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如上说，差别者：“如是比丘能断贪欲、瞋恚、愚痴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断贪欲、瞋恚、愚痴，如是调伏贪欲、瞋恚、愚痴；贪欲究竟，瞋恚、愚痴究竟，出要、远离、涅槃亦如是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譬如百草药木，皆依于地而得生长；如是种种善法，皆依不放逸为本。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

“譬如黑沉水香是众香之上；如是种种善法，不放逸最为其上。

“譬如坚固之香，赤栴檀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一切皆不放逸为根本。如是乃至涅槃。

“譬如水陆诸华，优钵罗华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皆不放逸为根本，乃至涅槃。

“譬如陆地生华，摩利沙华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其根本，乃至涅槃。

“譬如，比丘，一切畜生迹中，象迹为上；如是一切诸善法，不放逸最为根本。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

“譬如一切畜生，师子为第一，所谓畜生主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其根本。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

“譬如一切屋舍堂阁，以栋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其根本。

“譬如一切阎浮果，唯得阎浮名者，果最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其根本。如是一切俱毗陀罗树，萨婆耶旨罗俱毗陀罗树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根本。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

“譬如诸山，以须弥山王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其根本。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

“譬如一切金，以阎浮提金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其根本。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

“譬如一切衣中，伽尸细氎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其根本。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

“譬如一切色中，以白色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其根本。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

“譬如众鸟，以金翅鸟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其根本。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

“譬如诸王，转轮圣王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其根本。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

“譬如一切天王，四大天王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其根本。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

“譬如一切三十三天，以帝释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其根本。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

“譬如焰摩天中，以宿焰摩天王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其根本。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

“譬如兜率陀天，以兜率陀天王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其根本。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

“譬如化乐天，以善化乐天王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其根本。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

“譬如他化自在天，以善他化自在天子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其根本。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

“譬如梵天，大梵王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其根本。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

“譬如阎浮提一切众流皆顺趣大海，其大海者最为第一，以容受故；如是一切善法皆顺不放逸。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

“譬如一切雨滴皆归大海；如是一切善法皆顺趣不放逸海。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

“譬如一切萨罗，阿耨大萨罗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第一。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

“譬如阎浮提一切河，四大河为第一，谓恒河、新头、搏叉、司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第一。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

“譬如众星光明，月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第一。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

“譬如诸大身众生，罗睺阿修罗最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其根本。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

“譬如诸受五欲者，顶生王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其根本。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

“譬如欲界诸神力，天魔波旬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其根本。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

“譬如一切众生，无足、两足、四足、多足，色、无色，想、无想，非想、非无想，如来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其根本。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

“譬如所有诸法，有为、无为，离贪欲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其根本。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

“譬如一切诸法众，如来众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其根本。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

“譬如一切所有诸界苦行，梵行圣界为第一；如是一切善法，不放逸为其根本。如上说，乃至涅槃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四种禅：有禅三昧善，非正受善；有禅正受善，非三昧善；有禅三昧善，亦正受善；有禅非三昧善，非正受善。

“复次，四种禅：有禅住三昧善，非住正受善；有禅住正受善，非住三昧善；有禅住三昧善，亦住正受善；有禅非住三昧善，亦非住正受善。

“复次，四种禅：有禅三昧起善，非正受起善；有禅正受起善，非三昧起善；有禅三昧起善，亦正受起善；有禅非三昧起善，亦非正受起善。

“复次，四种禅：有禅三昧时善，非正受时善；有禅正受时善，非三昧时善；有禅三昧时善，亦正受时善；有禅非三昧时善，亦非正受时善。

“复次，四种禅：有禅三昧处善，非正受处善；有禅正受处善，非三昧处善；有禅三昧处善，亦正受处善；有禅非三昧处善，亦非正受处善。

“复次，四种禅：有禅三昧迎善，非正受迎善；有禅正受迎善，非三昧迎善；有禅三昧迎善，亦正受迎善；有禅非三昧迎善，亦非正受迎善。

“复次，四种禅：有禅三昧念善，非正受念善；有禅正受念善，非三昧念善；有禅三昧念善，亦正受念善；有禅非三昧念善，亦非正受念善。

“复次，四种禅：有禅三昧念不念善，非正受念不念善；有禅正受念不念善，非三昧念不念善；有禅三昧念不念善，亦正受念不念善；有禅非三昧念不念善，亦非正受念不念善。

“复次，四种禅：有禅三昧来善，非正受来善；有禅正受来善，非三昧来善；有禅三昧来善，亦正受来善；有禅非三昧来善，亦非正受来善。

“复次，四种禅：有禅三昧恶善，非正受恶善；有禅正受恶善，非三昧恶善；有禅三昧恶善，亦正受恶善；有禅非三昧恶善，亦非正受恶善。

“复次，四种禅：有禅三昧方便善，非正受方便善；有禅正受方便善，非三昧方便善；有禅三昧方便善，亦正受方便善；有禅非三昧方便善，亦非正受方便善。

“复次，四种禅：有禅三昧止善，非正受止善；有禅正受止善，非三昧止善；有禅三昧止善，亦正受止善；有禅非三昧止善，亦非正受止善。

“复次，四种禅：有禅三昧举善，非正受举善；有禅正受举善，非三昧举善；有禅三昧举善，亦正受举善；有禅非三昧举善，亦非正受举善。

“复次，四种禅：有禅三昧舍善，非正受舍善；有禅正受舍善，非三昧舍善；有禅三昧舍善，亦正受舍善；有禅非三昧舍善，亦非正受舍善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无学三明。何等为三？无学宿命智证通、无学生死智证通、无学漏尽智证通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观察知宿命，见天恶趣生，

生死诸漏尽，是则牟尼明。

其心得解脱，一切诸贪爱，

三处悉通达，故说为三明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无学三明。何等为三？谓无学宿命智证通、无学生死智证通、无学漏尽智证通。

“云何无学宿命智证通？谓圣弟子知种种宿命事，从一生至百千万亿生，乃至劫数成坏，我及众生宿命所更如是名、如是生、如是姓、如是食、如是受苦乐、如是长寿、如是久住、如是受分齐，我及众生于此处死、余处生，于余处死、此处生，有如是行、如是因、如是信，受种种宿命事，皆悉了知，是名宿命智证明。

“云何生死智证明？谓圣弟子天眼净过于人眼，见诸众生死时、生时，善色、恶色，上色、下色，向于恶趣，随业受生如实知；如此众生身恶行成就、口恶行成就、意恶行成就，谤圣人，邪见受邪法因缘故，身坏命终，生恶趣泥犁中；此众生身善行、口善行、意善行，不谤毁圣人，正见成就，身坏命终，生于善趣天人中，是名生死智证明。

“云何漏尽智证明？谓圣弟子此苦如实知，此苦集、此苦灭、此苦灭道迹如实知；彼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欲有漏心解脱、有有漏心解脱、无明有漏心解脱，解脱知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，是名漏尽智证明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观察知宿命，见天恶趣生，

生死诸漏尽，是则牟尼明。

知心得解脱，一切诸贪爱，

三处悉通达，故说为三明。”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异婆罗门来诣佛所，与世尊面相慰劳，慰劳已，退坐一面，而作是说：“此则婆罗门三明，此则婆罗门三明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婆罗门言：“云何名为婆罗门三明？”

婆罗门白佛言：“瞿昙，婆罗门父母具相，无诸瑕秽；父母七世相承，无诸讥论；世世相承，常为师长，辩才具足；诵诸经典、物类名字、万物差品、字类分合、历世本末，此五种记，悉皆通达；容色端正。是名，瞿昙，婆罗门三明。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我不以名字言说为三明也，贤圣法门说真实三明，谓贤圣知见，贤圣法、律真实三明。”

婆罗门白佛：“云何，瞿昙，贤圣知见，贤圣法、律所说三明？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有三种无学三明。何等为三？谓无学宿命智证明、无学生死智证明、无学漏尽智证明，如上经广说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一切法无常，持戒寂静禅，

知一切宿命，已生天恶趣。

得断生漏尽，是为牟尼通，

悉知心解脱，一切贪恚痴。

我说是三明，非言语所说。

“婆罗门，是为圣法、律所说三明。”

婆罗门白佛：“瞿昙，是真三明。”

尔时，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异婆罗门来诣佛所，与世尊面相慰劳，慰劳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：“瞿昙，我名信。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所谓信者，信增上戒、施、闻、舍、慧，是则为信，非名字是信也。”

时，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异婆罗门来诣佛所，面相慰劳，慰劳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瞿昙，我名增益。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所谓增益者，信增益，戒、闻、舍、慧增益，是为增益，非名字为增益也。”

时，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异婆罗门来诣佛所，问讯安否，问讯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名等起。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夫等起者，谓起于信，起戒、闻、舍、慧，是为等起，非名字为等起也。”

尔时，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当为汝说无为法，及无为道迹。谛听！善思！

“云何无为法？谓贪欲永尽，瞋恚、愚痴永尽，一切烦恼永尽，是无为法。

“云何为无为道迹？谓八圣道分，正见、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，是名无为道迹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无为，如是难见、不动、不屈、不死、无漏、覆荫、洲渚、济渡、依止、拥护、不流转、离炽焰、离烧燃、流通、清凉、微妙、安隐、无病、无所有、涅槃亦如是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譬如湖池，广长五十由旬，深亦如是。若有士夫以一毛端滴彼湖水，云何，比丘，彼湖水为多？为士夫毛端一滴水多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世尊，士夫毛端鲜少耳，湖水无量千万亿倍，不得为比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具足见真谛，正见具足。世尊弟子见真谛果，正无间等，彼于尔时已断、已知，断其根本，如截多罗树头，更不复生，所断诸苦甚多无量，如大湖水，所余之苦如毛端滴水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毛端滴水，如是草筹之端滴水亦如是，如湖池水如是，萨罗多吒伽、恒水、耶扶那、萨罗泼、伊罗跋提、摩醯大海亦如是说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内六入处。云何为六？谓眼内入处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内入处。于此六法观察忍，名为信行，超升离生，离凡夫地，未得须陀洹果，乃至未命终，要得须陀洹果。若此诸法增上观察忍，名为法行，超升离生，离凡夫地，未得须陀洹果，乃至未命终，要得须陀洹果。若此诸法如实正智观察，三结已尽、已知，谓身见、戒取、疑，是名须陀洹。决定不堕恶趣，定趣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边。此等诸法正智观察，不起诸漏，离欲解脱，名阿罗汉。诸漏已尽，所作已作，离诸重担，逮得己利，尽诸有结，正智心善解脱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内六入处，如是外六入处、六识身、六触身、六受身、六想身、六思身、六爱身、六界身、五阴亦如上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五种种子生，何等为五？谓根种子、茎种子、节种子、枝种子、种种子。此诸种子不断、不破、不腐、不伤、不穿坚，新得地界，不得水界，彼诸种子不得生长增广；得水界，不得地界，彼诸种子不得生长增广；要得地界、水界，彼诸种子得生长增广。如是业，烦恼、有、爱、见、慢、无明而生行；若有业而无烦恼、爱、见、无明者，行则灭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行，如是识、名色、六入处、触、受、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死亦如是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以我于世间及世间集不如是知者，我终不得于诸天、魔、梵、沙门、婆罗门及诸世间，为解脱、为出、为离，离颠倒想，亦不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

“以我于世间及世间集如实知故，是故我于诸天、世人、魔、梵、沙门、婆罗门及余众生，为得解脱、为出、为离，心离颠倒，具足住，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世间世间集、世间灭，世间集、世间出，世间集、世间灭、世间味、世间患、世间出，世间集、世间灭、世间出，世间集、世间灭道迹，世间集、世间灭、世间集道迹、世间灭道迹，世间集、世间灭、世间味、世间患、世间出，世间集、世间灭、世间集道迹、世间灭道迹、世间味、世间患、世间出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三爱。何等为三？谓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。为断此三爱故，当求大师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求大师，如是次师、教师、广导师、度师、广度师、说师、广说师、随说师、阿阇梨、同伴、真知识之善友、哀愍、慈悲、欲义、欲安、欲乐、欲触、欲通、欲者、精通者、方便者、出者、坚固者、勇猛者、堪能者、摄者、常者、学者、不放逸者、修者、思惟者、忆念者、觉想者、思量者、梵行者、神力者、智者、识者、慧者、分别者、念处、正勤、根、力、觉、道、止观、念身、正思惟求亦如是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三有漏。何等为三？谓欲有漏、有有漏、无明有漏。为断此三有漏故，当求大师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求大师，如是乃至求正思惟亦如是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时，尊者罗睺罗来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知、云何见，我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不忆念，于其中间尽诸有漏？”

佛告罗睺罗：“有内六入处。何等为六？谓眼入处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入处。此等诸法，正智观察，尽诸有漏，正智心善解脱，是名阿罗汉，尽诸有漏，所作已作，已舍重担，逮得己利，尽诸有结，正智心得解脱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内六入处，如是外六入处，乃至五阴亦如是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比丘于眼欲贪断，欲贪断者，是名眼已断，已知断其根本，如截多罗树头，未来世成不生法。如眼，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如是说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内六入处，如是外六入处，乃至五阴亦如是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比丘眼生、住、成就显现，苦生、病住、老死显现；如是乃至意亦如是说。若眼灭、息、没，苦则灭、病则息、老死则没；乃至意亦如是说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内六入处，如是外六入处，乃至五阴亦如是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比丘于眼味著者，则生上烦恼；生上烦恼者，于诸染污心不得离欲，彼障碍亦不得断；乃至意入处亦如是说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内六入处，如是外六入处，乃至五阴亦如是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譬如世间所作，皆依于地而得建立；如是一切善法，皆依内六入处而得建立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内六入处，如是外六入处，乃至五阴亦如是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有众生，无足、二足、四足、多足，色、无色，想、无想，非想、非非想，于一切如来最第一，乃至圣戒亦如是说。”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诸世间众生所作，彼一切皆依于地而得建立；如是一切法有为、无为，离贪欲法最为第一。如是广说，乃至圣戒亦如是说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诸世间众生，彼一切皆依于地而得建立；如是一切诸众，如来声闻众最为第一。如是广说，乃至圣戒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杂阿含经卷第三十二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尊者摩诃迦葉、尊者舍利弗住耆阇崛山中。

时，有众多外道出家诣尊者舍利弗，与尊者面相问讯慰劳已，退坐一面，语尊者舍利弗言：“云何，舍利弗，如来有后生死耶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诸外道，世尊说言，此是无记。”

又问：“云何，舍利弗，如来无后生死耶？”

舍利弗答言：“诸外道，世尊说言，此是无记。”

又问：“舍利弗，如来有后生死、无后生死耶？”

舍利弗答言：“世尊说言，此是无记。”

又问：“舍利弗，如来非有后生死、非无后生死耶？”

舍利弗答言：“诸外道，世尊说言，此是无记。”

诸外道出家又问尊者舍利弗：“云何所问如来有后生死、无后生死、有后无后、非有后非无后，一切答言：‘世尊说言，此是无记’？云何为上座，如愚如痴，不善不辩，如婴儿无自性智？”作此语已，从座起去。

尔时，尊者摩诃迦葉、尊者舍利弗相去不远，各坐树下，昼日禅思。尊者舍利弗知诸外道出家去已，诣尊者摩诃迦葉所，共相问讯慰劳已，退坐一面，以向与诸外道出家所论说事，具白尊者摩诃迦葉：“尊者摩诃迦葉，何因何缘世尊不记说：‘后有生死、后无生死、后有后无、非有非无生死’耶？”

尊者摩诃迦葉语舍利弗言：“若说如来后有生死者，是则为色；若说如来无后生死，是则为色；若说如来有后生死、无后生死，是则为色；若说如来非有后、非无后生死，是则为色。如来者，色已尽，心善解脱。言有后生死者，此则不然；无后生死、有后无后、非有后非无后生死，此亦不然。如来者，色已尽，心善解脱，甚深广大，无量无数，寂灭涅槃。

“舍利弗，若说如来有后生死者，是则为受、为想、为行、为识、为动、为虑、为虚诳、为有为、为爱，乃至非有非无后有亦如是说。如来者，爱已尽，心善解脱，是故说后有者不然，后无、后有无、后非有非无者不然。如来者，爱已尽，心善解脱，甚深广大，无量无数，寂灭涅槃。

“舍利弗，如是因、如是缘，故有问世尊：‘如来若有、若无、若有无、若非有非无后生死？’不可记说。”

时，二正士共论议已，各还本处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摩诃迦葉住舍卫国东园鹿子母讲堂，晡时从禅觉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何因何缘，世尊先为诸声闻少制戒时，多有比丘心乐习学；今多为声闻制戒，而诸比丘少乐习学？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迦葉，命浊、烦恼浊、劫浊、众生浊、见浊，众生善法退减故，大师为诸声闻多制禁戒，少乐习学。

“迦葉，譬如劫欲坏时，真宝未灭，有诸相似伪宝出于世间；伪宝出已，真宝则没。如是，迦葉，如来正法欲灭之时，有相似像法生；相似像法出世间已，正法则灭。譬如大海中，船载多珍宝，则顿沉没；如来正法则不如是渐渐消灭。如来正法不为地界所坏，不为水、火、风界所坏，乃至恶众生出世，乐行诸恶、欲行诸恶、成就诸恶，非法言法、法言非法、非律言律、律言非律，以相似法，句味炽然，如来正法于此则没。

“迦葉，有五因缘能令如来正法沉没。何等为五？若比丘于大师所，不敬不重，不下意供养；于大师所，不敬不重，不下意供养已，然复依倚而住。若法、若学、若随顺教、若诸梵行大师所称叹者，不敬不重，不下意供养，而依止住，是名，迦葉，五因缘故，如来正法于此沉没。

“迦葉，有五因缘令如来法、律不没、不忘、不退。何等为五？若比丘于大师所，恭敬尊重，下意供养，依止而住；若法、若学、若随顺教、若诸梵行大师所称叹者，恭敬尊重，下意供养，依止而住。迦葉，是名五因缘如来法、律不没、不忘、不退。

“是故，迦葉，当如是学：于大师所，当修恭敬尊重，下意供养，依止而住；若法、若学、若随顺教、若诸梵行大师所赞叹者，恭敬尊重，下意供养，依止而住。”

佛说是经已，尊者摩诃迦葉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时，有遮罗周罗那罗聚落主来诣佛所，面前问讯慰劳，问讯慰劳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瞿昙，我闻古昔歌舞戏笑耆年宿士作如是说：‘若伎儿于大众中歌舞戏笑，作种种伎，令彼大众欢乐喜笑；以是业缘，身坏命终，生欢喜天。’于此，瞿昙法中所说云何？”

佛告聚落主：“且止！莫问此义。”如是再三，犹请不已。

佛告聚落主：“我今问汝，随汝意答。古昔此聚落众生不离贪欲、贪欲缚所缚，不离瞋恚、瞋恚缚所缚，不离愚痴、愚痴缚所缚。彼诸伎儿于大众座中，种种歌舞伎乐嬉戏，令彼众人欢乐喜笑。聚落主，当其彼人欢乐喜笑者，岂不增长贪、恚、痴缚耶？”

聚落主白佛言：“如是，瞿昙。”

“聚落主，譬如有人以绳反缚，有人长夜以恶心欲令此人非义饶益，不安不乐，数数以水浇所缚绳，此人被缚岂不转增急耶？”

聚落主言：“如是，瞿昙。”

佛言：“聚落主，古昔众生亦复如是，不离贪欲、瞋恚、痴缚，缘彼嬉戏欢乐喜笑，更增其缚。”

聚落主言：“实尔，瞿昙，彼诸伎儿令其众生欢乐喜笑，转增贪欲、瞋恚、痴缚；以是因缘，身坏命终，生善趣者，无有是处！”

佛告聚落主：“若言古昔伎儿能令大众欢乐喜笑，以是业缘，生欢喜天者，是则邪见！若邪见者，应生二趣，若地狱趣、若畜生趣。”

说是语时，遮罗周罗那罗聚落主悲泣流泪。

尔时，世尊告聚落主：“是故我先三问不答，言聚落主：‘且止！莫问此义。’”

聚落主白佛言：“瞿昙，我不以瞿昙说故而悲泣也。我自念：‘昔来云何为彼愚痴不辨不善诸伎儿辈所见欺诳，言大众中作诸伎乐，乃至生欢喜天？’我今定思：‘云何伎儿歌舞嬉戏生欢喜天？’瞿昙，我从今日，舍彼伎儿恶不善业，归佛、归法、归比丘僧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聚落主，此真实要。”

尔时，遮罗周罗那罗聚落主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顶礼佛足，欢喜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战斗活聚落主来诣佛所，恭敬问讯，问讯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瞿昙，我闻古昔战斗活耆年宿士作是言：‘若战斗活，身被重铠，手执利器，将士先锋，堪能方便摧伏怨敌；缘此业报，生箭降伏天。’于瞿昙法中，其义云何？”

佛告战斗活：“且止！莫问此义。”如是再三问，亦再三止之，犹问不已。

佛告聚落主：“我今问汝，随汝意答。聚落主，于意云何？若战斗活，身被甲胄，为战士先锋，堪能方便摧伏怨敌。此人岂不先起伤害之心，欲摄缚枷锁，斫刺杀害于彼耶？”

聚落主白佛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佛告聚落主：“为战斗活，有三种恶邪，若身、若口、若意；以此三种恶邪因缘，身坏命终，得生善趣箭降伏天者，无有是处！”

佛告聚落主：“若古昔战斗活耆年宿士，作如是见、作如是说：‘若诸战斗活，身被甲胄，手执利器，命敌先登，堪能方便摧伏怨敌；以是因缘，生箭降伏天’者，是则邪见！邪见之人，应生二处，若地狱趣、若畜生趣。”

说是语时，彼聚落主悲泣流泪！

佛告聚落主：“以是义故，我先再三语汝：‘且止！不为汝说。’”

聚落主白佛言：“我不以瞿昙语故悲泣，我念古昔诸斗战活耆年宿士愚痴，不善不辨，长夜欺诳，作如是言：‘若战斗活，身被甲胄，手执利器，命敌先登，乃至得生箭降伏天。’是故悲泣。我今定思：‘诸战斗活，恶业因缘，身坏命终，生箭降伏天者，无有是处！’瞿昙，我从今日舍诸恶业，归佛、归法、归比丘僧。”

佛告聚落主：“此真实要！”

时，战斗活聚落主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即从座起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时，有调马聚落主来诣佛所，恭敬问讯，退坐一面。尔时，世尊告调马聚落主：“调伏马者，有几种法？”

聚落主答言：“瞿昙，有三种法。何等为三？谓：一者、柔软，二者、刚强，三者、柔软刚强。”

佛告聚落主：“若以三种法，马犹不调，当如之何？”

聚落主言：“便当杀之！”

聚落主白佛言：“瞿昙，无上调御丈夫者，当以几种法调御丈夫？”

佛告聚落主：“我亦以三法调御丈夫。何等为三？一者、柔软，二者、刚强，三者、柔软刚强。”

聚落主白佛：“瞿昙，若三种调御丈夫，犹不调者，当如之何？”

佛言：“聚落主，三事调伏犹不调者，便当杀之！所以者何？莫令我法有所屈辱！”

调马聚落主白佛言：“瞿昙法中，杀生者不净。瞿昙法中不应杀，而今说言：‘不调伏者，亦当杀之！’”

佛告聚落主：“如汝所言：‘如来法中，杀生者不净。如来不应有杀。’聚落主，然我以三种法调御丈夫，彼不调者，不复与语，不复教授，不复教诫。聚落主，若如来调御丈夫，不复与语，不复教授，不复教诫，岂非杀耶？”

调马聚落主白佛言：“瞿昙，若调御丈夫不复与语，不复教授，不复教诫，真为杀也。是故我从今日舍诸恶业，归佛、归法、归比丘僧。”

佛告聚落主：“此真实要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调马聚落主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即从座起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时，有凶恶聚落主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不修何等法故，于他生瞋恚；生瞋恚故，口说恶言，他为其作恶性名字？”

佛告聚落主：“不修正见故，于他生瞋；生瞋恚已，口说恶言，他为其作恶性名字。不修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故，于他生瞋；生瞋恚故，口说恶言，他为其作恶性名字。”

复问：“世尊，修习何法，于他不瞋；不瞋恚故，口说善言，他为其作贤善名字？”

佛告聚落主：“修正见故，于他不瞋；不瞋恚故，口说善言，他为其作贤善名字。修习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故，于他不瞋；不瞋恚故，口说善言，他为其作贤善名字。”

凶恶聚落主白佛言：“奇哉！世尊，善说此言。我不修正见故，于他生瞋；生瞋恚已，口说恶言，他为我作恶性名字。我不修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

正定故，于他生瞋；生瞋恚故，口说恶言，他为我作恶性名字。是故，我今当舍瞋恚、刚强、粗涩。”

佛告聚落主：“此真实要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凶恶聚落主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时，有摩尼珠髻聚落主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先日国王集诸大臣，共论议言：‘云何沙门释子比丘自为受畜金银宝物？为净耶？为不净耶？’其中有言：‘沙门释子应受畜金银宝物。’又复有言：‘不应自为受畜金银宝物。’世尊，彼言沙门释子应自为受畜金银宝物者，为从佛闻？为自出意说？作是语者，为随顺法？为不随顺？为真实说？为虚妄说？如是说者，得不堕于呵责处耶？”

佛告聚落主：“此则妄说，非真实说、非是法说、非随顺说，堕呵责处。所以者何？沙门释子自为受畜金银宝物者，不清净故；若自为己受畜金银宝物者，非沙门法、非释种子法。”

聚落主白佛言：“奇哉！世尊，沙门释子受畜金银宝物者，非沙门法，非释种子法，此真实说！世尊，作是说者，增长胜妙，我亦作是说：‘沙门释子不应自为受畜金银宝物。’”

佛告聚落主：“若沙门释子自为受畜金银珍宝清净者，五欲功德悉应清净！”

摩尼珠髻聚落主闻佛所说，欢喜作礼而去。

尔时，世尊知摩尼珠髻聚落主去已，告尊者阿难：“若诸比丘依止迦兰陀竹园住者，悉呼令集于食堂。”

时，尊者阿难即受佛教，周遍宣令依止迦兰陀竹园比丘集于食堂。比丘集已，往白世尊：“诸比丘已集食堂，惟世尊知时！”

尔时，世尊往诣食堂，大众前坐，坐已，告诸比丘：“今日有摩尼珠髻聚落主来诣我所，作如是言：‘先日国王集诸大臣，作如是论议：沙门释子自为受畜金银宝物，为清净不？其中有言清净者，有言不清净者。今问世尊，言清净者，为从佛闻？为自妄说？’如上广说。彼摩尼珠髻聚落主闻我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诸比丘，国王、大臣共集论议，彼摩尼珠髻聚落主于大众前师子吼说：‘沙门释种子不应自为受畜金银宝物。’诸比丘，汝等从今日须木索木、须草索草、须车索车、须作人索作人，慎勿为己受取金银种种宝物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瞻婆国揭伽池侧。

时，有王顶聚落主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尔时，世尊告王顶聚落主：“今者众生依于二边。何等为二？一者、乐著卑下、田舍、常人凡夫五欲；二者、自苦方便，不正、非义饶益。

“聚落主，有三种乐受欲乐，卑下、田舍、常人凡夫；有三种自苦方便，不正、非义饶益。聚落主，何等为三种卑下、田舍、常人凡夫乐受欲乐？有受欲者，非法滥取，不以安乐自供，不供养父母、给足兄弟、妻子、奴婢、眷属、朋友、知识，亦不随时供养沙门、婆罗门、仰求胜处安乐果报、未来生天，是名世间第一受欲。复次，聚落主，受欲乐者，以法、非法滥取财物，以乐自供，供养父母，给足兄弟、妻子、奴婢、眷属、朋友、知识，而不随时供养沙门、婆罗门、仰求胜处安乐果报、未来生天，是名第二受欲乐者。复次，聚落主，有受欲乐者，以法求财，不以滥取，以乐自供，供养父母，给足兄弟、妻子、奴婢、眷属、知识，随时供养沙门、婆罗门，仰求胜处安乐果报，未来生天，是名第三受欲乐者。

“聚落主，我不一向说受欲平等，我说受欲者其人卑下，我说受欲者是其中人，我说受欲者是其胜人。何等为卑下受欲者？谓非法滥取，乃至不仰求胜处安乐果报、未来生天，是名我说卑下者受欲。何等为中人受欲？谓受欲者以法、非法而求财物，乃至不求未来生天，是名我说第二中人受欲。何等为我说胜人受欲？谓彼以法求财，乃至未来生天，是名我说第三胜人受欲。

“何等为三种自苦方便？是苦非法、不正、非义饶益？有一自苦枯槁活，初始犯戒、污戒，彼修种种苦行，精勤方便住处住，彼不能现法得离炽然、过人法、胜妙知见安乐住。聚落主，是名第一自苦方便枯槁活。复次，自苦方便枯槁活，始不犯戒、污戒，而修种种苦行，亦不由此现法得离炽然、过人法、胜妙知见安乐住，是名第二自苦方便枯槁活。复次，自苦方便枯槁活，不初始犯戒、污戒，然修种种苦行方便，亦不能现法离炽然、得过人法、胜妙知见安乐住，是名第三自苦方便枯槁活。

“聚落主，我不说一切自苦方便枯槁活悉等，我说有自苦方便是卑劣人，有说自苦方便是中人，有说自苦方便是胜人。何等自苦方便卑劣人？若彼自苦方便，初始犯戒、污戒，乃至不得胜妙知见安乐住，是名我说自苦方便卑劣人。何等为自苦方便中人？若彼自苦方便，不初始犯戒、污戒，乃至不得胜妙知见安乐住，是名我说自苦方便中间人。何等为自苦方便胜人？若彼自苦方便枯槁活，不初始犯戒、污戒，乃至不得胜妙知见

安乐住，是名我说自苦方便胜人。聚落主，是名三种自苦方便，是苦非法、不正、非义饶益。

“聚落主，有道有迹，不向三种受欲随顺方便，卑下、田舍、常人凡夫；不向三种自苦方便，是苦非法、不正、非义饶益。聚落主，何等为道，何等为迹，不向三种受欲、三种自苦方便？聚落主，为欲贪障礙故，或欲自害，或欲害他，或欲俱害，现法后世得斯罪报，心法忧苦；瞋恚、痴所障，或欲自害，或欲害他，或欲俱害，现法后世得斯罪报，心法忧苦。若离贪障，不欲方便自害、害他、自他俱害，不现法后世受斯罪报，彼心、心法常受喜乐；如是离瞋恚、愚痴障礙，不欲自害，不欲害他、自他俱害，不现法后世受斯罪报，彼心、心法常受安乐，于现法中，远离炽然，不待时节，亲近涅槃，即此身现缘自觉知。聚落主，如此现法永离炽然，不待时节，亲近涅槃，即此现身缘自觉知者，为八圣道正见乃至正定。”

当其世尊说是法时，王顶聚落主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。时，王顶聚落主见法、得法、知法、深入于法，度疑不由于他，于正法、律得无所畏；即从座起，整衣服，合掌白佛：“我今已度。世尊，归佛、归法、归比丘僧，从今尽寿，为优婆塞。”

时，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力士人间游行，到郁鞞罗住处鸚鵡阎浮林。

时，有揭昙聚落主闻沙门瞿昙在力士人间游行，至郁鞞罗聚落鸚鵡阎浮林，说现法苦集、苦没。“我当往诣彼沙门瞿昙，若我诣沙门瞿昙者，彼必为我说现法苦集、苦没。”即往彼郁鞞罗聚落，诣世尊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闻世尊常为人说现法苦集、苦没。善哉！世尊，为我说现法苦集、苦没。”

佛告聚落主：“我若说过去法苦集、苦没者，知汝于彼为信、为不信，为欲、不欲，为念、不念，为乐、不乐，汝今苦不？我若说未来苦集、苦没者，知汝于彼为信、不信，为欲、不欲，为念、不念，为乐、不乐，汝今苦不？我今于此说现法苦集、苦没。聚落主，若众生所有苦生，彼一切皆以欲为本，欲生、欲集、欲起、欲因、欲缘而苦生。”

聚落主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极略说法，不广分别，我所不解。善哉！世尊，惟愿广说，令我等解。”

佛告聚落主：“我今问汝，随汝意说。聚落主，于意云何？若众生于此郁鞞罗聚落住者，是若缚、若打、若责、若杀，汝心当起忧、悲、恼苦不？”

聚落主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亦不一向。若诸众生于此郁鞞罗聚落住者，于我有欲、有贪、有爱、有念、相习近者，彼遭若缚、若打、若责、若杀，我则生忧、悲、恼苦。若彼众生所无欲、贪、爱、念、相习近者，彼遭缚、打、责、杀，我何为横生忧、悲恼苦？”

佛告聚落主：“是故当知：众生种种苦生，彼一切皆以欲为本，欲生、欲习、欲起、欲因、欲缘而生众苦。聚落主，于意云何？汝依父母不相见者，则生欲、贪、爱、念不？”

聚落主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聚落主，于意云何？若见、若闻彼依父母，当起欲、爱、念不？”

聚落主言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复问：“聚落主，于意云何？彼依父母，若无常变异者，当起忧、悲、恼苦不？”

聚落主言：“如是，世尊，若依父母无常变异者，我或邻死，岂唯忧、悲、恼苦？”

佛告聚落主：“是故当知：若诸众生所有苦生，一切皆以爱欲为本，欲生、欲集、欲起、欲因、欲缘而生苦。”

聚落主言：“奇哉！世尊，善说如此依父母譬。我有依父母，居在异处，我日日遣信问其安否；使未时还，我以忧苦，况复无常，而无忧苦？”

佛告聚落主：“是故我说，其诸众生所有忧苦，一切皆以欲为根本，欲生、欲集、欲起、欲因、欲缘而生忧苦。”

佛告聚落主：“若有四爱念无常变异者，则四忧苦生；若三、二，若一爱念无常变异者，则一忧苦生。聚落主，若都无爱念者，则无忧苦尘劳。”

即说偈言：

“若无世间爱念者，则无忧苦尘劳患，

一切忧苦消灭尽，犹如莲华不著水。”

当其世尊说是法时，揭昙聚落主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，见法得法，深入于法，度诸狐疑不由于他、不由他度，于正法、律得无所畏；从座起，整衣服，合掌白佛：“已度，世尊，我以超越。我从今日归佛、归法、归比丘僧，尽其寿命，为优婆塞，唯忆持我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揭昙聚落主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摩竭提国人间游行，与千二百五十比丘、千优婆塞、五百乞残食人，从城至城，从聚落至聚落，人间游行，至那罗聚落好衣庵罗园中。时，有刀师氏聚落主是尼揵弟子，诣尼揵所，礼尼揵足，退坐一面。

尔时，尼揵语刀师氏聚落主：“汝能共沙门瞿昙作蒺藜论，令沙门瞿昙不得语、不得不语耶？”

聚落主言：“阿梨，我立何等论为蒺藜论，令沙门瞿昙不得语、不得不语？”

尼揵语聚落主言：“汝往诣沙门瞿昙所，作是问：‘瞿昙，常愿欲令诸家福利具足增长，作如是愿、如是说不？’若答汝言不者，汝当问言：‘沙门瞿昙，与凡愚夫有何等异？’若言有愿有说者，当复问言：‘沙门瞿昙，若有如是愿、如是说者，今云何于饥馑世，游行人间？将诸大众千二百五十比丘、千优婆塞、五百乞残食人，从城至城，从村至村，捐费世间；如大雨雹，雨已，乃是减损，非增益也。瞿昙所说，殊不相应，不类不似，前后相违。’如是，聚落主，是名蒺藜论，令彼沙门瞿昙不得语、不得不语。”

尔时，刀师氏聚落主受尼揵劝教已，诣佛所恭敬问讯，恭敬问讯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：“瞿昙，常欲愿令诸家福利增长不？”

佛告聚落主：“如来长夜欲令诸家福利增长，亦常作是说。”

聚落主言：“若如是者，云何，瞿昙，于饥馑世人间乞食，将诸大众乃至不似不类，前后相违？”

佛告聚落主：“我忆九十一劫以来，不见一人施一比丘，有尽有减。聚落主，汝观今日有人家大富，多钱财、多眷属、多仆从，当知其家长夜好施，真实寂止，故致斯福利。聚落主，有八因缘，令人损减福利不增。何等为八？王所逼、贼所劫、火所焚、水所漂、藏自消减、抵债不还、怨憎残破、恶子费用。有是八种为钱财难聚。聚落主，我说无常为第九句。如是，聚落主，汝舍九因九缘，而言沙门瞿昙破坏他家，不舍恶言，不舍恶见，如铁枪投水，身坏命终，生地狱中。”

时，刀师氏聚落主心生恐怖，身毛皆竖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今悔过！如愚如痴，不善不辩，于瞿昙所不实欺诳，虚说妄语。”

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那罗聚落好衣庵罗园中。

时，有刀师氏聚落主，先是尼揵弟子，诣尼揵所，礼尼揵足，退坐一面。

尔时，尼揵语聚落主：“汝能共沙门瞿昙作蒺藜论，令沙门瞿昙不得语、不得不语？”

聚落主白尼揵：“阿梨，何等为蒺藜论，令沙门瞿昙不得语、不得不语耶？”

尼揵语聚落主：“汝往沙门瞿昙所，作如是言：‘瞿昙，不常欲安慰一切众生，赞叹安慰一切众生耶？’若言不者，应语言：‘瞿昙与凡愚夫有何等异？’若言常欲安慰一切众生，赞叹安慰一切众生者，复应问言：‘若欲安慰一切众生者，以何等故，或为一种人说法？或不为一种人说法？’作如是问者，是名蒺藜论，令彼沙门瞿昙不得语、不得不语。”

尔时，聚落主受尼揵劝进已，往诣佛所，恭敬问讯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瞿昙，岂不欲常安慰一切众生，叹说安慰一切众生？”

佛告聚落主：“如来长夜慈愍安慰一切众生，亦常叹说安慰一切众生。”

聚落主白佛言：“若然者，如来何故为一种人说法？又复不为一种人说法？”

佛告聚落主：“我今问汝，随意答我。聚落主，譬如有三种田，有一种田沃壤肥泽，第二田中，第三田堉薄，云何，聚落主，彼田主先于何田耕治下种？”

聚落主言：“瞿昙，于最沃壤肥泽者，先耕下种。”

“聚落主，复于何田次耕下种？”

聚落主言：“瞿昙，当于中田次耕下种。”

佛告聚落主：“复于何田次耕下种？”

聚落主言：“当于最下堉薄之田，次耕下种。”

佛告聚落主：“何故如是？”

聚落主言：“不欲废田存种而已。”

佛告聚落主：“我亦如是，如彼沃壤肥泽田者，我诸比丘、比丘尼亦复如是。我常为彼演说正法，初、中、后善，善义善味，纯一满净，梵行清白，开示显现。彼闻法已，依于我舍、我洲、我覆、我荫、我趣，常以净眼，观我而住，作如是念：‘佛所说法，我悉受持，令我长夜以义饶益，安隐乐住。’

“聚落主，如彼中田者，我弟子优婆塞、优婆夷亦复如是。我亦为彼演说正法，初、中、后善，善义善味，纯一满净，梵行清白，开发显示。彼闻法已，依于我舍、我洲

、我覆、我荫、我趣，常以净眼，观察我住，作如是念：‘世尊说法，我悉受持，令我长夜以义饶益，安隐乐住。’

“聚落主，如彼田家最下田者，如是我为诸外道异学尼揵子辈，亦为说法，初、中、后善，善义善味，纯一满净，梵行清白，开示显现。然于彼等少闻法者，亦为其说；多闻法者，亦为其说。然其彼众于我善说法中，得一句法，知其义者，亦复长夜以义饶益，安隐乐住。”

时，聚落主白佛：“甚奇！世尊，善说如是三种田譬。”

佛告聚落主：“汝听我更说譬类。譬如士夫有三水器：第一器不穿不坏，亦不津漏；第二器不穿不坏，而有津漏；第三器者，穿坏津漏。云何，聚落主，彼士夫三种器中，常持净水著何等器中？”

聚落主言：“瞿昙，当以不穿不坏、不漏津者，先以盛水。”

佛告聚落主：“次复应以何器盛水？”

聚落主言：“瞿昙，当持彼器不穿不坏而津漏者，次以盛水。”

佛告聚落主：“彼器满已，复以何器为后盛水？”

聚落主言：“以穿坏津漏之器最后盛水。所以者何？须臾之间，供小用故。”

佛告聚落主：“如彼士夫不穿不坏、不津漏器，诸弟子比丘、比丘尼亦复如是。我常为彼演说正法，乃至长夜以义饶益，安隐乐住。如第二器不穿不坏而津漏者，我诸弟子优婆塞、优婆夷亦复如是。我常为彼演说正法，乃至长夜以义饶益，安隐乐住。如第三器穿坏津漏者，外道异学诸尼揵辈亦复如是。我亦为彼演说正法，初、中、后善，善义善味，纯一满净，梵行清白，开示显现。多亦为说，少亦为说。彼若于我说一句法，知其义者，亦得长夜安隐乐住。”

时，刀师氏聚落主闻佛所说，心大恐怖，身毛皆竖，前礼佛足悔过：“世尊，如愚如痴，不善不辩，于世尊所不谛真实，虚伪妄说！”

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礼足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那罗聚落好衣庵罗园中。

时，有刀师氏聚落主尼揵弟子，来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。

尔时，世尊告聚落主：“欲何所论？尼揵若提子为何所说？”

聚落主言：“彼尼揵若提子说：‘杀生者，一切皆堕泥犁中，以多行故，则将至彼；如是盗、邪淫、妄语皆堕泥犁中，以多行故，则将至彼。’”

佛告聚落主：“若如尼揵若提子说杀生者堕泥犁中，以多行故，而往生彼者，则无有众生堕泥犁中。聚落主，于意云何？何等众生于一切时有心杀生？复于何时有心不杀生？乃至何时有心妄语？何时有心不妄语？”

聚落主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人于昼夜，少时有心杀生，乃至少时有心妄语；而多时不有心杀生，乃至妄语。”

佛告聚落主：“若如是者，岂非无有人堕于泥犁中耶？如尼揵所说：有人杀生者，一切堕泥犁中，多习行者将往生彼，乃至妄语亦复如是。聚落主，彼大师出兴于世，觉想筹量，入觉想地住。于凡夫地自辩所说，随意筹量，为诸弟子作如是说法，言杀生者，一切皆堕泥犁中，多习行将往生彼，乃至妄语亦复如是。彼诸弟子若信其说，言：‘我大师知其所知，见其所见，能为弟子作如是说：若杀生者，一切皆堕泥犁中，多习行故，将往生彼。我本有心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，当堕泥犁中。’得如是见，乃至不舍此见，不厌彼业，不觉彼悔，于未来世，不舍杀生，乃至不舍妄语，彼意解脱不满足，慧解脱亦不满足。意解脱不满足、慧解脱不满足故，则为谤圣邪见；邪见因缘故，身坏命终，生恶趣泥犁中。如是，聚落主，有因有缘众生烦恼，有因有缘众生业烦恼。

“聚落主，如来、应、等正觉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、世尊出兴于世，常为众生呵责杀生，赞叹不杀；呵责偷盗、邪淫、妄语，赞叹不盗、不淫、不妄语。常以此法，化诸声闻，令念乐信重，言：‘我大师知其所知，见其所见，呵责杀生，赞叹不杀，乃至呵责妄语，赞叹不妄语。我从昔来，以愚痴无慧，有心杀生。我缘是故，今自悔责。虽不能令彼业不为，且因此悔责故，于未来世，得离杀生，乃至得离盗、淫、妄语，亦得满足正意解脱，满足慧解脱。意解脱、慧解脱满足已，得不谤贤圣，正见成就；正见因缘故，得生善趣天上。’如是，聚落主，有因有缘众生业烦恼清净。

“聚落主，彼多闻圣弟子作如是学：随时昼夜观察所起少有心杀生，多有心不杀生。若于有心杀生，当自悔责，不是不类。若不有心杀生，无怨无憎，心生随喜；随喜已，欢喜生；欢喜已，心猗息；心猗息已，心受乐；受乐已，则心定；心定已，圣弟子心与慈俱，无怨无嫉，无有瞋恚，广大无量，满于一方，正受住。二方、三方，乃至四方、四维、上下、一切世间，心与慈俱，无怨无嫉，无有瞋恚，广大无量，善修习，充满诸方，具足正受住。”

尔时，世尊以爪甲抄少土，语刀师氏聚落主言：“云何，聚落主，我爪甲土多？大地为多？”

聚落主白佛言：“世尊，爪甲土少少耳，大地土无量无数。”

佛告聚落主：“如甲上之土甚少，大地之土其数无量。如是心与慈俱，修习多修习，诸有量业者，如甲上土，不能将去，不能令住。如是偷盗对以悲心，邪淫对以喜心，妄语对以舍心，不得为比。”

说是语时，刀师氏聚落主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。聚落主见法、得法、觉法、知法、深入于法，离诸狐疑不由于他、不随于他，于正法、律得无所畏；从座起，整衣服，右膝著地，合掌白佛：“我已度，世尊。已越，世尊。我今归佛、归法、归比丘僧，尽其寿命，为优婆塞。世尊，譬如士夫欲求灯明，取其马尾，以为灯炷，欲吹令燃，终不得明，徒自疲劳，灯竟不燃。我亦如是，欲求明智，于诸愚痴尼揵子所，愚痴习近，愚痴和合，愚痴奉事，徒自劳苦，不得明智。是故我今重归依佛、归法、归僧。从今以去，于彼尼揵愚痴不善不辩者所，少信、少敬、少爱、少念，于今远离。是故，我今第三归佛、归法、归僧，乃至尽寿，为优婆塞，自净其心。”

时，刀师氏聚落主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世间有三种调马。何等为三种？有马捷疾具足、色不具足、形体不具足，有马色具足、捷疾具足、形体不具足，有马捷疾具足、色具足、形体具足。如是有三种调士夫相。何等为三？有士夫捷疾具足、色不具足、形体不具足，有士夫捷疾具足、色具足、形体不具足，有士夫捷疾具足、色具足、形体具足。

“比丘，何等为不调士夫捷疾具足、色不具足、形体不具足？有士夫于此苦如实知，此苦集、此苦灭、此苦灭道迹如实知，如是观者三结断：身见、戒取、疑。此三结断得须陀洹，不堕恶趣法，决定正趣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边，是名捷疾具足。何等为非色具足？若有问阿毗昙、律，不能以具足句味，次第随顺，具足解说，是名色不具足。云何形体不具足？非大德名闻，感致衣被、饮食、床卧、汤药、众具。是名士夫捷疾具足、色不具足、形体不具足。

“何等为捷疾具足、色具足、形体不具足？谓士夫此苦如实知，此苦集、此苦灭、此苦灭道迹如实知，乃至究竟苦边，是捷疾具足。何等为色具足？若问阿毗昙、律，乃至能为解说，是名色具足。何等为形体不具足？非大德名闻，不能感致衣被、饮食、卧具、汤药。是名士夫捷疾具足、色具足、形体不具足。

“何等为士夫捷疾具足、色具足、形体具足？谓士夫此苦如实知，此苦集、此苦灭、此苦灭道迹如实知，乃至究竟苦边，是名捷疾具足。何等为色具足？若问阿毗昙、律，乃至能解说，是名色具足。何等为形体具足？大德名闻，乃至卧具、汤药，是名形体具足。是名士夫捷疾具足、色具足、形体具足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世间有三种良马。何等为三？有马捷疾具足、非色具足、非形体具足，有马捷疾具足、色具足、非形体具足，有马捷疾具足、色具足、形体具足。于正法、律有三种善男子。何等为三？有善男子捷疾具足、非色具足、非形体具足，有善男子捷疾具足、色具足、非形体具足，有善男子捷疾具足、色具足、形证具足。

“何等为善男子捷疾具足、非色具足、非形体具足？谓善男子苦圣谛如实知，苦集圣谛如实知，苦灭圣谛如实知，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。作如是知、如是见已，断五下分结，谓身见、戒取、疑、贪欲、瞋恚；断此五下分结已，得生般涅槃阿那含，不复还生此世，是名善男子捷疾具足。云何色不具足？若问阿毗昙、律，不能解了句味，次第顺便，决定解说，是名色不具足。云何形体不具足？谓非名闻大德，能感财利供养、衣被、饮食、随病汤药。是名善男子捷疾具足、非色具足、非形体具足。

“何等为捷疾具足、色具足、非形体具足？谓善男子此苦圣谛如实知，乃至得生般涅槃阿那含，不复还生此世，是名捷疾具足。云何色具足？若有问阿毗昙、律，能以次第句味，随顺决定，而为解说，是名色具足。云何非形体具足？谓非名闻大德，能感财利供养、衣被、饮食、随病汤药。是名善男子捷疾具足、色具足、非形体具足。

“何等为善男子捷疾具足、色具足、形体具足？谓善男子此苦圣谛如实知，乃至得阿那含生般涅槃，不复还生此世，是名捷疾具足。何等为色具足？若有问阿毗昙、毗尼，乃至而为解说，是名色具足。何等为形体具足？谓名闻大德能感财利，乃至汤药、众具，是名形体具足。是名善男子捷疾具足、色具足、形体具足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杂阿含经卷第三十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世间三种良马。何等为三？谓有马捷疾具足、非色具足、非形体具足，有马捷疾具足、色具足、非形体具足，有马捷疾具足、色具足、形体具足

。如是于此法、律有三种善男子。何等为三？有善男子捷疾具足、非色具足、非形体具足，有善男子捷疾具足、色具足、非形体具足，有善男子捷疾具足、色具足、形体具足。

“何等为善男子捷疾具足、非色具足、非形体具足？谓善男子此苦圣谛如实知，此苦集圣谛如实知，此苦灭圣谛如实知，此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。如是知、如是见已，欲有漏心解脱、有有漏心解脱、无明有漏心解脱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，是名捷疾具足。云何非色具足？若有问阿毗昙、律，乃至不能为决定解说，是名色不具足。何等非形体具足？谓非名闻大德，乃至不感汤药、众具，是名形体不具足。是名善男子捷疾具足、非色具足、非形体具足。

“何等为善男子捷疾具足、色具足、非形体具足？谓善男子此苦圣谛如实知，乃至不受后有，是名捷疾具足。云何色具足？谓若有问阿毗昙、毗尼，乃至能为决定解说，是名色具足。何等为非形体具足？谓非名闻大德，乃至不能感汤药、众具。是名善男子捷疾具足、色具足、非形体具足。

“何等为善男子捷疾具足、色具足、形体具足？谓善男子此苦圣谛如实知，乃至不受后有，是名捷疾具足。何等为色具足？谓善男子若有问阿毗昙、毗尼，乃至能为决定解说，是名色具足。何等为形体具足？谓善男子名闻大德，乃至能感汤药、众具，是名形体具足。是名善男子捷疾具足、色具足，形体具足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世有三种良马，王所服乘。何等为三？谓良马色具足、力具足、捷疾具足。如是于正法、律有三种善男子，世所奉事、供养、恭敬，为无上福田。何等为三？谓善男子色具足、力具足、捷疾具足。

“何等为色具足？谓善男子住于净戒波罗提木叉律仪，威仪行处具足，见微细罪，能生怖畏，受持学戒，是名色具足。

“何等力具足？已生恶不善法令断，生欲、精勤方便，摄受增长；未生恶不善法不起，生欲、精勤方便，摄受增长。未生善法令起，生欲、精勤方便，摄受增长；已生善法住不忘失，生欲、精勤方便，摄受增长，是名力具足。

“何等为捷疾具足？谓此苦圣谛如实知，乃至得阿罗汉，不受后有，是名捷疾具足。是名善男子色具足、力具足、捷疾具足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世有良马，四能具足，当知是良马，王所服乘。何等为四？所谓贤善、捷疾、堪能、调柔。如是善男子四德成就，世所宗重，承事供养，为无上福田。何等为四？谓善男子成就无学戒身、无学定身、无学慧身、无学解脱身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世有四种良马，有良马驾以平乘，顾其鞭影驰駃，善能观察御者形势，迟速左右，随御者心，是名，比丘，世间良马第一之德。复次，比丘，世间良马不能顾影而自惊察，然以鞭杖触其毛尾则能惊速察御者心，迟速左右，是名世间第二良马。复次，比丘，若世间良马不能顾影，及触皮毛能随人心，而以鞭杖小侵皮肉则能惊察，随御者心，迟速左右，是名，比丘，第三良马。复次，比丘，世间良马不能顾其鞭影，及触皮毛，小侵肤肉，乃以铁锥刺身，彻肤伤骨，然后方惊，牵车著路，随御者心，迟速左右，是名世间第四良马。

“如是于正法、律有四种善男子。何等为四？谓善男子闻他聚落有男子、女人疾病困苦，乃至死，闻已，能生恐怖，依正思惟，如彼良马顾影则调，是名第一善男子于正法、律能自调伏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不能闻他聚落若男、若女老、病、死苦，能生怖畏，依正思惟；见他聚落若男、若女老、病、死苦，则生怖畏，依正思惟，如彼良马触其毛尾，能速调伏，随御者心，是名第二善男子于正法、律能自调伏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不能闻、见他聚落中男子、女人老、病、死苦，生怖畏心，依正思惟；然见聚落、城邑有善知识及所亲近老、病、死苦，则生怖畏，依正思惟，如彼良马，触其肤肉，然后调伏，随御者心，是名第三善男子于圣法、律而自调伏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不能闻、见他聚落中男子、女人及所亲近老、病、死苦，生怖畏心，依正思惟；然于自身老、病、死苦能生厌怖，依正思惟，如彼良马侵肌彻骨，然后乃调，随御者心，是名第四善男子于圣法、律能自调伏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时，有调马师名曰只尸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观世间甚为轻贱，犹如群羊。世尊，唯我堪能调马；狂逸恶马，我作方便，须臾令彼态病悉现，随其态病，方便调伏。”

佛告调马师聚落主：“汝以几种方便调伏于马？”

马师白佛：“有三种法调伏恶马。何等为三？一者、柔软，二者、粗涩，三者、柔软粗涩。”

佛告聚落主：“汝以三种方便调马，犹不调者，当如之何？”

马师白佛：“遂不调者，便当杀之。所以者何？莫令辱我。”调马师白佛：“世尊是无上调御丈夫，为以几种方便调御丈夫？”

佛告聚落主：“我亦以三种方便调御丈夫。何等为三？一者、一向软柔，二者、一向粗涩，三者、柔软粗涩。”

佛告聚落主：“所谓一向柔软者，如所说：此是身善行，此是身善行报，此是口、意善行，此是口、意善行报，是名天、是名人、是名善趣化生、是名涅槃，是为柔软。粗涩者，如所说：是身恶行，是身恶行报，是口、意恶行，是口、意恶行报，是名地狱，是名畜生，是名饿鬼，是名恶趣，是名堕恶趣，是名如来粗涩教也。彼柔软粗涩俱者，谓如来有时说身善行，有时说身善行报，有时说口、意善行，有时说口、意善行报；有时说身恶行，有时说身恶行报，有时说口、意恶行，有时说口、意恶行报；如是名天，如是名人，如是名善趣，如是名涅槃；如是名地狱，如是名畜生、饿鬼，如是名恶趣，如是堕恶趣，是名如来柔软粗涩教。”

调马师白佛：“世尊，若以三种方便调伏众生，有不调者，当如之何？”

佛告聚落主：“亦当杀之。所以者何？莫令辱我。”

调马师白佛言：“若杀生者，于世尊法为不清净，世尊法中亦不杀生，而今言杀，其义云何？”

佛告聚落主：“如是！如是！如来法中杀生不清净，如来法中亦不杀生；然如来法中以三种教授不调伏者，不复与语、不教、不诫。聚落主，于意云何？如来法中不复与语、不教、不诫，岂非死耶？”

调马师白佛：“实尔，世尊，不复与语，永不教诫，真为死也。世尊，以是之故，我从今日离诸恶不善业。”

佛告聚落主：“善哉所说！”

时，调马师聚落主只尸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礼足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世间马有八态。何等为八？谓恶马临驾车时，后脚踏人，前脚跪地，奋头啮人，是名世间马第一态。复次，恶马就驾车时，低头振轭，是名世间恶马第二之态。复次，世间恶马就驾车时，下道而去，或复偏厉车，令其翻覆，是名第三之态。复次，世间恶马就驾车时，仰头却行，是名世间恶马第四之态。复次，世间恶马就驾车时，小得鞭杖，或断缰折勒，纵横驰走，是名第五之态。复次，世间恶马就驾车时，举前两足，而作人立，是名第六之态。复次，世间恶马就驾之时，加之鞭杖，安住不动，是名第七之态。复次，世间恶马就驾之时，丛聚四脚，伏地不起，是名第八之态。

“如是，世间恶丈夫于正法、律有八种过。何等为八？若比丘，诸梵行者以见闻疑罪而发举时，彼则瞋恚，反呵责彼言：‘汝愚痴，不辩不善，他立举汝，汝云何举我？’如彼恶马后脚双踏，前脚跪地，断鞅折轭，是名丈夫于正法、律第一之过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诸梵行者以见闻疑举，反出他罪，犹如恶马怒项折轭，是名丈夫于正法、律第二之过。复次，比丘，诸梵行者以见闻疑举，不以正答，横说余事，瞋恚骄慢，隐覆嫌恨，不忍，无所由作，如彼恶马不由正路，令车翻覆，是名丈夫于正法、律第三之过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诸梵行者以见闻疑举，令其忆念，而作是言：‘我不忆念！’抵突不伏，如彼恶马却缩转退，是名丈夫于正法、律第四之过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诸梵行者以见闻疑举时，轻蔑不数其人，亦不数僧，摄持衣钵，随意而去，如彼恶马加以鞭杖，纵横驰走，是名丈夫于正法、律第五之过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诸梵行者以见闻疑举时，自处高床，与诸上座共诤曲直，如彼恶马双脚人立，是名丈夫于正法、律第六之过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诸梵行者以见闻疑举时，默然不应，以恼大众，如彼恶马加其鞭杖，兀然不动，是名丈夫于正法、律第七之过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诸梵行者以见闻疑举时，则便舍戒，自生退没，到于寺门，而作是言：‘汝默然快喜安住，我自舍戒退没。’如彼恶马丛聚四足，伏地不动，是名丈夫于正法、律第八之过。是名比丘于正法、律有八种丈夫过恶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世间良马有八种德成就者，随人所欲，取道多少。何等为八？生于良马乡，是名良马第一之德。复次，体性温良，不惊恐人，是名良马第二之德。复次，良马不择饮食，是名良马第三之德。复次，良马厌恶不净，择地而卧，是名良马第四之德。复次，良马诸情态速为调马者现，马师调习，速舍其态，是名良马第五之德。复次，良马安于驾乘，不顾余马，随其轻重，能尽其力，是名良马第六之德。复次，良马常随正路，不随非道，是名良马第七之德。复次，良马若病、若老，勉力驾乘，不厌不倦，是名良马第八之德。

“如是，丈夫于正法、律八德成就，当知是贤士夫。何等为八？谓贤士夫住于正戒波罗提木叉律仪，威仪行处具足，见微细罪，能生怖畏，受持学戒，是名丈夫于正法、律第一之德。

“复次，丈夫性自贤善，善调善住，不恼、不怖诸梵行者，是名丈夫第二之德。

“复次，丈夫次行乞食，随其所得，若粗若细，其心平等，不嫌不著，是名丈夫第三之德。

“复次，丈夫心生厌离于身恶业，口、意恶业，恶不善法及诸烦恼，重受诸有炽然苦报，于未来世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，增其厌离，是名丈夫第四之德。

“复次，丈夫若有沙门过，谄曲不实，速告大师及善知识，大师说法则时除断，是名丈夫第五之德。

“复次，丈夫学心具足，作如是念：‘设使余人学以不学，我悉当学。’是名丈夫第六之德。

“复次，丈夫行八正道，不行非道，是名丈夫第七之德。复次，丈夫乃至尽寿，精勤方便，不厌不倦，是名丈夫第八之德。如是丈夫八德成就，随其行地，能速升进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那梨聚落深谷精舍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诜陀迦旃延：“当修真实禅，莫习强良禅！如强良马，系槽枥上，彼马不念：‘我所应作，所不应作。’但念谷草。如是，丈夫于贪欲缠多所修习故，彼以贪欲心思惟，于出离道不如实知，心常驰骋，随贪欲缠而求正受；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多修习故，于出离道不如实知，以疑盖心思惟，以求正受。

“诜陀，若真生马系槽枥上，不念水草，但作是念，驾乘之事。如是，丈夫不念贪欲缠，住于出离如实知，不以贪欲缠而求正受，亦不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缠，多住于出离；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缠如实知，不以疑缠而求正受。

“如是，诜陀，比丘如是禅者，不依地修禅，不依水、火、风、空、识、无所有、非想非非想而修禅；不依此世、不依他世，非日、月，非见、闻、觉、识，非得非求，非随觉，非随观而修禅。诜陀，比丘如是修禅者，诸天主、伊湿波罗、波阇波提恭敬合掌，稽首作礼而说偈言：

“南无大士夫，南无士之上！

以我不能知，依何而禅定？”

尔时，有尊者跋迦利住于佛后，执扇扇佛。时，跋迦利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比丘云何入禅，而不依地、水、火、风，乃至觉观，而修禅定？云何比丘禅，诸天主、伊湿波罗、波阇波提合掌恭敬，稽首作礼而说偈言：

“南无大士夫，南无士之上！

以我不能知，依何而禅定？”

佛告跋迦利：“比丘于地想能伏地想，于水、火、风想，无量空入处想、识入处想、无所有入处、非想非非想入处想，此世他世，日、月、见、闻、觉、识，若得若求，若觉若观，悉伏彼想。跋迦利，比丘如是禅者，不依地、水、火、风，乃至不依觉、观而修禅。跋迦利，比丘如是禅者，诸天主、伊湿波罗、波阇波提恭敬合掌，稽首作礼而说偈言：

“南无大士夫，南无士之上！

以我不能知，何所依而禅？”

佛说此经时，诜陀迦旃延比丘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。跋迦利比丘不起诸漏，心得解脱。

佛说此经已，跋迦利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迦毗罗卫国尼拘律园中。

时，有释种名摩诃男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名为优婆塞？”

佛告摩诃男：“在家清白修习净住，男相成就，作是说言：‘我今尽寿归佛、归法、归比丘僧，为优婆塞，证知我！’是名优婆塞。”

摩诃男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名为优婆塞信具足？”

佛告摩诃男：“优婆塞者，于如来所正信为本，坚固难动，诸沙门、婆罗门、诸天、魔、梵，及余世间所不能坏。摩诃男，是名优婆塞信具足。”

摩诃男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名优婆塞戒具足？”

佛告摩诃男：“优婆塞离杀生、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语、饮酒，不乐作。摩诃男，是名优婆塞戒具足。”

摩诃男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名优婆塞闻具足？”

佛告摩诃男：“优婆塞闻具足者，闻则能持，闻则积集，若佛所说初、中、后善，善义善味，纯一满净，梵行清白，悉能受持。摩诃男，是名优婆塞闻具足。”

摩诃男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名优婆塞舍具足？”

佛告摩诃男：“优婆塞舍具足者，为悭垢所缠者，心离悭垢，住于非家，修解脱施、勤施、常施，乐舍财物，平等布施。摩诃男，是名优婆塞舍具足。”

摩诃男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名优婆塞智慧具足？”

佛告摩诃男：“优婆塞智慧具足者，谓此苦如实知，此苦集如实知，此苦灭如实知，此苦灭道迹如实知。摩诃男，是名优婆塞智慧具足。”

尔时，释氏摩诃男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迦毗罗卫国尼拘律园中。

尔时，释氏摩诃男与五百优婆塞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名优婆塞？”

佛告摩诃男：“优婆塞者，在家净住，乃至尽寿归依三宝，为优婆塞，证知我！”

摩诃男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名优婆塞须陀洹？”

佛告摩诃男：“优婆塞须陀洹者，三结已断已知，谓身见、戒取、疑。摩诃男，是名优婆塞须陀洹。”

摩诃男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名优婆塞斯陀含？”

佛告摩诃男：“谓优婆塞三结已断已知，贪、恚、痴薄。摩诃男，是名优婆塞斯陀含。”

摩诃男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名优婆塞阿那含？”

佛告摩诃男：“优婆塞阿那含者，五下分结已断已知，谓身见、戒取、疑、贪欲、瞋恚。摩诃男，是名优婆塞阿那含。”

时，摩诃男释氏顾视五百优婆塞，而作是言：“奇哉！诸优婆塞，在家清白，乃得如是深妙功德。”

时，摩诃男优婆塞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迦毗罗卫国尼拘律园中。

尔时，释氏摩诃男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名优婆塞？”

佛告摩诃男：“优婆塞者，在家清白，乃至尽寿归依三宝，为优婆塞，证知我！”

摩诃男白佛：“世尊，云何为满足一切优婆塞事？”

佛告摩诃男：“若优婆塞有信无戒，是则不具，当勤方便，具足净戒。具足信、戒而不施者，是则不具；以不具故，精勤方便，修习布施，令其具足满。信、戒、施满，不能随时往诣沙门，听受正法，是则不具；以不具故，精勤方便，随时往诣塔寺，见诸沙门，不一心听受正法，是不具足。信、戒、施、闻修习满足，闻已不持，是不具足；以不具足故，精勤方便，随时往诣沙门，专心听法，闻则能持。不能观察诸法深义，是不具足；不具足故，精勤方便，信、戒、施、闻，闻则能持；持已，观察甚深妙义，而不随顺知法次法向，是则不具；以不具故，精勤方便，信、戒、施、闻，受持观察，了达深义，随顺行法次法向。摩诃男，是名满足一切种优婆塞事。”

摩诃男白佛：“世尊，云何名优婆塞能自安慰，不安慰他？”

佛告摩诃男：“若优婆塞能自立戒，不能令他立于正戒；自持净戒，不能令他持戒具足；自行布施，不能以施建立于他；自诣塔寺见诸沙门，不能劝他令诣塔寺往见沙门；自专听法，不能劝人乐听正法；闻法自持，不能令他受持正法；自能观察甚深妙义，不能劝人令观深义；自知深法能随顺行法次法向，不能劝人令随顺行法次法向。摩诃男，如是八法成就者，是名优婆塞能自安慰，不安慰他。”

摩诃男白佛：“世尊，优婆塞成就几法自安安他？”

佛告摩诃男：“若优婆塞成就十六法者，是名优婆塞自安安他。何等为十六？摩诃男，若优婆塞具足正信，建立他人；自持净戒，亦以净戒建立他人；自行布施，教人布施；自诣塔寺见诸沙门，亦教人往见诸沙门；自专听法，亦教人听；自受持法，教人受持；自观察义，教人观察；自知深义，随顺修行法次法向，亦复教人解了深义，随顺修行法次法向。摩诃男，如是十六法成就者，是名优婆塞能自安慰，亦安慰他人。

“摩诃男，若优婆塞成就如是十六法者，彼诸大众悉诣其所，谓婆罗门众、刹利众、长者众、沙门众，于诸众中威德显曜。譬如日轮，初、中及后，光明显照；如是，优婆塞十六法成就者，初、中及后，威德显照。如是，摩诃男，若优婆塞十六法成就者，世间难得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释氏摩诃男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即从座起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迦毗罗卫国尼拘律园中。

尔时，释氏摩诃男来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此迦毗罗卫国安隐丰乐，人民炽盛，我每出入时，众多羽从，狂象、狂人、狂乘常与是俱。我自恐与此诸狂俱生俱死，忘于念佛、念法、念比丘僧。我自思惟：‘命终之时，当生何处？’”

佛告摩诃男：“莫恐！莫怖！命终之后，不生恶趣，终亦无恶。譬如大树，顺下、顺注、顺输，若截根本，当堕何处？”

摩诃男白佛：“随彼顺下、顺注、顺输。”

佛告摩诃男：“汝亦如是，若命终时，不生恶趣，终亦无恶。所以者何？汝已长夜修习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若命终时，此身若火烧，若弃冢间，风飘日曝，久成尘末，而心意识久远长夜正信所熏，戒、施、闻、慧所熏，神识上升，向安乐处，未来生天。”

时，摩诃男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迦毗罗卫国尼拘律园中。

尔时，释氏摩诃男来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比丘在于学地，求所未得，上升进道，安隐涅槃。世尊，彼当云何修习，多修习住，于此法、律得诸漏尽，无漏心解脱、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？”

佛告摩诃男：“若比丘在于学地，求所未得，上升进道，安隐涅槃，彼于尔时，当修六念，乃至进得涅槃。譬如饥人，身体羸瘦，得美味食，身体肥泽。如是，比丘住在

学地，求所未得，上升进道，安隐涅槃，修六随念，乃至疾得安隐涅槃。

“何等六念？谓圣弟子念如来事：如来、应、等正觉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、世尊。圣弟子如是念时，不起贪欲缠，不起瞋恚、愚痴心，其心正直。得如来义，得如来正法，于如来正法、于如来所得随喜心；随喜心已，欢悦；欢悦已，身猗息；身猗息已，觉受乐；觉受乐已，其心定；心定已，彼圣弟子于凶险众生中，无诸罣礙，入法流水，乃至涅槃。

“复次，圣弟子念于法事：世尊法、律，现法能离生死炽然，不待时节，通达现法，缘自觉知。圣弟子如是念法者，不起贪欲、瞋恚、愚痴，乃至念法所熏，升进涅槃。

“复次，圣弟子念于僧事：世尊弟子善向、正向、直向、诚向，行随顺法，有向须陀洹、得须陀洹，向斯陀含、得斯陀含，向阿那含、得阿那含，向阿罗汉、得阿罗汉，此是四双八辈贤圣，是名世尊弟子僧，净戒具足、三昧具足、智慧具足、解脱具足、解脱知见具足，所应奉迎，承事供养，为良福田。圣弟子如是念僧事时，不起贪欲、瞋恚、愚痴，乃至念僧所熏，升进涅槃。

“复次，圣弟子自念净戒：不坏戒、不缺戒、不污戒、不杂戒、不他取戒、善护戒、明者称誉戒、智者不厌戒。圣弟子如是念戒时，不起贪欲、瞋恚、愚痴，乃至念戒所熏，升进涅槃。

“复次，圣弟子自念施事：‘我得善利，于慳垢众生中而得离慳垢处，于非家行解脱施，常自手施，乐行舍法，具足等施。’圣弟子如是念施时，不起贪欲、瞋恚、愚痴，乃至念施所熏，升进涅槃。

“复次，圣弟子念诸天事：‘有四大天王、三十三天、焰摩天、兜率陀天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。若有正信心者，于此命终，生彼诸天，我亦当行此正信。彼得净戒、施、闻、舍、慧，于此命终，生彼诸天，我今亦当行此戒、施、闻、慧。’圣弟子如是念天事者，不起贪欲、瞋恚、愚痴，其心正直，缘彼诸天。彼圣弟子如是直心者，得深法利、得深义利、得彼诸天饶益随喜；随喜已，生欣悦；欣悦已，身猗息；身猗息已，觉受乐；觉受乐已，得心定；心定已，彼圣弟子处凶险众生中，无诸罣礙，入法水流。念天所熏故，升进涅槃。

“摩诃男，若比丘住于学地，欲求上升安乐涅槃，如是多修习，疾得涅槃者，于正法、律速尽诸漏，无漏心解脱、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时，释氏摩诃男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迦毗罗卫国尼拘律园中。时，有众多比丘集于食堂为世尊缝衣。

时，释氏摩诃男闻众多比丘集于食堂为世尊缝衣，世尊不久三月安居讫，作衣竟，持衣钵，人间游行；闻已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四体不摄，迷于四方，闻法悉忘。以闻众多比丘集于食堂为世尊缝衣，世尊不久安居讫，作衣竟，持衣钵，人间游行，是故我今思惟，何时当复得见世尊及诸知识比丘？”

佛告摩诃男：“汝正使见世尊、不见世尊，见诸知识比丘及与不见，但当念于五法，精勤修习。摩诃男，当以正信为主，非不正信；戒具足、闻具足、施具足、慧具足为本，非不智慧。如是，摩诃男，依此五法，修六念处。何等为六？此摩诃男，念如来，当如是念，如来、应、等正觉乃至佛、世尊；当念法、僧、戒、施、天事，乃至自行得智慧。

“如是，摩诃男，圣弟子成就十一法者，则为学迹，终不腐败，堪任知见、堪任决定，住甘露门，近于甘露，不能一切，疾得甘露涅槃。譬如伏鸡伏其卵，或五或十，随时消息，爱护将养，正复中间放逸，犹能以爪以口啄卵，得生其子。所以者何？以彼鸡母初随时消息，善爱护故。如是圣弟子成就十一法者，住于学迹，终不腐败，乃至不能一切，疾得甘露涅槃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摩诃男释氏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迦毗罗卫国尼拘律园中。时，有众多比丘集于食堂为世尊缝衣。

时，释氏摩诃男闻诸比丘集于食堂为世尊缝衣，世尊不久安居讫，作衣竟，持衣钵，人间游行；闻已，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今四体不摄，迷于四方，先所闻法，今悉忘失。以闻众多比丘集于食堂为世尊缝衣，乃至人间游行，我作是念，何时当复得见世尊及诸知识比丘？”

佛告摩诃男：“汝见如来、不见如来，见诸比丘、不见诸比丘，且汝常当勤修六法。何等为六？正信为本，戒、施、闻、空、慧以为根本，非不智慧。是故，摩诃男，依此六法已，于上增修六随念念如来事，乃至念天。如是十二种念成就，彼圣弟子诸恶退减不增长，消灭不起，离尘垢，不增尘垢，舍离不取；不取故不著，以不取著故，缘自涅槃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释氏摩诃男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迦毗罗卫国尼拘律园中。

尔时，释氏摩诃男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我解佛所说，正受故解脱，非不正受。云何，世尊，为先正受而后解脱耶？为先解脱而后正受耶？为正受解脱不前不后一时俱生耶？”

尔时，世尊默然而住。如是摩诃男第二第三问，佛亦再三默然住。

尔时，尊者阿难住于佛后，执扇扇佛。尊者阿难作是念：“释氏摩诃男以此深义而问世尊，世尊病差未久，我今当说余事，以引于彼语。”“摩诃男，学人亦有戒，无学人亦有戒；学人有三昧，无学人亦有三昧；学人有慧，无学人亦有慧；学人有解脱，无学人亦有解脱。”

摩诃男问尊者阿难：“云何为学人戒？云何为无学人戒？云何学人三昧？云何无学人三昧？云何学人慧？云何无学人慧？云何学人解脱？云何无学人解脱？”

尊者阿难语摩诃男：“此圣弟子住于戒波罗提木叉律仪，威仪行处，受持学戒；受持学戒具足已，离欲、恶不善法，乃至第四禅具足住；如是三昧具足已，此苦圣谛如实知，此苦集如实知，此苦灭如实知，此苦灭道迹如实知；如是知、如是见已，五下分结已断已知，谓身见、戒取、疑、贪欲、瞋恚，此五下分结断，于彼受生，得般涅槃阿那含，不复还生此世。彼当尔时，成就学戒、学三昧、学慧、学解脱，复于余时尽诸有漏，无漏解脱、慧解脱，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彼当尔时成就无学戒、无学三昧、无学慧、无学解脱。如是，摩诃男，是名世尊所说学戒、学三昧、学慧、学解脱，无学戒、无学三昧、无学慧、无学解脱。”

尔时，释氏摩诃男闻尊者阿难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，礼佛而去。

尔时，世尊知摩诃男去不久，语尊者阿难：“迦毗罗卫释氏乃能与诸比丘共论深义？”

阿难白佛：“唯然，世尊，迦毗罗卫释氏能与诸比丘共论深义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迦毗罗卫诸释氏快得善利，能于甚深佛法贤圣慧眼而得深入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尊者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迦毗罗卫国尼拘律园中。

尔时，释氏名曰沙陀，语释氏摩诃男：“世尊说须陀洹成就几种法？”

摩诃男答言：“世尊说须陀洹成就四法。何等为四？谓于佛不坏净，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，是名四法成就须陀洹。”

释氏沙陀语释氏摩诃男：“莫作是说！莫作是言世尊说四法成就须陀洹。然彼三法成就须陀洹。何等为三？谓于佛不坏净、于法不坏净、于僧不坏净，如是三法成就须陀洹。”

如是第三说，释氏摩诃男不能令沙陀受四法，释氏沙陀不能令摩诃男受三法，共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

释氏摩诃男白佛言：“世尊，释氏沙陀来诣我所，问我言：‘世尊说几法成就须陀洹？’我即答言：‘世尊说四法成就须陀洹。何等为四？谓于佛不坏净，于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，如是四法成就须陀洹。’释氏沙陀作是言：‘释氏摩诃男，莫作是语！世尊说四法成就须陀洹，但三法成就须陀洹。何等为三？谓于佛不坏净、于法不坏净、于僧不坏净，世尊说如是三法成就须陀洹。’如是再三说，我亦不能令彼释氏沙陀受四法，释氏沙陀亦不能令我受三法，是故俱来诣世尊所。今问世尊，须陀洹成就几法？”

时，沙陀释氏从座起，为佛作礼，合掌白佛：“世尊，若有如是像类法起，一者世尊，一者比丘僧，我宁随世尊，不随比丘僧。或有如是像类法起，一者世尊，一者比丘尼僧、优婆塞、优婆夷、若天、若魔、若梵、若沙门、婆罗门、诸天、世人，我宁随世尊，不随余众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释氏摩诃男：“如摩诃男，释氏沙陀作如是论，汝当云何？”

摩诃男白佛：“世尊，彼沙陀释氏作如是论，我知复何说，我唯言善，唯言真实。”

佛告摩诃男：“是故当知四法成就须陀洹，于佛不坏净，于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，如是受持。”

时，释氏摩诃男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迦毗罗卫国尼拘律园中。

时，有迦毗罗卫释氏集供养堂，作如是论，问：“摩诃男，云何最后记说彼百手释氏命终，世尊记彼得须陀洹，不堕恶趣法，决定正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边。然彼百手释氏犯戒饮酒，而复世尊记彼得须陀洹，乃至究竟苦边。汝摩诃男，当往问佛，如佛所说，我等奉持！”

尔时，摩诃男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等迦毗罗卫诸释氏集供养堂，作如是论：‘摩诃男，云何最后记说，是中百手释氏命终，世尊记说得须陀洹，乃至究竟苦边？汝今当往重问世尊，如世尊所说，我等奉持！’我今问佛，惟

愿解说！”

佛告摩诃男：“善逝大师，善逝大师者，圣弟子所说，口说善逝，而心正念直见，悉入善逝正法、律。正法、律者，圣弟子所说，口说正法，发心正念直见，悉入正法。善向僧，善向僧者，圣弟子所说，口说善向，发心正念直见，悉入善向。

“如是，摩诃男，圣弟子于佛一向净信，于法、僧一向净信，于法利智、出智、决定智，八解脱具足身作证，以智慧见，有漏断知。如是圣弟子不趣地狱、畜生、饿鬼，不堕恶趣，说阿罗汉俱解脱。

“复次，摩诃男，圣弟子一向于佛清净信，乃至决定智慧，不得八解脱身作证具足住，然彼知见有漏断，是名圣弟子不堕恶趣，乃至慧解脱。

“复次，摩诃男，圣弟子一向于佛清净信，乃至决定智慧，八解脱身作证具足住，而不见有漏断，是名圣弟子不堕恶趣，乃至身证。

“复次，摩诃男，若圣弟子一向于佛清净信，乃至决定智慧，不得八解脱身作证具足住，然于正法、律如实知见，是名圣弟子不堕恶趣，乃至见到。

“复次，摩诃男，圣弟子一向于佛清净信，乃至决定智慧，于正法、律如实知见，不得见到，是名圣弟子不堕恶趣，乃至信解脱。

“复次，摩诃男，圣弟子信于佛言说清净，信法、信僧言说清净，于五法增上智慧，审谛堪忍，谓信、精进、念、定、慧，是名圣弟子不堕恶趣，乃至随法行。

“复次，摩诃男，圣弟子信于佛言说清净，信法、信僧言说清净，乃至五法少慧，审谛堪忍，谓信、精进、念、定、慧，是名圣弟子不堕恶趣，乃至随信行。

“摩诃男，此坚固树，于我所说能知义者，无有是处！若能知者，我则记说，况复百手释氏而不记说得须陀洹？摩诃男，百手释氏临命终时，受持净戒，舍离饮酒，然后命终，我记说彼得须陀洹，乃至究竟苦边。”

摩诃男释氏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毗舍离猕猴池侧重阁讲堂。

时，有四十比丘住波梨耶聚落，一切皆修阿练若行、粪扫衣、乞食，学人未离欲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

尔时，世尊作是念：“此四十比丘住波梨耶聚落，皆修阿练若行、粪扫衣、乞食，学人未离欲，我今当为说法，令其即于此生不起诸漏，心得解脱。”尔时，世尊告波梨耶聚落四十比丘：“众生无始生死，无明所盖，爱系其颈，长夜生死轮转，不知苦之本

际。诸比丘，于意云何？恒水洪流趣于大海，中间恒水为多？汝等本来长夜生死轮转，破坏身体流血为多？”

诸比丘白佛：“如我解世尊所说义，我等长夜轮转生死，其身破坏流血甚多，多于恒水百千万倍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置此恒水，乃至四大海水为多？汝等长夜轮转生死，其身破坏血流为多？”

诸比丘白佛：“如我解世尊所说义，我等长夜轮转生死，其身破坏流血甚多，逾四大海水也。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汝等长夜轮转生死，所出身血甚多无数，过于恒水及四大海。所以者何？汝于长夜，曾生象中，或截耳、鼻、头、尾、四足，其血无量。或受马身，驼、驴、牛、犬诸禽兽类，断截耳、鼻、头、足四体，其血无量。汝等长夜或为贼盗，为人所害，断截头、足、耳、鼻，分离四体，其血无量。汝等长夜身坏命终，弃于冢间，脓坏流血，其数无量。或堕地狱、畜生、饿鬼，身坏命终，其流血出亦复无量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色为是常？为非常耶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无常，世尊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若无常者，是苦耶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是苦，世尊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若无常、苦者是变易法，圣弟子宁复于中见是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

佛告比丘：“若所有色，过去未来现在、若内若外、若粗若细、若好若丑、若远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不异我、不相在，如是如实知；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圣弟子如是观者，于色厌离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厌离；厌离已不乐，不乐已解脱，解脱知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佛说是法时，四十比丘波梨耶聚落住者不起诸漏，心得解脱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众生无始生死以来，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。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于意云何？恒河流水，乃至四大海，其水为多？为汝等长夜轮转生死，流泪为多？”

诸比丘白佛：“如我解世尊所说义，我等长夜轮转生死，流泪甚多，过于恒水及四大海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汝等长夜轮转生死，流泪甚多，非彼恒水及四大海。所以者何？汝等长夜丧失父母、兄弟、姊妹、宗亲、知识，丧失钱财，为之流泪，甚多无量。汝等长夜弃于冢间，脓血流出，及生地狱、畜生、饿鬼。诸比丘，汝等从无始生死，长夜轮转，其身血泪甚多无量。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色为常耶？为无常耶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无常，世尊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若无常者是苦耶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是苦，世尊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若无常、苦者是变易法，多闻圣弟子宁于其中见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。

“诸比丘，圣弟子如是知、如是见，乃至于色解脱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解脱，解脱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众生于无始生死，无明所盖，爱系其颈，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。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于意云何？恒河流水及四大海其水为多？汝等长夜轮转生死，饮其母乳为多耶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如我解世尊所说义，我等长夜轮转生死，饮其母乳，多于恒河及四大海水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汝等长夜轮转生死，饮其母乳，多于恒河及四大海水。所以者何？汝等长夜或生象中，饮其母乳，无量无数。或生驼、马、牛、驴诸禽兽类，饮其母乳，其数无量。汝等长夜弃于冢间，脓血流出，亦复无量。或堕地狱、畜生、饿

鬼，髓血流出，亦复如是。比丘，汝等无始生死轮转已来，不知苦之本际。云何，比丘，色为常耶？为无常耶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非常，世尊。”

“乃至圣弟子于五受阴观察非我、非我所，于诸世间得无所取；不取已，无所著：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杂阿含经卷第三十四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众生无始生死，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。诸比丘，于意云何？若此大地一切草本，以四指量，斩以为筹，以数汝等长夜轮转生死所依父母；筹数已尽，其诸父母数犹不尽。诸比丘，如是无始生死，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。是故，比丘，当如是学：当勤精进，断除诸有，莫令增长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众生无始生死，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。云何，比丘，此大地土泥悉以为丸，如婆罗果，以数汝等长夜生死以来所依父母；土丸既尽，所依父母其数不尽。比丘，众生无始生死，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，其数如是。是故，比丘，当勤方便，断除诸有，莫令增长。当如是学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众生无始生死，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。诸比丘，汝等见诸众生安隐诸乐，当作是念：‘我等长夜轮转生死，亦曾受斯乐，其趣无量。’是故，比丘，当如是学：无始生死，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；当勤精进，断除诸有，莫令增长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众生无始生死，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。诸比丘，若见众生受诸苦恼，当作是念：‘我长夜轮转生死以来，亦曾更受如是之苦，其数无量。’

当勤方便，断除诸有，莫令增长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众生无始生死，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。诸比丘，汝等见诸众生而生恐怖，衣毛为竖，当作是念：‘我等过去必曾杀生，为伤害者，为恶知识，于无始生死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。’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：断除诸有，莫令增长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众生无始生死，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。诸比丘，若见众生爱念欢喜者，当作是念：‘如是众生过去世时，必为我等父母、兄弟、妻子、亲属、师友、知识，如是长夜生死轮转，无明所盖，爱系其颈，故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。’是故，诸比丘，当如是学：精勤方便，断除诸有，莫令增长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异婆罗门来诣佛所，恭敬问讯，问讯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瞿昙，未来世当有几佛？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未来佛者，如无量恒河沙。”

尔时，婆罗门作是念：“未来当有如无量恒河沙三藐三佛陀，我当从彼修诸梵行。”尔时，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去。

时，婆罗门随路思惟：“我今唯问沙门瞿昙未来诸佛，不问过去。”即随路还，复问世尊：“云何，瞿昙，过去世时复有几佛？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过去世佛亦如无量恒河沙数。”

时，婆罗门即作是念：“过去世中有无量恒河沙等诸佛世尊，我曾不习近；设复未来如无量恒河沙三藐三佛陀，亦当不与习近娱乐；我今当于沙门瞿昙所修行梵行。”即便合掌白佛言：“惟愿听我于正法、律出家修梵行。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听汝于正法、律出家修梵行，得比丘分。”

尔时，婆罗门即出家受具足，出家已，独一静处，思惟所以善男子正信、非家、出家学道，乃至得阿罗汉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毗富罗山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一人于一劫中生死轮转，积累白骨不腐坏者，如毗富罗山。若多闻圣弟子此苦圣谛如实知，此苦集圣谛如实知，此苦灭圣谛如实知，此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，彼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断三结，谓身见、戒取、疑，断此三结，得须陀洹，不堕恶趣法，决定正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边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一人一劫中，积聚其身骨，

常积不腐坏，如毗富罗山。

若诸圣弟子，正智见真谛，

此苦及苦因，离苦得寂灭。

修习八道迹，正向般涅槃，

极至于七有，天人来往生，

尽一切诸结，究竟于苦边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众生于无始生死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。”

时，有异比丘从座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为佛作礼，右膝著地，合掌白佛：“世尊，劫长久如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我能为汝说，而汝难知。”

比丘白佛：“可说譬不？”

佛言：“可说，比丘，譬如铁城，方一由旬，高下亦尔，满中芥子，有人百年取一芥子，尽其芥子，劫犹不竟。如是，比丘，其劫者，如是长久。如是长劫，百千万亿大苦相续，白骨成丘，脓血成流，地狱、畜生、饿鬼恶趣，是名，比丘，无始生死，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。是故，比丘，当如是学：断除诸有，莫令增长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众生无始生死，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。”

时，有异比丘从座起，整衣服，为佛作礼，右膝著地，合掌白佛：“世尊，劫长久如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我能为汝说，汝难得知。”

比丘白佛：“可说譬不？”

佛言：“可说，比丘，如大石山，不断不坏，方一由旬。若有士夫以迦尸劫贝百年一拂，拂之不已，石山遂尽，劫犹不竟。比丘，如是长久之劫，百千万亿劫受诸苦恼。乃至诸比丘，当如是学：断除诸有，莫令增长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众生无始生死，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。”

时，有异比丘从座起，整衣服，为佛作礼，右膝著地，合掌白佛：“世尊，过去有几劫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我悉能说，汝知甚难。”

比丘白佛：“可说譬不？”

佛言：“可说，譬如，比丘，有士夫寿命百岁，晨朝忆念三百千劫，日中忆念三百千劫，日暮忆念三百千劫，如是日日忆念劫数，百年命终，不能忆念劫数边际。比丘当知：过去劫数无量如是，过去无量劫数，长夜受苦，积骨成山，髓血成流，乃至地狱、畜生、饿鬼恶趣。如是，比丘，无始生死，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。是故，比丘，当如是学：断除诸有，莫令增长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众生无始生死，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，无有一处不生不死者。如是长夜无始生死，不知苦之本际。是故，比丘，当如是学：断除诸有，莫令增长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众生无始生死，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，无有一处无父母、兄弟、妻子、眷属、宗亲、师长者。如是，比丘，无始生死，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。是故，比丘，当如是学：断除诸有，莫令增长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众生无始生死，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。譬如大雨滴泡，一生一灭；如是众生无明所盖，爱系其颈，无始生死，生者、死者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。是故，比丘，当如是学：断除诸有，莫令增长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众生无始生死，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。譬如普天大雨洪澍，东西南北无断绝处。如是东方、南方、西方、北方，无量国土劫成劫坏，如天大雨，普雨天下，无断绝处。如是无始生死，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。譬如掷杖空中，或头落地，或尾落地，或中落地；如是无始生死，长夜轮转，或堕地狱，或堕畜生，或堕饿鬼。如是无始生死，长夜轮转。是故，比丘，当如是学：断除诸有，莫令增长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众生无始生死，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。譬如，比丘，若有士夫转五节轮，常转不息；如是众生转五趣轮，或堕地狱、畜生、饿鬼及人、天趣，常转不息。如是无始生死，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。是故，比丘，当如是学：断除诸有，莫令增长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毗富罗山侧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一切行无常，一切行不恒、不安、变易之法。诸比丘，于一切行当生厌离、不乐、解脱。

“诸比丘，过去世时，此毗富罗山名长竹山，有诸人民围绕山居，名低弥罗邑。低弥罗邑人寿四万岁，低弥罗邑人上此山顶，四日乃得往反。时，世有佛，名迦罗迦孙提

如来、应、等正觉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、世尊出兴于世，说法教化，初、中、后善，善义善味，纯一满净，梵行清白，开发显示。彼长竹山于今名字亦灭，低弥罗聚落人民亦没，彼佛如来已般涅槃。比丘，当知一切诸行皆悉无常、不恒、不安、变易之法，于一切行，当修厌离、离欲、解脱。

“诸比丘，过去世时，此毗富罗山名曰朋迦。时，有人民绕山而居，名阿毗迦邑。彼时人民寿三万岁，阿毗迦人上此山顶，经三日中乃得往反。时，世有佛，名拘那含牟尼如来、应、等正觉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、世尊出兴于世，演说经法，初、中、后善，善义善味，纯一满净，梵行清白，开发显示。诸比丘，彼朋迦山名字久灭，阿毗迦邑人亦久亡没，彼佛世尊亦般涅槃。如是，比丘，一切诸行皆悉无常、不恒、不安、变易之法，汝等比丘当修厌离、不乐、解脱。

“诸比丘，过去世时，此毗富罗山名宿波罗首，有诸人民绕山居止，名赤马邑。人寿二万岁，彼诸人民上此山顶，经二日中乃得往反。尔时，有佛名曰迦葉如来、应供乃至出兴于世，演说经法，初、中、后善，善义善味，纯一满净，梵行清白，开示显现。比丘，当知宿波罗首山名字久灭，赤马邑人亦久亡没，彼佛世尊亦般涅槃。如是，比丘，一切诸行皆悉无常、不恒、不安、变易之法，是故，比丘，当修厌离、离欲、解脱。

“诸比丘，今日此山名毗富罗，有诸人民绕山而居，名摩竭提国。此诸人民寿命百岁，善自消息，得满百岁。摩竭提人上此山顶，须臾往反。我今于此得成如来、应、等正觉乃至佛、世尊，演说正法，教化令得寂灭涅槃、正道、善逝、觉知。比丘，当知此毗富罗出名亦当磨灭，摩竭提人亦当亡没，如来不久当般涅槃。如是，比丘，一切诸行悉皆无常、不恒、不安、变易之法，是故，比丘，当修厌离、离欲、解脱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古昔长竹山，低弥罗村邑；

次名朋迦山，阿毗迦聚落；

宿波罗首山，聚落名赤马；

今毗富罗山，国名摩竭陀。

名山悉磨灭，其人悉没亡，

诸佛般涅槃，有者无不尽！

一切行无常，悉皆生灭法，

有生无不尽，唯寂灭为乐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时，有婆蹉种出家来诣佛所，合掌问讯，问讯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瞿昙，欲有所问，宁有闲暇见答以不？”

佛告婆蹉种出家：“随汝所问，当为汝说。”

婆蹉种出家白佛言：“云何，瞿昙，命即身耶？”

佛告婆蹉种出家：“命即身者，此是无记。”

“云何，瞿昙，为命异身异耶？”

佛告婆蹉种出家：“命异身异者，此亦无记。”

婆蹉种出家白佛：“云何，瞿昙，命即身耶？答言无记。命异身异？答言无记。沙门瞿昙有何等法？弟子命终，即记说言：‘某生彼处，某生彼处。’彼诸弟子于此命终舍身，即乘意生身生于余处。当于尔时，非为命异身异也？”

佛告婆蹉：“此说有余，不说无余。”

婆蹉白佛：“瞿昙，云何说有余，不说无余？”

佛告婆蹉：“譬如火，有余得燃，非无余。”

婆蹉白佛：“我见火无余亦燃。”

佛告婆蹉：“云何见火无余亦燃？”

婆蹉白佛：“譬如大聚炽火，疾风来吹，火飞空中，岂非无余火耶？”

佛告婆蹉：“风吹飞火，即是有余，非无余也。”

婆蹉白佛：“瞿昙，空中飞火，云何名有余？”

佛告婆蹉：“空中飞火依风故住，依风故燃；以依风故，故说有余。”

婆蹉白佛：“众生于此命终，乘意生身往生余处，云何有余？”

佛告婆蹉：“众生于此处命终，乘意生身生于余处，当于尔时因爱故取，因爱而住，故说有余。”

婆蹉白佛：“众生以爱乐有余，染著有余；唯有世尊得彼无余，成等正觉。沙门瞿昙，世间多缘，请辞还去。”

佛告婆蹉：“宜知是时！”

婆蹉出家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尔时，尊者大目揵连亦于彼住。

时，有婆蹉种出家诣尊者大目揵连所，与尊者目揵连面相问讯慰劳，慰劳已，退坐一面，语尊者大目揵连：“欲有所问，宁有闲暇见答以不？”

目连答言：“婆蹉，随意所问，知者当答。”

时，婆蹉种出家问尊者目揵连：“何因何缘余沙门、婆罗门有人求问：‘云何如来有后死、无后死、有无后死、非有非无后死？’皆悉随答。而沙门瞿昙有来问言：‘如来有后死、无后死、有无后死、非有非无后死？’而不记说？”

目揵连言：“婆蹉，余沙门、婆罗门于色、色集、色灭、色味、色患、色出不如实知；不如实知故，于如来有后死则取著，如来无后死、有后死、有无后死、非有后死非无后死则生取著。受、想、行、识、识集、识灭、识味、识患、识出不如实知；不如实知故，于如来有后死生取著，无后死、有无后死、非有非无后死生取著。

“如来者，于色如实知，色集、色灭、色味、色患、色出如实知；如实知故，于如来有后死则不著，无后死、有无后死、非有非无后死则不著。受、想、行、识如实知，识集、识灭、识味、识患、识出如实知；如实知故，于如来有后死则不然，无后死、有无后死、非有非无后死则不然，甚深广大，无量无数，皆悉寂灭。

“婆蹉，如是因、如是缘，余沙门、婆罗门若有来问如来有后死、无后死、有无后死、非有非无后死，则为记说。如是因、如是缘，如来若有来问如来有后死、无后死、有无后死、非有非无后死，不为记说。”

时，婆蹉种出家闻尊者大目揵连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时，有婆蹉种出家来诣佛所，合掌问讯，问讯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瞿昙，何因何缘余沙门、婆罗门若有来问……”如上广说。

尔时，婆蹉种出家叹言：“奇哉！瞿昙，弟子、大师义同义、句同句、味同味，乃至同第一义。瞿昙，我今诣摩诃目揵连，以如是义、如是句、如是味而问于彼，彼亦以如是义、如是句、如是味而答我，如今瞿昙所说。是故，瞿昙，真为奇特，大师、弟子义同义、句同句、味同味，同第一义。”

尔时，婆蹉种出家有诸因缘至那梨聚落。营事讫已，诣尊者诜陀迦旃延所，共相问讯，问讯已，退坐一面，问诜陀迦旃延：“何因何缘沙门瞿昙若有来问如来有后死、无后死、有无后死、非有非无后死，不为记说？”

诜陀迦旃延语婆蹉种出家：“我今问汝，随意答我。于汝意云何？若因若缘，若种施设诸行，若色、若无色，若想、若非想、若非想非非想，若彼因彼缘、彼行无余行灭。永灭已，如来于彼有所记说，言：‘有后死、无后死、有无后死、非有非无后死’耶？”

婆蹉种出家语诜陀迦旃延：“若因若缘，若种施设诸行，若色、若非色，若想、若非想、若非想非非想，彼因彼缘、彼行无余灭。云何瞿昙于彼记说如来有后死、无后死、有无后死、非有非无后死？”

诜陀迦旃延语婆蹉种出家：“是故如来以是因、以是缘故，有问如来有后死、无后死、有无后死、非有非无后死，不为记说。”

婆蹉种出家问诜陀迦旃延：“汝于沙门瞿昙弟子，为日久如？”

诜陀迦旃延答言：“少过三年，于正法、律出家修梵行。”

婆蹉种出家言：“诜陀迦旃延，快得善利，少时出家而得如是身律仪、口律仪，又得如是智慧辩才。”

时，婆蹉种出家闻诜陀迦旃延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时，有婆蹉种出家来诣佛所，合掌问讯，问讯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瞿昙，欲有所问，宁有闲暇为解说不？”

佛告婆蹉种出家：“随所欲问，当为汝说。”

婆蹉种出家白佛言：“瞿昙，何因何缘有人来问如来有后死、无后死、有无后死、非有非无后死，而不为记说耶？”

佛告婆蹉种出家，如上诜陀迦旃延广说，乃至非有非无后死。

婆蹉种出家白佛言：“奇哉！瞿昙，师及弟子义义同，句句同，味味同，其理悉合，所谓第一句说。瞿昙，我为小缘事至那利伽聚落，营事讫已，暂过沙门迦旃延，以如是义、如是句、如是味问沙门迦旃延，彼亦以如是义、如是句、如是味答我所问，如今沙门瞿昙所说。是故当知，实为奇特！师及弟子义、句、味，义、句、味悉同。”

时，婆蹉种出家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时，有婆蹉种出家来诣佛所，合掌问讯，问讯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云何，瞿昙，为有我耶？”

尔时，世尊默然不答。如是再三，尔时，世尊亦再三不答。

尔时，婆蹉种出家作是念：“我已三问沙门瞿昙，而不见答，但当还去。”

时，尊者阿难住于佛后，执扇扇佛。尔时，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彼婆蹉种出家三问，世尊何故不答？岂不增彼婆蹉种出家恶邪见，言沙门不能答其所问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我若答言有我，则增彼先来邪见；若答言无我，彼先痴惑岂不更增痴惑？言先有我从今断灭，若先来有我则是常见，于今断灭则是断见。如来离于二边，处中说法，所谓是事有故是事有，是事起故是事生，谓缘无明行，乃至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灭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尊者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婆蹉种出家来诣佛所，与世尊面相问讯，问讯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瞿昙，云何瞿昙作如是见、如是说：‘世间常，此是真实，余则虚妄’耶？”

佛告婆蹉种出家：“我不作如是见、如是说：‘世间常，是则真实，余则虚妄。’”

“云何瞿昙作如是见、如是说：‘世间无常、常无常、非常非无常，有边、无边、边无边、非边非无边，命即是身、命异身异，如来有后死、无后死、有无后死、非有非无后死？’”

佛告婆蹉种出家：“我不作如是见、如是说，乃至非有非无后死。”

尔时，婆蹉种出家白佛言：“瞿昙，于此见，见何等过患，而于此诸见，一切不说？”

佛告婆蹉种出家：“若作是见，世间常，此则真实，余则虚妄者，此是倒见、此是观察见、此是动摇见、此是垢污见、此是结见，是苦、是礙、是恼、是热，见结所系，愚痴无闻凡夫于未来世，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生。婆蹉种出家，若作是见，世间无常、常无常、非常非无常，有边、无边、边无边、非有边非无边，是命是身、命

异身异，如来有后死、无后死、有无后死、非有非无后死。此是倒见，乃至忧、悲、恼苦生。”

婆蹉种出家白佛：“瞿昙，何所见？”

佛告婆蹉种出家：“如来所见已毕。婆蹉种出家，然如来见，谓见此苦圣谛、此苦集圣谛、此苦灭圣谛、此苦灭道迹圣谛；作如是知、如是见已，于一切见、一切受、一切生，一切我、我所见、我慢系著使，断灭、寂静、清凉、真实，如是等解脱。比丘，生者不然，不生亦不然。”

婆蹉白佛：“瞿昙，何故说言生者不然？”

佛告婆蹉：“我今问汝，随意答我。婆蹉，犹如有人于汝前燃火，汝见火燃不？即于汝前火灭，汝见火灭不？”

婆蹉白佛：“如是，瞿昙。”

佛告婆蹉：“若有人问汝：‘向者火燃，今在何处？为东方去耶？西方、南方、北方去耶？’如是问者，汝云何说？”

婆蹉白佛：“瞿昙，若有来作如是问者，我当作如是答：‘若有于我前燃火，薪草因缘故燃；若不增薪，火则永灭，不复更起。东方、南方、西方、北方去者，是则不然。’”

佛告婆蹉：“我亦如是说，色已断已知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已断已知，断其根本，如截多罗树头，无复生分，于未来世永不复起。若至东方，南、西、北方，是则不然，甚深广大，无量无数永灭。”

婆蹉白佛：“我当说譬。”

佛告婆蹉：“为知是时。”

婆蹉白佛：“瞿昙，譬如近城邑聚落，有好净地，生坚固林，有一大坚固树，其生以来经数千岁，日夜既久，枝叶零落，皮肤枯朽，唯干独立。如是，瞿昙，如来法、律离诸枝条柯叶，唯空干坚固独立。”

尔时，婆蹉出家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时，有婆蹉种出家来诣佛所，与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瞿昙，彼云何无知故，作如是见、如是说：‘世间常，此是真实，余则虚妄；世间无常、世

间常无常、世间非常非无常，世有边、世无边、世有边无边，世非有边非无边，命即是身、命异身异，如来有后死、无后死、有无后死、非有非无后死？’”

佛告婆蹉：“于色无知故，作如是见、如是说：世间常，此是真实，余则虚妄，乃至非有非无后死。于受、想、行、识无知故，作如是见、如是说：世间常，此是真实，余则虚妄，乃至非有非无后死。”

婆蹉白佛：“瞿昙，知作法故，不如是见、如是说：世间常，此是真实，余则虚妄，乃至非有非无后死。”

佛告婆蹉：“知色故，不如是见、如是说：世间常，此是真实，余则虚妄，乃至非有非无后死。知受、想、行、识故，不作如是见、如是说：世间常，此是真实，余则虚妄，乃至非有非无后死。如是不知、知，如是不见、见，不识、识，不断、断，不观、观，不察、察，不觉、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婆蹉种出家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时，有婆蹉种出家来诣佛所，与世尊面相慰劳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瞿昙，欲有所问，宁有闲暇为解说不？”尔时，世尊默然而住。

婆蹉种出家第二、第三问，佛亦第二、第三默然而住。

时，婆蹉种出家白佛言：“我与瞿昙共相随顺，今有所问，何故默然？”

尔时，世尊作是念：“此婆蹉种出家长夜质直，不谄不伪，时有所问，皆以不知故，非故恼乱。我今当以阿毗昙律纳受于彼。”作是念已，告婆蹉种出家：“随汝所问，当为解说。”

婆蹉白佛：“云何，瞿昙，有善不善法耶？”

佛答言：“有。”

婆蹉白佛：“当为我说善不善法，令我得解。”

佛告婆蹉：“我今当为汝略说善不善法。谛听！善思！婆蹉，贪欲者是不善法，调伏贪欲是则善法；瞋恚、愚痴是不善法，调伏恚、痴是则善法。杀生者是不善法，离杀生者是则善法；偷盗、邪淫、妄语、两舌、恶口、绮语、贪、恚、邪见是不善法，不盗乃至正见是则善法，是为，婆蹉，我今已说三种善法三种不善法。如是，圣弟子于三种善法、三种不善法如实知，十种不善法、十种善法如实知者，则于贪欲无余灭尽，瞋恚、愚痴无余灭尽者，则于一切有漏灭尽，无漏心解脱、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

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婆蹉白佛：“颇有一比丘于此法、律得尽有漏，无漏心解脱，乃至不受后有耶？”

佛告婆蹉：“不但若一，若二、若三，乃至五百，有众多比丘于此法、律尽诸有漏，乃至不受后有。”

婆蹉白佛：“且置比丘，有一比丘尼于此法、律尽诸有漏，乃至不受后有不？”

佛告婆蹉：“不但一、二、三比丘尼，乃至五百，有众多比丘尼于此法、律尽诸有漏，乃至不受后有。”

婆蹉白佛：“置比丘尼，有一优婆塞修诸梵行，于此法、律度狐疑不？”

佛告婆蹉：“不但一、二、三，乃至五百优婆塞，乃有众多优婆塞修诸梵行，于此法、律断五下分结，得成阿那含，不复还生此。”

婆蹉白佛：“复置优婆塞，颇有一优婆夷于此法、律修持梵行，于此法、律度狐疑不？”

佛告婆蹉：“不但一、二、三优婆夷，乃至五百，乃有众多优婆夷于此法、律断五下分结，于彼化生，得阿那含，不复还生此。”

婆蹉白佛：“置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修梵行者，颇有优婆塞受五欲，而于此法、律度狐疑不？”

佛告婆蹉：“不但一、二、三，乃至五百，乃有众多优婆塞居家妻子，香华严饰，畜养奴婢，于此法、律断三结，贪、恚、痴薄，得斯陀含，一往一来，究竟苦边。”

婆蹉白佛：“复置优婆塞，颇有一优婆夷受习五欲，于此法、律得度狐疑不？”

佛告婆蹉：“不但一、二、三，乃至五百，乃有众多优婆夷在于居家，畜养男女，服习五欲，华香严饰，于此法、律三结尽，得须陀洹，不堕恶趣法，决定正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边。”

婆蹉白佛言：“瞿昙，若沙门瞿昙成等正觉，若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修梵行者，及优婆塞、优婆夷服习五欲，不得如是功德者，则不满足；以沙门瞿昙成等正觉，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修诸梵行，及优婆塞、优婆夷服习五欲，而成就尔所功德故，则为满足。瞿昙，今当说譬。”

佛告婆蹉：“随意所说。”

婆蹉白佛：“如天大雨，水流随下；瞿昙法、律亦复如是，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若男若女，悉皆随流，向于涅槃，浚输涅槃。甚奇！佛、法、僧平等法、律。为余异道出家来诣瞿昙所，于正法、律求出家、受具足者，几时便听出家？”

佛告婆蹉：“若余异道出家欲来于正法、律求出家、受具足者，乃至四月于和尚所受依而住，然此是为人粗作齐限耳！”

婆蹉白佛：“若诸异道出家来于正法、律欲求出家、受具足，听于和尚所受依，若满四月听出家者，我今堪能于四月在和尚所受依。若于正法、律而得出家、受具足，我当于瞿昙法中出家、受具足，修持梵行。”

佛告婆蹉：“我先不说粗为人作分齐耶？”

婆蹉白佛：“如是，瞿昙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汝等当度彼婆蹉出家于正法、律出家，受具足。”

婆蹉种出家即得于正法、律出家，受具足，成比丘分。乃至半月，学所应知、应识、应见、应得、应觉、应证，悉知、悉识、悉见、悉得、悉觉、悉证如来正法。

尊者婆蹉作是念：“我今已学所应知、应识、应见、应得、应觉、应证，彼一切悉知、悉识、悉见、悉得、悉觉、悉证，今当往见世尊。”

是时，婆蹉诣世尊所，稽首礼足，于一面住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于学所应知、应识、应见、应得、应觉、应证，悉知、悉识、悉见、悉得、悉觉、悉证世尊正法。惟愿世尊为我说法！我闻法已，当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思惟所以善男子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正信出家学道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佛告婆蹉：“有二法，修习多修习，所谓止观。此二法修习多修习，得知界、果，觉了于界，知种种界，觉种种界。如是，比丘，欲求离欲、恶不善法，乃至第四禅具足住，慈、悲、喜、舍，空入处、识入处、无所有入处、非想非非想入处，令我三结尽，得须陀洹；三结尽，贪、恚、痴薄，得斯陀含；五下分结尽，得阿那含；种种神通境界，天眼、天耳、他心智、宿命智、生死智、漏尽智皆悉得。是故，比丘，当修二法，修习多修习；修二法故，知种种界，乃至漏尽。”

尔时，尊者婆蹉闻佛所说，欢喜作礼而去。尔时，婆蹉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。

时，有众多比丘庄严方便，欲诣世尊恭敬供养。尔时，婆蹉问众多比丘：“汝等庄严方便，欲诣世尊恭敬供养耶？”

诸比丘答言：“尔。”

尔时，婆蹉语诸比丘：“尊者，持我语，敬礼世尊，问讯起居轻利，少病少恼，安乐住不？言：‘婆蹉比丘白世尊言：我已供养世尊，具足奉事，令欢悦，非不欢悦；大师弟子所作皆悉已作，供养大师，令欢悦，非不欢悦。’”

时，众多比丘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尊者婆蹉稽首敬礼世尊足，乃至欢悦，非不欢悦。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诸天先已语我，汝今复说。如来成就第一知见，亦如婆蹉比丘，有如是德力。”

尔时，世尊为彼婆蹉比丘说第一记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时，有外道出家名曰郁低迦，来诣佛所，与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瞿昙，云何，瞿昙，世有边耶？”

佛告郁低迦：“此是无记。”

郁低迦白佛：“云何，瞿昙，世无边耶？有边无边耶？非有边非无边耶？”

佛告郁低迦：“此是无记。”

郁低迦白佛：“云何，瞿昙，世有边耶？答言无记。世无边耶？世有边无边耶？世非有边非无边耶？答言无记。瞿昙，于何等法而可记说？”

佛告郁低迦：“知者，智者，我为诸弟子而记说道，令正尽苦，究竟苦边。”

郁低迦白佛：“云何，瞿昙，为诸弟子说道，令正尽苦，究竟苦边？为一切世间从此道出，为少分耶？”

尔时，世尊默然不答。第二、第三问，佛亦第二、第三默然不答。

尔时，尊者阿难住于佛后，执扇扇佛。尊者阿难语郁低迦外道出家：“汝初已问此义，今复以异说而问，是故，世尊不为记说。郁低迦，今当为汝说譬，夫智者因譬得解。譬如国王，有边境城，四周坚固，巷陌平正，唯有一门。立守门者聪明黠慧，善能筹量，外有人来，应入者听入，不应入者不听。周匝绕城，求第二门，都不可得，都无猫狸出入之处，况第二门？彼守门者都不觉悟入者、出者，然彼士夫知一切人唯从此门若出若入，更无余处。如是，世尊虽不用心觉悟众生，一切世间从此道出，及以少分，然

知众生正尽苦，究竟苦边者，一切皆悉从此道出。”

时，郁低迦外道出家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时，有尊者富邻尼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。

时，有众多外道出家诣尊者富邻尼，共相问讯慰劳已，退坐一面，问尊者富邻尼：“我闻沙门瞿昙作断灭破坏有教授耶？今问尊者富邻尼，竟为尔不？”

富邻尼语诸外道出家：“我不如是知世尊教语，众生断灭坏有，令无所有者，无有是处！我作如是解：‘世尊所说有诸众生，计言有我、我慢、邪慢，世尊为说，令其断灭。’”

时，诸外道出家闻富邻尼所说，心不喜悦，呵责而去。

尔时，尊者富邻尼，诸外道去已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以向诸外道出家所说具白世尊：“世尊，我向答诸外道说，得无谤毁世尊耶？为是法说，如佛所说，如法说，随顺法说，得不为诸论议者所见嫌责耶？”

佛告富邻尼：“如汝所说，不谤如来，不失次第。如我记说，如法法说，随顺法说，不为诸论者之所嫌责。所以者何？富邻尼，先诸众生我慢、邪慢，邪慢所迫、邪慢集、邪慢不无间等，乱如狗肠，如铁钩锁，亦如乱草，往反驱驰，此世他世、他世此世，驱驰往反，不能远离。富邻尼，一切众生于诸邪慢无余永灭者，彼一切众生长夜安隐快乐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富邻尼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尊者阿难陀于后夜时，向榻补河边，脱衣置岸边，入水洗手足，还上岸，著一衣，摩拭身体。时，俱迦那外道出家亦至水边。尊者阿难闻其行声，闻声已，即便謦咳作声。俱迦那外道出家闻有人声，而问言：“为何等人？”

尊者阿难答言：“沙门。”

俱迦那外道言：“何等沙门？”

尊者阿难答言：“释种子。”

俱迦那外道言：“欲有所问，宁有闲暇见答以不？”

尊者阿难答言：“随意所问，知者当答。”

俱迦那言：“云何，阿难，如来死后有耶？”

阿难答言：“世尊所说，此是无记。”

复问：“如来死后无耶？死后有无耶？非有非无耶？”

阿难言：“世尊所说，此是无记。”

俱迦那外道言：“云何，阿难，如来死后有？答言无记，死后无？死后有无？死后非有非无？答言无记。云何，阿难，为不知不见耶？”

阿难答言：“非不知、非不见，悉知、悉见。”

复问阿难：“云何知？云何见？”

阿难答言：“见可见处，见所起处，见缠断处，此则为知，此则为见。我如是知、如是见，云何说言不知、不见？”

俱迦那外道复问：“尊者何名？”

阿难陀答言：“我名阿难陀。”

俱迦那外道言：“奇哉！大师弟子，而共论议！我若知是尊者阿难陀者，不敢发问。”

说是语已，即舍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给孤独长者日日出见世尊，礼事供养。给孤独长者作是念：“我今出太早，世尊及诸比丘禅思未起，我宁可过诸外道住处。”即入外道精舍，与诸外道共相问讯慰劳已，退坐一面。

时，彼外道问言：“长者，汝见沙门瞿昙，云何见？何所见？”

长者答言：“我亦不知云何见世尊，世尊何所见。”

诸外道言：“汝言见众僧，云何见众僧？众僧何所见？”

长者答言：“我亦不知云何见僧，僧何所见。”

外道复问：“长者，汝今云何自见？自何所见？”

长者答言：“汝等各各自说所见，然后我说所见，亦不难。”

时，有一外道作如是言：“长者，我见一切世间常，是则真实，余者虚妄。”

复有说言：“长者，我见一切世间无常，此是真实，余则虚妄。”

复有说言：“长者，世间常无常，此是真实，余则虚妄。”

复有说言：“世间非常非无常，此是真实，余则虚妄。”

复有说言：“世有边，此是真实，余则虚妄。”

复有说言：“世无边，此是真实，余则虚妄。”

复有说言：“世有边无边。”

复有说言：“世非有边非无边。”

复有说言：“命即是身。”

复有说言：“命异身异。”

复有说言：“如来死后有。”

复有说言：“如来死后无。”

复有说言：“如来死后有无。”

复有说言：“如来死后非有非无，此是真实，余则虚妄。”

诸外道语长者言：“我等各各已说所见，汝复应说汝所见。”

长者答言：“我之所见真实、有为、思量、缘起。若复真实、有为、思量、缘起者，彼则无常，无常者是苦。如是知已，于一切见都无所得。如汝所见‘世间常，此是真实，余则虚妄’者，此见真实、有为、思量、缘起；若真实、有为、思量、缘起者，是则无常，无常者是苦。是故汝等习近于苦，唯得于苦，坚住于苦，深入于苦。如是汝言世间常，此是真实，余则虚妄。有如是咎。”

世间无常、常无常、非常非无常，世有边、世无边、世有边无边、世非有边非无边，命即是身、命异身异，如来死后有、如来死后无、如来死后有无、如来死后非有非无，此是真实，余则虚妄，皆如上说。

有一外道语给孤独长者言：“如汝所说，若有见彼，则真实、有为、思量、缘起者，是无常法，若无常者是苦。是故，长者所见亦习近苦，得苦，住苦，深入于苦？”

长者答言：“我先不言所见者，是真实、有为、思量、缘起法，悉皆无常，无常者是苦，知苦已，我于所见无所得耶？”

彼外道言：“如是，长者。”

尔时，给孤独长者于外道精舍伏彼异论，建立正论，于异学众中作师子吼已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以向与诸外道共论事向佛广说。佛告给孤独长者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宜应时时摧伏愚痴外道，建立正论。”

佛说是语已，给孤独长者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时，有长爪外道出家来诣佛所，与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瞿昙，我一切见不忍。”

佛告火种：“汝言一切见不忍者，此见亦不忍耶？”

长爪外道言：“向言一切见不忍者，此见亦不忍。”

佛告火种：“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此见则已断、已舍、已离，余见更不相续、不起、不生。火种，多人与汝所见同，多人作如是见、如是说，汝亦与彼相似。火种，若诸沙门、婆罗门舍斯等见，余见不起，是等沙门、婆罗门世间亦少少耳！

“火种，依三种见。何等为三？有一如是见、如是说：‘我一切忍。’复次，有一如是见、如是说：‘我一切不忍。’复次，有一如是见、如是说：‘我于一忍、一不忍。’火种，若言一切忍者，此见与贪俱生，非不贪；与恚俱生，非不恚；与痴俱生，非不痴；系，不离系；烦恼，非清净；乐取，染著生。若如是见：‘我一切不忍。’此见非贪俱、非恚俱、非痴俱，清净非烦恼，离系非系，不乐不取，不著生。火种，若如是见：‘我一忍、一不忍。’彼若忍者，则有贪，乃至染著生；若如是见不忍者，则离贪，乃至不染著生。

“彼多闻圣弟子所学言：我若作如是见、如是说‘我一切忍’，则为二者所责、所诘。何等二种？谓一切不忍，及一忍、一不忍，则为此等所责。责故诘，诘故害。彼见责、见诘、见害故，则舍所见，余见则不复生。如是断见、舍见、离见，余见，不复相续，不起不生。彼多闻圣弟子作如是学：我若如是见、如是说‘我一切不忍’者，则有二责二诘。何等为二？谓我一切忍，及一忍、一不忍。如是二责二诘，乃至不相续，不起不生。彼多闻圣弟子作如是学：我若作如是见、如是说‘一忍、一不忍’，则有二责二诘。何等二？谓如是见、如是说，我一切忍，及一切不忍，如是二责，乃至不相续，不起不生。

“复次，火种，如是身色粗四大，圣弟子当观无常、观生灭、观离欲、观灭尽、观舍。若圣弟子观无常、观灭、观离欲、观灭尽、观舍住者，于彼身、身欲、身念、身爱、身染、身著，永灭不住。

“火种，有三种受，谓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。此三种受，何因？何集？何生？何转？谓此三受触因、触集、触生、触转。彼彼触集，则受集；彼彼触灭，则受灭，寂静、清凉、永尽。彼于此三受：觉苦、觉乐、觉不苦不乐。彼彼受若集、若灭、若味、若患、若出如实知；如实知已，即于彼受观察无常、观生灭、观离欲、观灭尽、观舍。彼于身分齐受觉如实知，于命分齐受觉如实知，若彼身坏命终后，即于尔时一切受永灭、无余永灭。彼作是念：‘乐受觉时，其身亦坏；苦受觉时，其身亦坏；不苦不乐受觉时，其身亦坏，悉为苦边。’于彼乐觉，离系不系；于彼苦觉，离系不系；于不苦不乐觉，离系不系。于何离系？离于贪欲、瞋恚、愚痴，离于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，我说斯等，名为离苦。”

当于尔时，尊者舍利弗受具足始经半月。时，尊者舍利弗住于佛后，执扇扇佛。时，尊者舍利弗作是念：“世尊叹说于彼彼法，断欲、离欲、欲灭尽、欲舍。”尔时，尊者舍利弗即于彼彼法观察无常，观生灭、观离欲、观灭尽、观舍，不起诸漏，心得解脱。

尔时，长爪外道出家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。长爪外道出家见法、得法、觉法、入法，度诸疑惑，不由他度，入正法、律，得无所畏；即从座起，整衣服，为佛作礼，合掌白佛：“愿得于正法、律出家、受具足，于佛法中修诸梵行。”

佛告长爪外道出家：“汝得于正法、律出家、受具足，成比丘分。”

即得善来比丘出家，彼思惟所以善男子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正信、非家、出家学道，乃至心善解脱，得阿罗汉。

佛说是经已，尊者舍利弗、尊者长爪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杂阿含经卷第三十五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时，王舍城有外道出家名舍罗步，住须摩竭陀池侧，于自众中作如是唱言：“沙门释子法我悉知，我先已知彼法、律而悉弃舍。”

时，有众多比丘晨朝著衣持钵，入王舍城乞食，闻有外道名舍罗步，住王舍城须摩竭陀池侧，于自众中作如是唱言：“沙门释子所有法、律我悉已知，先已知彼法、律，然后弃舍。”闻是语已，乞食毕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已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等晨朝著衣持钵，入王舍城乞食，闻有外道出家名舍罗步，住王舍城须摩竭陀池侧，于自众中作是唱言：‘沙门释子法我已悉知，知彼法、律已，然后弃舍。’善哉！世尊，可自往彼须摩竭陀池侧，怜愍彼故！”

尔时，世尊默然而许，于日晡时从禅觉，往到须摩竭陀池侧外道舍罗步所。时，舍罗步外道出家遥见世尊来，即敷床座，请佛令坐。佛即就坐，告舍罗步言：“汝实作是语：‘沙门释子所有法、律我悉已知，知彼法、律已，然后弃舍’耶？”时，舍罗步默而不答。

佛告舍罗步：“汝今应说，何故默然？汝所知满足者，我则随喜；不满足者，我当令汝满足。”

时，舍罗步犹故默然。如是第二、第三说，彼再三默然住。

时，舍罗步有一梵行弟子白舍罗步言：“师应往诣沙门瞿昙说所知见，今沙门瞿昙自来诣此，何故不说？沙门瞿昙又告师言：‘若满足者，我则随喜；不满足者，当令满足。’何故默然而不记说？”彼舍罗步梵行弟子劝时，亦复默然。

尔时，世尊告舍罗步：“若复有言：‘沙门瞿昙非如来、应、等正觉。’我若善谏善问，善谏善问时，彼则辽落说诸外事；或忿恚慢覆，对礙不忍，无由能现；或默然抱愧低头，密自思省，如今舍罗步。若复作如是言非沙门瞿昙无正法、律者，我若善谏善问，彼亦如汝今日默然而住。若复有言非沙门瞿昙声闻善向者，我若善谏善问，彼亦乃至如汝今日默然而住。”尔时，世尊于须摩竭陀池侧师子吼已，从座起而去。

尔时，舍罗步梵行弟子语舍罗步言：“譬如有牛，截其两角，入空牛栏中，跪地大吼；师亦如是，于无沙门瞿昙弟子众中作师子吼。譬如女人欲作丈夫声，发声即作女声；师亦如是，于非沙门瞿昙弟子众中作师子吼。譬如野干欲作狐声，发声还作野干声；师亦如是，于非沙门瞿昙弟子众中欲作师子吼。”

时，舍罗步梵行弟子于舍罗步面前呵责毁訾已，从座起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王舍城须摩竭陀池侧有外道出家名上座，住彼池侧，于自众中作如是语：“我说一偈，若能报者，我当于彼修行梵行。”

时，有众多比丘晨朝著衣持钵，入王舍城乞食，闻有外道出家名曰上座，住须摩竭陀池侧，于自众中作如是说：“我说一偈，有能报者，我当于彼所修行梵行。”乞食毕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已，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今晨朝与众多比丘入城乞食，闻有外道出家名曰上座，住须摩竭陀池侧，于自众中作如是说：‘我说一偈，有能报者，我当于彼修行梵行。’惟愿世尊应自往彼，哀愍故！”

尔时，世尊默然而许，即日晡时从禅觉，往至须摩竭陀池侧。时，上座外道出家遥见世尊，即敷床座，请佛令坐。世尊坐已，告上座外道出家言：“汝实作是语：‘我说一偈，若能报者，我当于彼修行梵行’耶？汝今便可说偈，我能报答。”

时，彼外道即累绳床以为高座，自升其上，即说偈言：

“比丘以法活，不恐怖众生，

意寂行舍离，持戒顺息止。”

尔时，世尊知彼上座外道心，即说偈言：

“汝于所说偈，能自随转者，

我当于汝所，作善士夫观。

观汝今所说，言行不相应！

寂止自调伏，莫恐怖众生，

行意寂远离，受持净戒者。

顺调伏寂止，身口心离恶，

善摄于住处，不令放逸者。

是则名随顺，调伏及寂止。”

尔时，上座外道出家作是念：“沙门瞿昙已知我心。”即从床而下，合掌白佛言：“今我可得于正法、律出家、受具足，成比丘法不？”

佛告上座外道出家：“今汝可得于正法、律出家、受具足，成比丘分。”

如是上座外道出家得出家，作比丘已，思惟所以善男子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正信、非家、出家学道，乃至心善解脱，得阿罗汉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时，有众多婆罗门出家住须摩竭陀池侧，集聚一处，作如是论：“如是婆罗门真谛，如是婆罗门真谛。”

尔时，世尊知彼众多婆罗门出家心念，往到须摩竭陀池侧。时，众多婆罗门出家遥见佛来，即为佛敷床座，请佛就坐。佛即就坐，告诸婆罗门出家：“汝等于此须摩竭陀池侧，众共集聚，何所论说？”

婆罗门出家白佛言：“瞿昙，我等众多婆罗门出家集于此坐，作如是论：如是婆罗门真谛，如是婆罗门真谛。”

佛告婆罗门出家：“有三种婆罗门真谛，我自觉悟成等正觉而复为人演说。汝婆罗门出家作如是说：‘不害一切众生，是婆罗门真谛，非为虚妄。’彼于彼言我胜、言相似、言我卑，若于彼真谛不系著，于一切世间作慈心色像，是名第一婆罗门真谛，我自觉悟成等正觉，为人演说。复次，婆罗门作如是说：‘所有集法皆是灭法，此是真谛，非为虚妄。’乃至于彼真谛不计著，于一切世间观察生灭，是名第二婆罗门真谛。复次，婆罗门作如是说：‘无我处所及事都无所有，无我处所及事都无所有，此则真谛，非为虚妄。’如前说，乃至于彼无所系著，一切世间无我像类，是名第三婆罗门真谛，我自觉悟成等正觉而为人说。”

尔时，众多婆罗门出家默然住。时，世尊作是念：“今映彼愚痴，杀彼恶者。今此众中无一能自思量欲造因缘，于沙门瞿昙法中修行梵行。”如是知已，从座起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，尊者阿难亦住于彼。

时，有外道出家名曰栴陀，诣尊者阿难所，与尊者阿难共相问讯慰劳已，退坐一面，问尊者阿难言：“何故于沙门瞿昙所出家修梵行？”

阿难答言：“为断贪欲、瞋恚、愚痴故，于彼出家修梵行。”

栴陀复问：“彼能说断贪欲、瞋恚、愚痴耶？”

阿难答言：“我亦能说断贪欲、瞋恚、愚痴。”

栴陀复问：“汝见贪欲、瞋恚、愚痴有何过患，说断贪欲、瞋恚、愚痴耶？”

阿难答言：“染著贪欲映障心故，或自害，或复害他，或复俱害，现法得罪、后世得罪、现法后世二俱得罪，彼心常怀忧、苦受觉。若瞋恚映障、愚痴映障，自害、害他、自他俱害，乃至常怀忧、苦受觉。又复，贪欲为盲、为无目、为无智、为慧力羸、为障礙，非明、非等觉，不转向涅槃。瞋恚、愚痴亦复如是。我见贪欲、瞋恚、愚痴有如是过患，故说断贪欲、瞋恚、愚痴。”

栴陀复问：“汝见断贪欲、瞋恚、愚痴有何福利，而说断贪欲、瞋恚、愚痴？”

阿难答言：“断贪欲已，不自害，又不害他，亦不俱害；又复不现法得罪、后世得罪、现法后世得罪，心法常怀喜乐、受觉。瞋恚、愚痴亦复如是。于现法中常离炽然，不待时节，有得余现法缘自觉知见。有如是功德利益故，说断贪欲、瞋恚、愚痴。”

栴陀复问：“尊者阿难，有道有迹，修习多修习，能断贪欲、瞋恚、愚痴不？”

阿难答言：“有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。”

栴陀外道白尊者阿难：“此是贤哉之道、贤哉之迹，修习多修习，能断贪欲、瞋恚、愚痴。”

时，栴陀外道闻尊者阿难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尊者舍利弗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

尔时，世尊为尊者舍利弗种种说法，示教照喜，示教照喜已，默然住。时，尊者舍利弗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已，稽首礼足而去。

时，有外道出家补缕低迦随路而来，问尊者舍利弗：“从何所来？”

舍利弗答言：“火种，我从世尊所，听大师说教授法来。”

补缕低迦问尊者舍利弗：“今犹不离乳，从师闻说教授法耶？”

舍利弗答言：“火种，我不离乳，于大师所，闻说教授法。”

补缕低迦语尊者舍利弗言：“我久已离乳，舍师所说教授法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汝法是恶说法、律，恶觉，非为出离、非正觉道，坏法、非可赞叹法、非可依止法。又彼师者，非等正觉，是故汝等疾疾舍乳，离师教法。譬如乳牛，粗恶狂骚，又少乳汁，彼犊饮乳，疾疾舍去；如是恶说法、律，恶觉，非出离、非正觉道，坏法、非可赞叹法、非可依止法。又彼师者，非等正觉，是故速舍师教授法。

“我所有法是正法、律，是善觉，是出离正觉道，不坏、可赞叹、可依止。又彼大师是等正觉，是故久饮其乳，听受大师说教授法。譬如乳牛，不粗狂骚，又多乳汁，彼犊饮时，久而不厌。我法如是，是正法、律，乃至久听说教授法。”

时，补缕低迦语舍利弗：“汝等快得善利，于正法、律，乃至久听说教授法。”

时，补缕低迦外道出家闻舍利弗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道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补缕低迦外道出家来诣佛所，与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瞿昙，先日众多种种异道出家沙门、婆罗门集于未曾有讲堂，作如是论议：‘沙门瞿昙智慧犹如空舍，不能于大众中建立论议：此应此不应，此合此不合。譬如盲牛，偏行边畔，不入中田；沙门瞿昙亦复如是：无应不应，无合不合。’”

佛告补缕低迦：“此诸外道论议，说应不应，合不合，于圣法、律，如小儿戏。譬如士夫，年八九十，发白齿落，作小儿戏，团治泥土，作象作马，种种形类，众人皆言：‘此老小儿。’如是，火种，种种诸论，谓应不应，合不合，于圣法、律，如小儿戏，然于彼中，无有比丘方便所应。”

补缕低迦白佛：“瞿昙，于何处有比丘方便所应？”

佛告外道：“不清净者令其清净，是名比丘方便所应。不调令调，是名比丘方便所应。诸不定者令得正受，是名比丘方便所应。不解脱者令得解脱，是名比丘方便所应。不断令断、不知令知、不修令修、不得令得，是名比丘方便所应。

“云何不净令净？谓戒不净者，令其清净。

“云何不调伏令其调伏？谓眼根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根不调伏，令其调伏，是名不调伏者令其调伏。

“云何不定令其正受？谓心不正定，令得正受。

“云何不解脱者令得解脱？谓心不解脱贪欲、恚、痴，令得解脱。

“云何不断令断？谓无明、有、爱，不断令断。

“云何不知令知？谓其名色，不知令知。

“云何不修令修？谓止观，不修令修。

“云何不得令得？谓般涅槃，不得令得。是名比丘方便所应。”

补缕低迦白佛言：“瞿昙，是义比丘方便所应，是坚固比丘方便所应，所谓尽诸有漏。”

时，补缕低迦外道出家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时，有外道出家名曰尸婆，来诣佛所，与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瞿昙，云何为学？所谓学者，云何学？”

佛告尸婆：“学其所学，故名为学。”

尸婆白佛：“何所学？”

佛告尸婆：“随时学增上戒，学增上意，学增上慧。”

尸婆白佛：“若阿罗汉比丘诸漏已尽，所作已作，舍诸重担，逮得己利，尽诸有结，正智善解脱，当于尔时，复何所学？”

佛告尸婆：“若阿罗汉比丘诸漏已尽，乃至正智善解脱，当于尔时，觉知贪欲永尽无余；觉知瞋恚、愚痴永尽无余，故不复更造诸恶，常行诸善。尸婆，是名为学其所学。”

时，尸婆外道出家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尸婆外道出家来诣佛所，与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瞿昙，有一沙门婆罗门作如是见、如是说：‘若人有所知觉，彼一切本所作因，修诸苦行，令过去业尽，更不造新业，断于因缘，于未来世无复诸漏。诸漏尽故业尽，业尽故苦尽，苦尽者究竟苦边。’今瞿昙所说云何？”

佛告尸婆：“彼沙门婆罗门实尔洛漠说耳，不审不数，愚痴不善不辩。所以者何？或从风起苦，众生觉知，或从痰起，或从涎唾起，或等分起，或自害，或他害，或因节气。彼自害者，或拔发，或拔须，或常立举手，或蹲地，或卧灰土中，或卧棘刺上，或卧杵上、或板上，或牛屎涂地而卧其上，或卧水中，或日三洗浴，或一足而立，身随日转，如是众苦精勤有行。尸婆，是名自害。他害者，或为他手石、刀、杖等，种种害身，是名他害。尸婆，若复时节所害，冬则大寒，春则大热，夏寒暑俱，是名节气所害。世间真实，非为虚妄。尸婆，世间有此真实，为风所害，乃至节气所害，彼众生如实觉知。汝亦自有此患，风痰涎唾，乃至节气所害觉，如是如实觉知。尸婆，若彼沙门婆罗门言一切人所知觉者皆是本所造因，舍世间真实事而随自见，作虚妄说。

“尸婆，有五因五缘生心法忧苦。何等为五？谓因贪欲缠，缘贪欲缠，生心法忧苦；因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缠，缘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缠，生彼心法忧苦。尸婆，是名五因五缘生心法忧苦。

“尸婆，有五因五缘不生心法忧苦，何等为五？谓因贪欲缠，缘贪欲缠，生彼心法忧苦者，离彼贪欲缠，不起心法忧苦；因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缠，缘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缠，生彼心法忧苦者，离彼瞋恚、睡眠、掉悔、疑缠，不起心法忧苦。尸婆，是名五因五缘不起心法忧苦，现法得离炽然，不待时节，通达现见，缘自觉知。

“尸婆，复有现法离炽然，不待时节，通达现见，缘自觉知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。”

说是法时，尸婆外道出家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。时，尸婆外道出家见法、得法、知法、入法，离诸狐疑，不由于他，入正法、律，得无所畏；即从座起，整衣服，合掌白佛：“世尊，我今可得于正法、律出家、受具足，得比丘分耶？”

佛告尸婆：“汝今得出家。”

如上说，乃至心善解脱，得阿罗汉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那罗聚落好衣庵罗园中。

尔时，那罗聚落有商主外道出家，百二十岁，年耆根熟，为那罗聚落诸沙门、婆罗门、长者、居士尊重供养，如阿罗汉。

彼商主外道出家先有宗亲一人，命终生天，于彼天上见商主外道出家已，作是念：“我欲往教彼商主外道出家诣世尊所，修行梵行。恐其不随我语，我今当往彼，以意论令问。”即下那罗聚落，诣彼商主外道出家所，说偈而问：

“云何恶知识，现善知识相？

云何善知识，如己同一体？

何故求于断？云何离炽然？

“若汝仙人持此意论而问于彼，有能分别解说其义而答汝者，便可从彼出家，修行梵行。”

时，商主外道出家受天所教，持诣富兰那迦葉所，以此意论偈问富兰那迦葉。彼富兰那迦葉尚自不解，况复能答？彼时，商主外道出家复至末迦梨瞿舍利子所、删阇耶毗罗坻子所、阿耆多枳舍钦婆罗所、迦罗拘陀迦旃延所、尼乾陀若提子所，皆以此意论偈而问，悉不能答。

时，商主外道出家作是念：“我以此意论问诸出家师，悉不能答，我今复欲求出家；为我今自有财宝，不如还家，服习五欲。”复作是念：“我今可往诣沙门瞿昙，然彼耆旧、诸师、沙门、婆罗门、富兰那迦葉等，悉不能答，而沙门瞿昙年少出家，讵复能了？然我闻先宿所说莫轻新学年少出家，或有沙门年少出家，有大德力，今且当诣沙门瞿昙。”诣已，以彼意论心念而问，如偈所说。

尔时，世尊知彼商主心之所念，即说偈言：

“云何恶知识，现善友相者？

内心实耻厌，口说我同心，

造事不乐同，故知非善友。

口说恩爱语，心不实相应，

所作而不同，慧者应觉知，

是名恶知识，现善知识相。

与己同一体，云何善知识？

与己同体者，非彼善知识。

放逸而不制，沮坏怀疑惑，

伺求其端绪，安于善知识？

如子卧父怀，不为傍人间，

当知善知识。何故求于断？

生欢喜之处，清凉称赞叹，

修习福利果，清凉永息灭。

是故求于断。云何离炽然？

寂静止息味，知彼远离味，

远离炽然恶，饮以法喜味，

寂灭离欲火，是名离炽然。”

尔时，商主外道出家作是念：“沙门瞿昙知我心念。”而白佛言：“我今得入沙门瞿昙正法、律中修行梵行，出家、受具足，成比丘分不？”

佛告商主外道出家：“汝今可得于正法、律修行梵行，出家、受具足，成比丘分。”

如是出家已，思惟乃至心善解脱，得阿罗汉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俱夷那竭国力士生处坚固双树林中。

尔时，世尊涅槃时至，告尊者阿难：“汝为世尊于双树间敷绳床，北首，如来今日中夜于无余涅槃而般涅槃。”

尔时，尊者阿难奉教，于双树间敷绳床，北首，讫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已于双树间敷绳床，北首。”

尔时，世尊诣双树间，于绳床上北首右胁而卧，足足相累，系念明想，正念正智。

时，俱夷那竭国有须跋陀罗外道出家，百二十岁，年耆根熟，为俱夷那竭国人恭敬供养，如阿罗汉。彼须跋陀罗出家闻世尊今日中夜当于无余涅槃而般涅槃：“然我有所疑，希望而住，沙门瞿昙有力，能开觉我。我今当诣沙门瞿昙，问其所疑。”即出俱夷那竭，诣世尊所。

尔时，尊者阿难于园门外经行。时，须跋陀罗语阿难言：“我闻沙门瞿昙今日中夜于无余涅槃而般涅槃，我有所疑，希望而住，沙门瞿昙有力，能开觉我。若阿难不惮劳者，为我往白瞿昙，少有闲暇，答我所问？”

阿难答言：“莫逼世尊，世尊疲极。”

如是须跋陀罗再三请尊者阿难，尊者阿难亦再三不许。

须跋陀罗言：“我闻古昔出家耆年大师所说，久久乃有如来、应、等正觉出于世间，如优昙钵华。而今如来中夜当于无余涅槃界而般涅槃，我今于法疑，信心而住，沙门瞿昙有力，能开觉我，若阿难不惮劳者，为我白沙门瞿昙。”

阿难复答言：“须跋陀罗，莫逼世尊，世尊今日疲极。”

尔时，世尊以天耳闻阿难与须跋陀罗共语来往，而告尊者阿难：“莫遮外道出家须跋陀罗，令入问其所疑。所以者何？此是最后与外道出家论议，此是最后得证声闻。善来比丘，所谓须跋陀罗。”

尔时，须跋陀罗闻世尊为开善根，欢喜增上，诣世尊所，与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瞿昙，凡世间入处，谓富兰那迦葉等六师，各作如是宗：‘此是沙门，此是沙门。’云何，瞿昙，为实各各有是宗不？”

尔时，世尊即为说偈言：

“始年二十九，出家修善道，

成道至于今，经五十余年。

三昧明行具，常修于净戒，

离斯少道分，此外无沙门。”

佛告须跋陀罗：“于正法、律不得八正道者，亦不得初沙门，亦不得第二、第三、第四沙门。须跋陀罗，于此法、律得八正道者，得初沙门，得第二、第三、第四沙门。除此已，于外道无沙门，斯则异道之师，空沙门、婆罗门耳！是故，我今于众中作师子

吼。”

说是法时，须跋陀罗外道出家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。尔时，须跋陀罗见法、得法、知法、入法，度诸狐疑，不由他信，不由他度，于正法、律得无所畏；从座起，整衣服，右膝著地，白尊者阿难：“汝得善利，汝得大师，为大师弟子，为大师法雨，雨灌其顶。我今若得于正法、律出家、受具足，得比丘分者，亦当得斯善利！”

时，尊者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是须跋陀罗外道出家，今求于正法、律出家、受具足，得比丘分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须跋陀罗：“此比丘来修行梵行。”

彼尊者须跋陀罗即于尔时出家，即是受具足，成比丘分；如是思惟，乃至心善解脱，得阿罗汉。时，尊者须跋陀罗得阿罗汉，解脱乐觉知已，作是念：“我不忍见佛般涅槃，我当先般涅槃。”时，尊者须跋陀罗先般涅槃已，然后世尊般涅槃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跋耆人间游行，至毗舍离国，住猕猴池侧重阁讲堂。

时，毗舍离国有众多贾客，欲向怛刹尸罗国方便庄严。是众多贾客闻世尊于跋耆人间游行，至毗舍离国，住猕猴池侧重阁讲堂；闻已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佛为诸贾客种种说法，示教照喜，示教照喜已，默然住。

时，诸贾客从座起，整衣服，为佛作礼，合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等诸贾客方便庄严，欲至怛刹尸罗国，惟愿世尊与诸大众明旦受我供养。”

尔时，世尊默然而许。时，诸贾客知世尊受请已，从座起，礼佛足，各还自家，办种种净美饮食，敷床座，安置净水。晨朝遣使，白佛：“时到。”

尔时，世尊与诸大众著衣持钵，诣诸贾客所，就座而坐。时，诸贾客以净美饮食自手供养。食毕洗钵讫，取卑小床，于大众前坐，听佛说法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贾客：“汝等当行于旷野中，有诸恐怖，心惊毛竖。尔时，当念如来事，谓如来、应、等正觉乃至佛、世尊。如是念者，恐怖则除。又，念法事：佛正法、律，现法能离炽然，不待时节，通达亲近，缘自觉知。又，念僧事：世尊弟子善向、正向，乃至世尊福田。如是念者，恐怖即除。

“过去世时，天、阿须轮共斗。时，天帝释告诸天众：‘汝等与阿须轮共斗战之时，生恐怖者，当念我幢，名摧伏幢；念彼幢时，恐怖得除。若不念我幢者，当念伊舍那天子幢；若不念伊舍那天子幢者，当念婆留那天子幢；念彼幢时，恐怖即除。’如是，诸商人，汝等于旷野中，有恐怖者，当念如来事、法事、僧事。”

尔时，世尊为诸毗舍离贾客说供养随喜偈：

“供养比丘僧，饮食随时服，

专念谛思惟，正知而行舍。

净物良福田，汝等悉具足，

缘斯功德利，长夜获安乐。

发心有所求，众利悉皆应，

两足四足安，道路往来安，

夜安昼亦安，一切离诸恶。

如沃壤良田，精纯好种子，

灌溉以时泽，收实不可量！

净戒良福田，精肴膳种子，

正行以将顺，终期妙果成。

是故行施者，欲求备众德，

当随智慧行，众果自然备。

于明行足尊，正心尽恭敬，

种植众善本，终获大福利。

如实知世间，得具备正见，

具足见正道，具足而升进。

远离一切垢，逮得涅槃道，

究竟于苦边，是名备众德。”

尔时，世尊为诸毗舍离贾客说种种法，示教照喜已，从座起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比丘住于空闲、树下、空舍，有时恐怖，心惊毛竖者，当念如来事及法事、僧事，如前广说。念如来事、法事、僧事之时，恐怖即除。

“诸比丘，过去世时，释提桓因与阿修罗共战。尔时，帝释语诸三十三天言：‘诸仁者，诸天与阿修罗共斗战时，若生恐怖，心惊毛竖者，汝当念我伏敌之幢；念彼幢时

，恐怖即除。’如是，比丘，若于空闲、树下、空舍而生恐怖，心惊毛竖者，当念如来：如来、应、等正觉乃至佛、世尊；彼当念时，恐怖即除。所以者何？彼天帝释怀贪、恚、痴，于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不得解脱，有恐怖、畏惧、逃窜、避难，而犹告诸三十三天令念我摧伏敌幢，况复如来、应、等正觉乃至佛、世尊，离贪、恚、痴，解脱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，无诸恐怖、畏惧、逃避，而不能令其念如来者除诸恐怖？”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娑枳国安阇那林中。

尔时，世尊告尊者舍利弗：“我能于法略说、广说，但知者难。”

尊者舍利弗白佛言：“惟愿世尊略说、广说、法说，于法实有解知者。”

佛告舍利弗：“若有众生于自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我、我所、我慢系著使，乃至心解脱、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者；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有我、我所、我慢使系著，故我心解脱、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。舍利弗，彼比丘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有我、我所见、我慢系著使，及心解脱、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；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有我、我所见、我慢系著使，彼心解脱、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。

“舍利弗，若复比丘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有我、我所见、我慢系著使，彼心解脱、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。舍利弗，若复比丘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我、我所见、我慢系著使，彼心解脱、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；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我、我所见、我慢系著使，彼心解脱、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。舍利弗，是名比丘断爱缚结、慢无间等，究竟苦边。

“舍利弗，我于此有余说，答波罗延富邻尼迦所问：

“世间数差别，安所遇不动，

寂静离诸尘，拔根无希望，

已度三有海，无复老死患。”

佛说是经已，尊者舍利弗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即从座起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阿难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独一静处，如是思惟：“或有一人作如是念：‘我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有我、我所见、我慢系著使，及心解脱、慧解脱

，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。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有我、我所见、我慢系著使，我当于彼心解脱、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。’”

尔时，尊者阿难晡时从禅觉，诣世尊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独一静处，作是思惟：若有一人作如是言：我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乃至自知作证具足住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如是！如是！若有一人作如是念：‘我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有我、我所见、我慢系著使，及心解脱、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。’阿难，彼比丘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有我、我所见、我慢系著使，及心解脱、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；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有我、我所见、我慢系著使，及彼心解脱、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。阿难，若复比丘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乃至自知作证具足住，是名比丘断爱缚结、慢无间等，究竟苦边。阿难，我于此有余说，答波罗延忧陀耶所问：

“断于爱欲想，忧苦亦俱离；

觉悟于睡眠，灭除掉悔盖；

舍贪恚清净，现前观察法；

我说智解脱，灭除无明暗。”

佛说是经已，尊者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礼佛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当说爱为网、为胶、为泉、为藕根。此等能为众生障、为盖、为胶、为守卫、为覆、为闭、为塞、为暗冥、为狗肠、为乱草、为絮，从此世至他世，从他世至此世，往来流转，无不转时。诸比丘，何等爱为网、为胶，乃至往来流转，无不转时？谓有我故有：我、欲我、尔我、有我、无我、异我、当我、不当我、欲我、当尔时、当异异我、或欲我、或尔我、或异、或然、或欲然、或尔然、或异。如是十八爱行从内起。”

比丘言：“有我，于诸所有，言我、欲我、尔乃至十八爱行从外起，如是总说十八爱行。如是三十六爱行，或于过去起，或于未来起，或于现在起，如是总说百八爱行，是名为爱、为网、为胶、为泉、为藕根，能为众生障、为盖、为胶、为守卫、为覆、为闭、为塞、为暗冥、为狗肠、为乱草、为絮，从此世至他世，从他世至此世，往来流转，无不转时。”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从爱生爱，从爱生恚；从恚生爱，从恚生恚。

“云何为从爱生爱？谓有一于众生有喜、有爱、有念、有可意，他于彼有喜、有爱、有念、有可意随行此，作是念：‘我于彼众生有喜、有爱、有念、有可意，他复于彼有喜、有爱、有念、有可意随行故，我于他人复生于爱。’是名从爱生爱。

“云何从爱生恚？谓有一于众生有喜、有爱、有念、有可意，而他于彼不喜、不爱、不念、不可意随行此，作是念：‘我于众生有喜、有爱、有念、有可意，而他于彼不喜、不爱、不念、不可意随行故，我于他而生瞋恚。’是名从爱生恚。

“云何为从恚生爱？谓有一于众生不喜、不爱、不念、不可意，他复于彼不喜、不爱、不念、不可意随行故，我于他而生爱念，是名从恚生爱。

“云何从恚生恚？谓有一于众生不喜、不爱、不念、不可意，而他于彼有喜、有爱、有念、有可意随行此，作是念：‘我于彼众生不喜、不爱、不念、不可意，而他于彼有喜、有爱、有念、有可意随行，我于他所问起瞋恚。’是名从恚生恚。

“若比丘离欲、恶不善法，有觉有观，乃至初禅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禅具足住者，从爱生爱、从恚生恚、从恚生爱、从爱生恚已断已知，断其根本，如截多罗树头，无复生分，于未来世成不生法。

“若彼比丘尽诸有漏，无漏心解脱、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当于尔时，不自举，不起尘，不炽然，不嫌彼。

“云何自举？谓见色是我、色异我、我中色、色中我，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，是名自举。

“云何不自举？谓不见色是我、色异我、我中色、色中我，受、想、行、识亦复如是，是名不自举。

“云何还举？谓于骂者还骂，瞋者还瞋，打者还打，触者还触，是名还举。

“云何不还举？谓骂者不还骂，瞋者不还瞋，打者不还打，触者不还触，是名不还举。

“云何起尘？谓有我、我欲乃至十八种爱，是名起尘。云何不起尘？谓无我、无我欲，乃至十八爱不起，是名不起尘。

“云何炽然？谓有我所、我所欲乃至外十八爱行，是名炽然。云何不炽然？谓无我所、无我所欲乃至无外十八爱行，是名不炽然。

“云何嫌彼？谓见我真实起，于我慢、我欲、我使不断不知，是名嫌彼。

“云何不嫌彼？谓不见我真实，我慢、我欲、我使已断已知，是名不嫌彼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二事断难持。何等为二？若俗人处非人处，于衣食、床卧、资生众具，持彼断者，是则难行。又，比丘非家出家，断除贪爱，持彼断者，亦甚难行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世间有二事，持断则难行，

是真谛所说，等正觉所知。

在家财入出，衣食等众具，

世间贪爱乐，持断者甚难。

比丘已离俗，信非家出家，

灭除于贪爱，持断亦难行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于二法依止多住。云何为二？于诸善法未曾知足，于断未曾远离。于善法不知足故，于诸断法未曾远离故，乃至肌消肉尽，筋连骨立，终不舍离精勤方便，不舍善法，不得未得，终不休息，未曾于劣心生欢喜，常乐增进，升上上道。如是精进住故，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等。

“比丘，当于二法依止多住，于诸善法不生足想；依于诸断，未曾舍离，乃至肌消肉尽，筋连骨立，精勤方便，堪能修习善法不息。是故，比丘，于诸下劣不生欢喜想，当修上上升进多住。如是修习不久，当得速尽诸漏，无漏心解脱、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释提桓因形色绝妙，于后夜时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，天身威力，光明遍照迦兰陀竹园。

时，释提桓因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世尊曾于隔界山石窟中说言：‘若有沙门、婆罗门无上爱尽解脱、心善解脱，彼边际、究竟边际、离垢边际、梵行毕竟。’云何为比丘边际、究竟边际、离垢边际、梵行毕竟？”

佛告天帝释：“谓比丘若所有受觉，若苦、若乐、若不苦不乐，彼诸受集、受灭、受味、受患、受出如实知；如实知已，观察彼受无常，观生灭、观离欲、观灭尽、观舍；如是观察已，则边际，究竟边际、离垢边际、梵行毕竟。拘尸迦，是名比丘于正法、律边际、究竟边际、离垢边际、梵行毕竟。”

乃至天帝释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尊者大目揵连住耆阇崛山，后夜起经行，见有光明遍照迦兰陀竹园；见已，作是念：“今夜或有大力鬼神诣世尊所，故有此光明。”时，尊者大目揵连晨朝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于昨暮后夜出房经行，见胜光明普照迦兰陀竹园；见已，作是念：‘有何大力鬼神诣世尊所，故有此光明？’”

佛告尊者大目揵连：“昨暮后夜，释提桓因来诣我所，稽首作礼，退坐一面。”

如上修多罗广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阿难晨朝著衣持钵，诣舍卫城，次第乞食，至鹿住优婆夷舍。鹿住优婆夷遥见尊者阿难，疾敷床座，白言：“尊者阿难令坐。”

时，鹿住优婆夷稽首礼阿难足，退住一面，白尊者阿难：“云何言世尊知法？我父富兰那先修梵行，离欲清净，不著香华，远诸凡鄙；叔父梨师达多不修梵行，然其知足。二俱命终，而今世尊俱记二人同生一趣，同一受生，同于后世得斯陀含，生兜率天，一来世间，究竟苦边。云何，阿难，修梵行、不修梵行，同生一趣、同一受生、同其后世？”

阿难答言：“姊妹，汝今且停。汝不能知众生世间根之差别，如来悉知众生世间根之优劣。”如是说已，从座起去。

时，尊者阿难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已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以鹿住优婆夷所说广白世尊。

佛告阿难：“彼鹿住优婆夷云何能知众生世间根之优劣？阿难，如来悉知众生世间根之优劣。阿难，或有一犯戒，彼于心解脱、慧解脱不如实知，彼所起犯戒无余灭、无余没、无余欲尽。或有一犯戒，于心解脱、慧解脱如实知，彼所起犯戒无余灭、无余没、无余欲尽。于彼筹量者言：‘此亦有如是法，彼亦有是法，此则应俱同生一趣、同一受生、同一后世。’彼如是筹量者，得长夜非义饶益苦。

“阿难，彼犯戒者，于心解脱、慧解脱不如实知，彼所起犯戒无余灭、无余没、无余欲尽。当知此人是退，非胜进，我说彼人为退分。阿难，有犯戒，彼于心解脱、慧解脱如实知，彼于所起犯戒无余灭、无余没、无余欲尽。当知是人胜进不退，我说彼人为胜进分。自非如来，此二有间，谁能悉知？是故，阿难，莫筹量人人而取，人善筹量人人而病。人筹量人人，自招其患。唯有如来能知人耳！

“如二犯戒，二持戒亦如是。彼于心解脱、慧解脱不如实知，彼所起持戒无余灭。若掉动者，彼于心解脱、慧解脱不如实知，彼所起掉无余灭。彼若瞋恨者，彼于心解脱、慧解脱不如实知，彼所起瞋恨无余灭。若苦贪者，彼于心解脱、慧解脱如实知，彼所起苦贪无余灭。秽污清净如上说，乃至如来能知人人。

“阿难，鹿住优婆夷愚痴少智，而于如来一向说法心生狐疑。云何，阿难，如来所说，岂有二耶？”

阿难白佛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如来说法若有二者，无有是处！阿难，若富兰那持戒，梨师达多亦同持戒者，所生之趣，富兰那所不能知。梨师达多为生何趣？云何受生？云何后世？若梨师达多所成就智，富兰那亦成就此智者，梨师达多亦不能知彼富兰那当生何趣？云何受生？后世云何？阿难，彼富兰那持戒胜，梨师达多智慧胜；彼俱命终，我说二人同生一趣，同一受生，后世亦同是斯陀含，生兜率天，一来生此究竟苦边。彼二有间，自非如来，谁能得知？是故，阿难，莫量人人！量人人者，自生损减。唯有如来能知人耳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尊者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释氏弥城留利邑夏安居。有余比丘于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夏安居。

时，彼比丘于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，次第至鹿住优婆夷舍。鹿住优婆夷遥见比丘来，疾敷床座，请比丘令坐，如上阿难修多罗说。

时，彼比丘语鹿住优婆夷：“姊妹且停！汝那得知众生根之优劣。姊妹，唯有如来能知众生根之优劣。”如是说已，从座起去。

时，彼比丘三月夏安居讫，作衣竟，持衣钵，往诣弥城留利释氏邑；到已，举衣钵，洗足已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以共鹿住优婆夷所论说事向佛广说。

佛告比丘：“鹿住优婆夷云何能知世间众生诸根优劣？唯有知来能知世间众生诸根优劣耳！不离瞋恨、骄慢，时起贪法，不听受法，不学多闻，于法不调伏见，不能时时起解脱心法。比丘，若复有一不离瞋慢，时起贪法，然彼闻法，修学多闻，于善调伏见，时时能起解脱心法。若思量彼，此有是法，彼有是法，此则同一趣、同一受生、同一后世；如是思量者，长得非义不饶益苦。

“比丘，若复彼人不离瞋慢，时时起贪法，亦不听法，不习多闻，不调伏见，亦不时时得解脱心法，我说此人卑鄙下贱。比丘，若复彼人不离瞋慢，时时起贪法，然彼闻法，乐多闻，调伏诸见，时时能得解脱心法，我说是人第一胜妙。彼二有间，自非如来，谁能别知？是故，比丘，莫量人人，乃至如来能知优劣。

“比丘，复次，有一不离瞋慢，时时起口恶行，余如上说。比丘，复次，有一贤善，安乐同止，欣乐明智，修梵行者乐与同止，而彼不乐闻法，乃至不时时得心法解脱，当知彼人住贤善地，不能转进。贤善地者，谓人、天趣。复次，有一其性贤善，同止安乐，欣乐梵行，以为伴侣，乐闻正法，学习多闻，善调伏见，时时能得解脱心法，当知彼人于贤善地能转胜进，当知此人于正法流有所堪能。此二有间，自非如来，谁能别知？是故，比丘，莫量人人，量人人者，自招其患。唯有如来能知人耳！

“比丘，鹿住优婆夷愚痴少智，如上修多罗广说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给孤独长者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世间有几种福田？”

佛告长者：“世间有二种福田。何等为二？学及无学。”

即说偈言：

“世有学无学，大会常延请，

正直心真实，身口亦复然，

是即良福田，施者获大果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给孤独长者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杂阿含经卷第三十六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诸上座比丘随佛左右，依止而住，所谓尊者阿若憍陈如、尊者摩诃迦葉、尊者舍利弗、尊者摩诃目揵连、尊者阿那律陀、尊者二十亿耳、尊者陀罗骠摩罗子、尊者婆那迦婆娑、尊者耶舍舍罗迦毗诃利、尊者富留那、尊者分陀檀尼迦。如此及余上座比丘随佛左右，依止而住。

时，尊者婆耆舍住舍卫国东园鹿子母讲堂。时，尊者婆耆舍作是念：“今日世尊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诸上座比丘随佛左右，依止而住。我今当往至世尊所，各各说偈叹诸上座比丘。”作是念已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，而说偈言：

“上上座比丘，已断诸贪欲，

超过诸世间，一切之积聚，

深智少言说，勇猛勤方便，

道德净明显，我今稽首礼！

已伏诸魔怨，远离于群聚，

不为五欲缚，常习于空闲，

清虚而寡欲，我今稽首礼！

遮罗延胜族，禅思不放逸，

内心乐正受，清净离尘秽，

辩慧显深义，是故稽首礼！

所得神通慧，超诸神通力，

六神通众中，自在无所畏，

神通最胜故，是故稽首礼！

于大千世界，五道诸趣生，

乃至于梵世，人天优劣想，

净天眼悉见，是故稽首礼！

精勤方便力，断除诸爱集，

坏裂生死网，心常乐正法，

离诸希望想，超度于彼岸，

清净无尘秽，是故稽首礼！

永离诸恐畏，无依离财物，

知足度疑惑，伏诸魔怨敌，

身念观清净，是故稽首礼！

无有诸世间，烦恼棘刺林，

结缚使永除，三有因缘断，

精练灭诸垢，究竟明显现，

于林离林去，是故稽首礼！

无舍宅所依，幻伪痴恚灭，

调伏诸爱喜，出一切见处，

清净无瑕秽，是故稽首礼！

其心自在转，坚固不倾动，

智慧大德力，难伏魔能伏，

断除无明结，是故稽首礼！

大人离暗冥，寂灭牟尼尊，

正法离垢过，光明自显照，

照一切世界，是故名为佛！

地神虚空天，三十三天子，

光明悉映障，是故名为佛！

度生死有边，超逾越群众，

柔弱善调伏，正觉第一觉！

断一切结缚，伏一切异道，

降一切魔怨，得无上正觉，

离尘灭诸垢，是故稽首礼！”

尊者婆耆舍偈赞叹时，诸比丘闻其所说，皆大欢喜！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尊者婆耆舍住舍卫国东园鹿子母讲堂，疾病困笃，尊者富邻尼为看病人，供给供养。时，尊者婆耆舍语尊者富邻尼言：“汝往诣世尊所，持我语白世尊言：‘尊者婆耆舍稽首世尊足，问讯世尊少病少恼、起居轻利、得自安乐住不？’复作是言：‘尊者婆耆舍住东园鹿子母讲堂，疾病困笃，欲求见世尊，无力方便堪诣世尊。善哉！世尊，愿往至东园鹿子母讲堂尊者婆耆舍所，哀愍故！’”

时，尊者富邻尼即受其语，往诣世尊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作是言：“尊者婆耆舍住东园鹿子母讲堂，疾病困笃，愿见世尊，无力方便堪能奉见。善哉！世尊，愿往东园鹿子母讲堂尊者婆耆舍所，为哀愍故！”

尔时，世尊默然而许。时，尊者富邻尼知佛许已，即从座起，礼佛足而去。

世尊晡时从禅起，往诣尊者婆耆舍。尊者婆耆舍遥见世尊，凭床欲起。尔时，世尊见尊者婆耆舍凭床欲起，语言：“婆耆舍，莫自轻动！”世尊即坐，问尊者婆耆舍：“汝所患苦，为平和可堪忍不？身诸苦痛为增为损？”

如前焰摩迦修多罗广说，乃至“我所苦患，转觉其增，不觉其损”。

佛告婆耆舍：“我今问汝，随意答我。汝得心不染、不著、不污、解脱、离诸颠倒不？”

婆耆舍白佛言：“我心不染、不著、不污、解脱、离诸颠倒。”

佛告婆耆舍：“汝云何得心不染、不著、不污、解脱、离诸颠倒？”

婆耆舍白佛言：“我过去眼识于色，心不顾念，于未来色不欣想，于现在色不著。我过去、未来、现在眼识于色，贪欲爱乐念于彼得尽，无欲、灭、没、息、离、解脱；心解脱已，是故不染、不著、不污、离诸颠倒，正受而住。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识，过去于法，心不顾念，未来不欣，现在不著。过去、未来、现在法中，念欲爱尽，无欲、灭、没、息、离、解脱；心解脱已，是故不染、不著、不污、解脱、离诸颠倒，正

受而住。惟愿世尊今日最后饶益于我，听我说偈。”

佛告婆耆舍：“宜知是时！”

尊者婆耆舍起，正身端坐，系念在前，而说偈言：

“我今住佛前，稽首恭敬礼！

于一切诸法，悉皆得解脱，

善解诸法相，深信乐正法。

世尊等正觉，世尊为大师，

世尊降魔怨，世尊大牟尼，

灭除一切使，自度群生类。

世尊于世间，诸法悉觉知，

世间悉无有，知法过佛者，

于诸天人中，亦无与佛等，

是故我今日，稽首大精进！

稽首士之上，拔诸爱欲刺，

我今是最后，得见于世尊，

稽首日种尊，暮当般涅槃。

正智系正念，于此朽坏身，

余势之所起，从今夜永灭，

三界不复染，入无余涅槃。

苦受及乐受，亦不苦不乐，

从触因缘生，于今悉永断。

苦受及乐受，亦不苦不乐，

从触因缘生，于今悉已知。

若内及与外，苦乐等诸受，

于受无所著，正智正系心。

于初中最后，诸聚无障碍，

诸聚既已断，了知爱无余。

明见真实者，说九十一劫，

三劫中不空，有大仙人尊，

余空无洲依，唯畏恐怖劫。

当知大仙人，乃复出于世，

安慰诸天人，开眼离尘冥，

示悟诸众生，令觉一切苦：

苦苦及苦集，超苦之寂灭，

贤圣八正道，安隐趣涅槃。

世间难得者，现前悉皆得，

生世得人身，演说于正法，

随己之所欲，离垢求清净，

专修其己利，勿令空无果。

空过则生忧，邻于地狱苦，

于所说正法，不乐不欲受，

当久处生死，轮回息无期，

长夜怀忧恼，如商人失财。

我今众庆集，无复生老死，

轮回悉已断，不复重受生。

爱识河水流，于今悉枯竭，

已拔阴根本，连锁不相续。

供养大师毕，所作者已作，

重担悉已舍，有流悉已断，

不复乐受生，亦无死可恶，

正智正系念，唯待终时至。

念空野龙象，六十雄猛兽，

一旦免枷锁，逸乐山林中；

婆耆舍亦然，大师口生子，

厌舍于徒众，正念待时至。

今告于汝等，诸来集会者，

听我最后偈，其义所饶益。

生者悉归灭，诸行无有常，

速生速死法，何可久依怙？

是故强其志，精勤方便求，

观察有恐怖，随顺牟尼道，

速尽此苦阴，勿复增轮转。

佛口所生子，叹说此偈已，

长辞于大众，婆耆舍涅槃。”

彼以慈悲故，说此无上偈，

尊者婆耆舍，如来法生子，

垂心哀愍故，说此无上偈，

然后般涅槃，一切当敬礼！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一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彼天子而说偈问佛：

“阿练若比丘，住于空闲处，

寂静修梵行，于一坐而食。

以何因缘故，颜色特鲜明？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于过去无忧，未来不欣乐，

现在随所得，正智系念持，

饭食系念故，颜色常鲜泽。

未来心驰想，过去追忧悔，

愚痴火自煎，如雹断生草。”

时，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

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。”

时，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一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彼天子而说偈言：

“不欲起骄慢，善自调其心；

未曾修寂默，亦不入正受，

处林而放逸，不度死彼岸。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已离于骄慢，心常入正受，

明智善分别，解脱一切缚。

独一处闲林，其心不放逸，

于彼死魔怨，疾得度彼岸！”

时，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

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。”

时，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一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“云何得昼夜，功德常增长？

云何得生天？惟愿为解说！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种植园果故，林树荫清凉，

桥船以济度，造作福德舍，

穿井供渴乏，客舍给行旅。

如此之功德，日夜常增长，

如法戒具足，缘斯得生天。”

时，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

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。”

时，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一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“施何得大力？施何得妙色？

施何得安乐？施何得明目？

修习何等施，名曰一切施？

今启问世尊，愿为分别说！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施食得大力，施衣得妙色，

施乘得安乐，施灯得明目。

虚馆以待宾，是名一切施，

以法而诲彼，是则施甘露。”

时，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

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。”

时，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天子名悉鞞梨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彼天子而说偈言：

“诸天及世人，于食悉欣乐，

颇有诸世间，福乐自随逐？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净信心惠施，此世及后世，

随其所至处，福报常影随。

是故当舍悭，行无垢惠施，

施已心欢喜，此世他世受。”

时，彼悉鞞梨天子白佛言：“奇哉！世尊，善说斯义：

“净信心惠施，此世及他世，

随其所至处，福报常影随。

是故当舍悭，行无垢惠施，

施已心欢喜，此世他世受。”

悉鞞梨天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自知过去世时曾为国王，名悉鞞梨，于四城门普施为福，于其城内有四交道，亦于其中布施作福。时，有第一夫人来语我言：‘大王大作福德，而我无力修诸福业。’我时告言：‘城东门外布施作福悉皆属汝。’时，诸王子复来白我：‘大王多作功德，夫人亦同，而我无力作诸福业，我今愿得依于大王少作功德。’我时答言：‘城南门外所作施福悉皆属汝。’时，有大臣复来白我：‘今日大王多作功德，夫人、王子悉皆共之，而我无力作诸福业，愿依大王少有所作。’我时告言：‘城西门外所作施福皆属汝。’时，诸将士复来白我：‘今日大王多作功德，夫人、太子及诸大臣悉皆共之，唯我无力能修福业，愿依大王得有所作。’我时答言：‘城北门外所作施福悉皆属汝。’国中庶民复来白我：‘今日大王多作功德，夫人、王子、大臣、诸将悉皆共之，唯我无力不能修福，愿依大王少有所作。’我时答言：‘于其城内四交道头所作施福悉属汝等。’

“尔时，国王夫人、王子、大臣、将士、庶民悉皆惠施，作诸功德，我先所作惠施功德于兹则断。时，我所使诸作福者，还至我所，为我作礼而白我言：‘大王当知：诸修福处，夫人、王子、大臣、将士及诸庶民各据其处，行施作福，大王所施于兹则断。’我时答言：‘善男子，诸方边国岁输财物应入我者，分半入库，分其半分，即于彼处惠施作福。’彼闻教旨，往诣边国，集诸财物，半送于库，半留于彼惠施作福。我先长夜如是惠施作福，长夜常得可爱、可念、可意福报，常受快乐，无有穷极。以斯福业及福果福报，悉皆入于大功德聚数，譬如五大河合为一流，所谓恒河、耶蒲那、萨罗由、伊罗跋提、摩醯，如是五河合为一流，无有人能量其河水百千万亿斗斛之数。彼大河水得为大水聚数，我亦如是，所作功德果、功德报不可称量，悉得入于大功德聚数。”

尔时，悉鞞梨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一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身诸光明皆悉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彼天子说偈问佛：“何等人能为远游善知识？何等人能为居家善知识？何等人能为通财善知识？何等人能为后世善知识？”

尔时，世尊以偈答言：

“商人之导师，游行善知识。

贞祥贤良妻，居家善知识。

宗亲相习近，通财善知识。

自所修功德，后世善知识。”

时，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

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。”

时，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一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彼天子而说偈言：

“冥运持命去，故令人短寿，

为老所侵迫，而无救护者。

睹斯老病死，令人大恐怖，

唯作诸功德，乐往至乐所。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冥运持命去，故令人短寿，

为老所侵迫，而无救护者。

观此有余过，令人大恐怖，

当断世贪爱，无余涅槃乐！”

时，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

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。”

时，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一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“断除于几法？几法应弃舍？

而复于几法，增上方便修？

几聚应超越，比丘度驶流？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断除五舍五，增修于五根，

超越五和合，比丘度流渊。”

时，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

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。”

时，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天子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“几人于觉眠？几人于眠觉？

几人取尘垢？几人得清净？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五人于觉眠，五人于眠觉，

五人取于垢，五人得清净。”

时，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

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。”

时，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天子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彼天子而说偈言：

“母子更相喜，牛主乐其牛，

众生乐有余，无乐无余者！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母子更相忧，牛主忧其牛，

有余众生忧，无余则无忧！”

时，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

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。”

时，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天子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“何等人之物？何名第一伴？

以何而活命？众生何处依？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田宅众生有，贤妻第一伴，

饮食已存命，业为众生依。”

时，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

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。”

时，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天子容色绝妙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彼天子而说偈言：

“所爱无过子，财无贵于牛，

光明无过日，萨罗无过海。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爱无过于己，财无过于谷，

光明无过慧，萨罗无过见。”

时，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

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。”

时，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天子容色绝妙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彼天子而说偈言：

“刹利两足尊，犎牛四足胜，

童英为上妻，贵生为上子。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正觉两足尊，生马四足胜，

顺夫为贤妻，漏尽子之上。”

时，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

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。”

时，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天子容色绝妙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彼天子而说偈言：

“从地起众生，何者为最胜？

于空堕落者，复以何胜上？

凡所祈请处，何者最第一？

于诸言语中，何者为上辩？”

时，有一天子，本为田家子，今得生天上，以本习故，即便说偈答彼天子：

“五谷从地生，是则为最胜。

种子于空中，落地为最胜。

犁牛资养人，是则依中胜。

爱子有所说，是则言中胜。”

彼发问天子语答者言：“我不问汝，何故多言轻躁妄说？我自说偈问世尊言：

“从地起众生，何者为最胜？

于空堕地者，复以何为胜？

凡所祈请处，何者为最胜？

于诸言语中，何者为上辩？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从下踊出者，三明为最上。

从空流下者，三明亦第一。

贤圣弟子僧，是师依之上。

如来之所说，诸说之最辩。”

时，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世间几法起？几法相顺可？

世几法取爱？世几法损减？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世六法等起，世六法顺可，

世六法取爱，世六法损减。”

时，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

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。”

时，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天子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“谁持世间去？谁拘牵世间？

何等为一法，制御于世间？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心持世间去，心拘引世间，

其心为一法，能制御世间。”

时，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

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。”

时，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天子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“谁缚于世间？谁调伏令解？

断除何等法，说名得涅槃？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欲能缚世间，调伏欲解脱，

断除爱欲者，说名得涅槃。”

时，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

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。”

时，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一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“谁掩于世间？谁遮络世间？

谁结缚众生？何处建立世？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衰老掩世间，死遮络世间，

爱系缚众生，法建立世间。”

时，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

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。”

时，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一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“谁隐彼世间？谁系于世间？

谁忆于众生？谁建众生幢？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无明覆世间，爱结缚众生，

隐覆忆众生，我慢众生幢。”

时，彼天子即复说偈而问佛言：

“谁无有覆盖？谁复无爱结？

谁即出隐覆？谁不建慢幢？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如来等正觉，正智心解脱，

不为无明覆，亦无爱结系，

超出于隐覆，摧灭我慢幢。”

时，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

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。”

时，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一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“何等为上士，所有资财物？

云何善修习，而致于安乐？

云何众味中，得为最上味？

云何众生中，得为第一寿？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清净信乐心，名士夫胜财。

修行于正法，能招安乐果。

真谛之妙说，是则味之上。

贤圣智慧命，是为寿中最！”

时，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

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。”

时，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一天子，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“云何为比丘，同己之第二？

云何为比丘，随顺教授者？

比丘于何处，游心自娱乐，

娱乐彼处已，能断诸结缚？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信为同己二，智慧教授者，

涅槃喜乐处，比丘断结缚。”

时，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

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。”

时，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天子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“云何善至老？云何善建立？

云何为人宝？云何贼不夺？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正戒善至老，净信善建立，

智慧为人宝，功德贼不夺。”

时，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

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。”

时，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天子容色绝妙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“何法生众生？何等前驱驰？

云何起生死？何者不解脱？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爱欲生众生，意在前驱驰，

众生起生死，苦法不解脱。”

时，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

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。”

时，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天子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“何法生众生？何等前驱驰？

云何起生死？何法可依怙？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爱欲生众生，意在前驱驰，

众生起生死，业者可依怙。”

时，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

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。”

时，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天子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“何法生众生？何等前驱驰？

云何起生死？何法甚可畏？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爱欲生众生，意在前驱驰，

众生起生死，业为甚可畏。”

时，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

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。”

时，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天子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“何名为非道？云何日夜迁？

云何垢梵行？云何累世间？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贪欲名非道，寿命日夜迁，

女人梵行垢，女则累世间。

炽然修梵行，已洗诸非小。”

时，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

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。”

时，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天子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“何法映世间？何法无有上？

何等为一法，普制御众生？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名者映世间，名者世无上，

唯有一名法，能制御世间。”

时，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

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。”

时，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天子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“何法为偈因？以何庄严偈？

偈者何所依？何者为偈体？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欲者是偈因，文字庄严偈，

名者偈所依，造作为偈体。”

时，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

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。”

时，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天子容色绝妙，于后夜时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坐一面，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彼天子说偈问佛：

“云何知车乘？云何复知火？

云何知国土？云何知妻妇？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见幢盖知车，见烟则知火，

见王知国土，见夫知其妻。”

时，彼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久见婆罗门，逮得般涅槃，

一切怖已过，永超世恩爱。”

时，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稽首佛足，即没不现。

杂阿含经卷第三十七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尊者叵求那住东园鹿母讲堂，疾病困笃。尊者阿难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尊者叵求那住东园鹿母讲堂，疾病困笃，如是病比丘多有死者。善哉！世尊，愿至东园鹿母讲堂尊者叵求那所，以哀愍故！”

尔时，世尊默然而许。至日晡时，从禅觉，往诣东园鹿母讲堂，至尊者叵求那房，敷座而坐，为尊者叵求那种种说法，示教照喜，示教照喜已，从座起去。尊者叵求那，世尊去后，寻即命终。当命终时，诸根喜悦，颜貌清净，肤色鲜白。

时，尊者阿难供养尊者叵求那舍利已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住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尊者叵求那，世尊来后，寻便命终。临命终时，诸根喜悦，肤色清净，鲜白光泽。不审世尊，彼当生何趣？云何受生？后世云何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若有比丘先未病时，未断五下分结，若觉病起，其身苦患，心不调适，生分微弱，得闻大师教授、教诫种种说法，彼闻法已，断五下分结。阿难，是则大师教授说法福利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若有比丘先未病时，未断五下分结，然后病起，身遭苦患，生分转微，不蒙大师教授、教诫说法，然遇诸余多闻大德修梵行者教授、教诫说法，得闻法已，断五下分结。阿难，是名教授、教诫听法福利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若比丘先未病时，不断五下分结，乃至生分微弱，不闻大师教授、教诫说法，复不闻余多闻大德诸梵行者教授、教诫说法。然彼先所受法，独静思惟，称量观察，得断五下分结。阿难，是名思惟观察先所闻法所得福利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若有比丘先未病时，断五下分结，不得无上爱尽解脱，不起诸漏，心善解脱，然后得病，身遭苦患，生分微弱，得闻大师教授、教诫说法，得无上爱尽解脱，不起诸漏，离欲解脱。阿难，是名大师说法福利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若有比丘先未病时，断五下分结，不得无上爱尽解脱，不起诸漏，离欲解脱。觉身病起，极遭苦患，不得大师教授教诫说法，然得诸余多闻大德诸梵行者教授、教诫说法，得无上爱尽解脱，不起诸漏，离欲解脱。阿难，是名教授教诫闻法福利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若有比丘先未病时，断五下分结，不得无上爱尽解脱，不起诸漏，离欲解脱。其身病起，极生苦患，不得大师教授、教诫说法，不得诸余多闻大德教授教诫说法。然先所闻法，独一静处，思惟称量观察，得无上爱尽解脱，不起诸漏，离欲解脱。阿难，是名思惟先所闻法所得福利。

“何缘叵求那比丘不得诸根欣悦，色貌清净，肤体鲜泽？叵求那比丘先未病时，未断五下分结，彼亲从大师闻教授教诫说法，断五下分结，世尊为彼尊者叵求那受阿那含记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尊者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阿湿波誓住东园鹿母讲堂，身遭重病，极生苦患。尊者富邻尼瞻视供给，如前跋迦梨修多罗广说，谓说三受，乃至转增无损。佛告阿湿波誓：“汝莫变悔！”

阿湿波誓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实有变悔。”

佛告阿湿波誓：“汝得无破戒耶？”

阿湿波誓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不破戒。”

佛告阿湿波誓：“汝不破戒，何为变悔？”

阿湿波誓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先未病时，得身息乐正受多修习；我于今日不复能得入彼三昧，我作是思惟：‘将无退失是三昧耶？’”

佛告阿湿波誓：“我今问汝，随意答我。阿湿波誓，汝见色即是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”

阿湿波誓白佛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复问：“汝见受、想、行、识是我、异我、相在不？”

阿湿波誓白佛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佛告阿湿波誓：“汝既不见色是我、异我、相在，不见受、想、行、识是我、异我、相在，何故变悔？”

阿湿波誓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不正思惟故。”

佛告阿湿波誓：“若沙门、婆罗门三昧坚固，三昧平等，若不得入彼三昧，不应作念：‘我于三昧退减。’若复圣弟子不见色是我、异我、相在，不见受、想、行、识是我、异我、相在，但当作是觉知：贪欲永尽无余，瞋恚、愚痴永尽无余；贪、恚、痴永尽无余已，一切漏尽，无漏心解脱、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佛说是法时，尊者阿湿波誓不起诸漏，心得解脱，欢喜踊悦。欢喜踊悦故，身病即除。

佛说此经，令尊者阿湿波誓欢喜随喜已，从座起而去。

差摩迦修多罗如五受阴处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异比丘年少新学，于此法、律出家未久，少知识，独一客旅，无人供给，住边聚落客僧房中，疾病困笃。

时，有众多比丘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却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有一比丘年少新学，乃至疾病困笃，住边聚落客僧房中。有是病比丘多死无活。善哉！世尊，往彼住处，以哀愍故！”

尔时，世尊默然而许。即日晡时从禅觉，至彼住处。彼病比丘遥见世尊，扶床欲起。

佛告比丘：“息卧勿起！云何，比丘，苦患宁可忍不？”如前差摩迦修多罗广说，如是三受，乃至病苦但增不损。

佛告病比丘：“我今问汝，随意答我。汝得无变悔耶？”

病比丘白佛：“实有变悔，世尊。”

佛告病比丘：“汝得无犯戒耶？”

病比丘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实不犯戒。”

佛告病比丘：“汝若不犯戒，何为变悔？”

病比丘白佛：“世尊，我年幼稚出家未久，于过人法胜妙知见未有所得，我作是念：‘命终之时，知生何处？’故生变悔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我今问汝，随意答我。云何，比丘，有眼故有眼识耶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复问：“比丘，于意云何？有眼识故有眼触、眼触因缘生内受，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耶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如是说。

“云何，比丘，若无眼则无眼识耶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复问：“比丘，若无眼识则无眼触耶？若无眼触，则无眼触因缘生内受，若苦、若乐、不苦不乐耶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如是说。

“是故，比丘，当善思惟如是法，得善命终，后世亦善。”尔时，世尊为病比丘种种说法，示教照喜已，从座起去。

时，病比丘，世尊去后，寻即命终。临命终时，诸根喜悦，颜貌清净，肤色鲜白。时，众多比丘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彼年少比丘疾病困笃，尊者今已命终。当命终时，诸根喜悦，颜貌清净，肤色鲜白。云何，世尊，如是比丘当生何处？云何受生？后世云何？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彼命过比丘是真宝物，闻我说法，分明解了，于法无畏，得般涅槃，汝等但当供养舍利。”

世尊尔时为彼比丘授第一记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如上说。差别者：“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若彼比丘作如是念：‘我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有我、我所见、我慢系著使，及心解脱、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；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有我、我所见、我慢系著使，及彼心解脱、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。’彼比丘：我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有我、我所见、我慢系著使，及心解脱、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；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有我、我所见、我慢系著使，及心解脱、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。若彼比丘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有我、我所见、我慢系著使，及心解脱、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；于此识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有我、我所见、我慢系著使，及彼心解脱、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具足住者，是名比丘断爱欲，转诸结，止慢无间等，究境苦边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如上说。差别者：乃至佛告病比丘：“汝不自犯戒耶？”

比丘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不以持净戒故，于世尊所修梵行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汝以何等法故，于我所修梵行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为离贪欲故，于世尊所修梵行；为离瞋恚、愚痴故，于世尊所修梵行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如是！如是！汝正应为离贪欲故，于我所修梵行；离瞋恚、愚痴故，于我所修梵行。比丘，贪欲缠故，不得离欲；无明缠故，慧不清净。是故，比丘，于欲离故心解脱，离无明故慧解脱。若比丘于欲离欲心解脱身作证，离无明故慧解脱，是名比丘断诸爱欲，转结缚，止慢无间等，究竟苦边。是故，比丘，于此法善思惟。”如前广说，乃至受第一记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众多比丘集于伽梨隶讲堂。时，多有比丘疾病。

尔时，世尊晡时从禅觉，往至伽梨隶讲堂，于大众前敷座而坐，坐已，告诸比丘：“当正念正智以待时，是则为我随顺之教。比丘，云何为正念？谓比丘内身身观念处，

精勤方便，正念正智，调伏世间贪忧；外身身观念处、内外身身观念处，内受、外受、内外受，内心、外心、内外心，内法、外法、内外法法观念处，精勤方便，正念正智，调伏世间贪忧，是名比丘正忆念。云何正智？谓比丘若来若去，正知而住，瞻视观察，屈伸俯仰，执持衣钵，行、住、坐、卧、眠、觉，乃至五十、六十，依语默正智行，比丘，是名正智。

“如是，比丘，正念正智住者能起乐受，有因缘，非无因缘。云何因缘？谓缘于身，作是思惟：‘我此身无常有为，心因缘生；乐受亦无常有为，心因缘生。’身及乐受观察无常，观察生灭，观察离欲，观察灭尽，观察舍彼，观察身及乐受无常，乃至舍已，若于身及乐受贪欲使者永不复使。如是，正念正智生苦受因缘，非不因缘。云何为因缘？如是缘身，作是思惟：‘我此身无常有为，心因缘生；苦受亦无常有为，心因缘生。’身及苦受观察无常，乃至舍。于此及苦受瞋恚所使，永不复使。如是，正念正智生不苦不乐受因缘，非不因缘。云何因缘？谓身因缘，作是思惟：‘我此身无常有为，心因缘生；彼不苦不乐受亦无常有为，心因缘生。’彼身及不苦不乐受观察无常，乃至舍，若所有身及不苦不乐受无明所使，使永不复使。多闻圣弟子如是观者，于色厌离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厌离，厌离已离欲，离欲已解脱，解脱知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乐觉所觉时，莫能知乐觉，

贪欲使所使，不见于出离。

苦受所觉时，莫能知苦受，

瞋恚使所使，不见出离道。

不苦不乐受，等正觉所说，

彼亦不能知，终不度彼岸。

若比丘精勤，正智不倾动，

于彼一切受，黠慧能悉知。

能知诸受已，现法尽诸漏，

依慧而命终，涅槃不堕数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如上说。时，有众多比丘集会迦梨隶讲堂，多有疾病，如上说。差别者：“乃至圣弟子如是观者，于色解脱，于受、想、行、识解脱，我说是等解脱生、老、病、死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智慧多闻者，非不觉诸受，

若于苦乐受，分别谛明了；

当知坚固事，凡夫有升降。

于乐不染著，于苦不倾动，

知受不受生，依于贪恚觉；

断除斯等已，其心善解脱，

系念缘妙境，正向待终期。

若比丘精勤，正智不倾动，

于此一切受，慧者能觉知。

了知诸受已，现法尽诸漏，

依慧而命终，涅槃不堕数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欢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给孤独长者得病，身极苦痛。世尊闻已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，次第乞食至给孤独长者舍。长者遥见世尊，凭床欲起。世尊见已，即告之言：“长者勿起！增其苦患。”世尊即坐，告长者言：“云何，长者，病可忍不？身所苦患，为增为损？”

长者白佛：“甚苦！世尊，难可堪忍。”

乃至说三受，如差摩修多罗广说，乃至苦受但增不损。

佛告长者：“当如是学：于佛不坏净，于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。”

长者白佛：“如世尊说四不坏净，我有此法，此法中有我。世尊，我今于佛不坏净，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。”

佛告长者：“善哉！善哉！”即记长者得阿那含果。

长者白佛：“惟愿世尊今于此食。”尔时，世尊默而许之。

长者即敕办种种净美饮食，供养世尊。世尊食已，为长者种种说法，示教照喜已，从座起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尊者阿难闻给孤独长者身遭苦患，往诣其舍。长者遥见阿难，凭床欲起。乃至说三受，如前叉摩修多罗广说，乃至苦患但增不损。

时，尊者阿难告长者言：“勿恐怖！若愚痴无闻凡夫不信于佛，不信法、僧，圣戒不具，故有恐怖，亦畏命终及后世苦。汝今不信已断、已知，于佛净信具足，于法、僧净信具足，圣戒成就。”

长者白尊者阿难：“我今何所恐怖？我始于王舍城寒林中丘冢间见世尊，即得于佛不坏净，于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。自从是来，家有钱财悉与佛、弟子，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共。”

尊者阿难言：“善哉！长者，汝自记说是须陀洹果。”

长者白尊者阿难：“可就此食。”

尊者阿难默然受请。即办种种净美饮食，供养尊者阿难。食已，复为长者种种说法，示教照喜已，从座起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闻给孤独长者身遭苦患；闻已，语尊者阿难：“知不？给孤独长者身遭苦患，当共往看。”尊者阿难默然而许。

时，尊者舍利弗与尊者阿难共诣给孤独长者舍。长者遥见尊者舍利弗，扶床欲起。乃至说三种受，如叉摩修多罗广说，身诸苦患转增无损。

尊者舍利弗告长者言：“当如是学：不著眼，不依眼界生贪欲识；不著耳、鼻、舌、身，意亦不著，不依意界生贪欲识。不著色，不依色界生贪欲识；不著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不依法界生贪欲识。不著于地界，不依地界生贪欲识；不著于水、火、风、空、识界，不依识界生贪欲识。不著色阴，不依色阴生贪欲识；不著受、想、行、识阴，不依识阴生贪欲识。”

时，给孤独长者悲叹流泪。尊者阿难告长者言：“汝今怯劣耶？”

长者白阿难：“不怯劣也。我自顾念，奉佛以来二十余年，未闻尊者舍利弗说深妙法，如今所闻。”

尊者舍利弗告长者言：“我亦久来未尝为诸长者说如是法。”

长者白尊者舍利弗：“有居家白衣，有胜信、胜念、胜乐，不闻深法，而生退没。善哉！尊者舍利弗，当为居家白衣说深妙法，以哀愍故！尊者舍利弗，今于此食。”

尊者舍利弗等默然受请。即设种种净美饮食，恭敬供养。食已，复为长者种种说法，示教照喜，示教照喜已，即从座起而去。

达磨提离长者修多罗亦如世尊为给孤独长者初修多罗广说，第二修多罗亦如是说。差别者：“若复长者依此四不坏净已，于上修习六念，谓念如来事，乃至念天。”

长者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依四不坏净，于上修六随念，我今悉成就，我常修念如来事，乃至念天。”

佛告长者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汝今自记阿那含果。”

长者白佛：“惟愿世尊受我请食。”

尔时，世尊默然受请。

长者知佛受请已，即具种种净美饮食，恭敬供养。世尊食已，复为长者种种说法，示教照喜已，从座起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时，有长寿童子，是树提长者孙子，身婴重病。尔时，世尊闻长寿童子身婴重病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王舍城乞食，次第到长寿童子舍。长寿童子遥见世尊，扶床欲起。乃至说三受，如叉摩修多罗广说，乃至病苦但增无损。“是故，童子，当如是学，于佛不坏净，于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。当如是学！”

童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世尊说四不坏净，我今悉有，我常于佛不坏净，于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。”

佛告童子：“汝当依四不坏净，于上修习六明分想。何等为六？谓一切行无常想、无常苦想、苦无我想、观食想、一切世间不可乐想、死想。”

童子白佛言：“如世尊说，依四不坏净，修习六明分想，我今悉有。然我作是念：‘我命终后，不知我祖父树提长者当云何？’”

尔时，树提长者语长寿童子言：“汝于我所，故念且停。汝今且听世尊说法，思惟忆念，可得长夜福利安乐饶益。”

时，长寿童子言：“我于一切诸行当作无常想、无常苦想、苦无我想、观食想、一切世间不可乐想、死想，常现在前。”

佛告童子：“汝今自记斯陀含果。”

长寿童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惟愿世尊住我舍食。”

尔时，世尊默然而许。长寿童子即办种种净美饮食，恭敬供养。世尊食已，复为童子种种说法，示教照喜已，从座起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

时，婆薮长者身遭苦患。尔时，世尊闻婆薮长者身遭苦患，如前达摩提那长者修多罗广说，得阿那含果记，乃至从座起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迦毗罗卫国尼拘律园中。

时，有释氏沙罗疾病痿笃。尔时，世尊闻释氏沙罗疾病痿笃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迦毗罗卫国乞食，次到释氏沙罗舍。释氏沙罗遥见世尊，扶床欲起。乃至说三受，如差摩迦修多罗广说，乃至患苦但增不损。“是故，释氏沙罗，当如是学：于佛不坏净，于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。”

释氏沙罗白佛言：“如世尊说，于佛不坏净，于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，我悉有之，我常于佛不坏净，于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。”

佛告释氏沙罗：“是故，汝当依佛不坏净，法、僧不坏净，圣戒成就，于上修习五喜处。何等为五？谓念如来事，乃至自所施法。”

释氏沙罗白佛言：“如世尊说，依四不坏净，修五喜处，我亦有之，我常念如来事，乃至自所施法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汝今自记斯陀含果。”

沙罗白佛：“惟愿世尊今我舍食。”

尔时，世尊默然而许。

沙罗长者即办种种净美饮食，恭敬供养。世尊食已，复为沙罗长者种种说法，示教照喜已，从座起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那梨聚落曲谷精舍。

尔时，耶输长者疾病困笃。如是，乃至得阿那含果记，如达摩提那修多罗广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瞻婆国竭伽池侧。

时，有摩那提那长者疾病新差。时，摩那提那长者语一士夫言：“善男子，汝往尊者阿那律所，为我稽首阿那律足，问讯起居轻利、安乐住不？明日通身四人愿受我请。若受请者，汝复为我白言：‘我俗人多有王家事，不能得自往奉迎。惟愿尊者时到，通身四人来赴我请，哀愍故！’”

时，彼男子受长者教，诣尊者阿那律所，稽首礼足，白言尊者：“摩那提那长者敬礼问讯：少病少恼、起居轻利、安乐住不？惟愿尊者通身四人明日日中，哀受我请！”

时，尊者阿那律默然受请。时，彼士夫复以摩那提那长者语白尊者阿那律：“我是俗人，多有王家事，不得躬自奉迎。惟愿尊者通身四人明日日中，哀受我请，怜愍故！”

尊者阿那律陀言：“汝且自安！我自知时，明日通身四人往诣其舍。”

时，彼士夫受尊者阿那律教，还白长者：“阿梨，当知我已诣尊者阿那律，具宣尊意。尊者阿那律言：‘汝且自安！我自知时。’”

彼长者摩那提那夜办净美饮食。晨朝复告彼士夫：“汝往至彼尊者阿那律所，白言：时到。”

时，彼士夫即受教，行诣尊者阿那律所，稽首礼足，白言：“供具已办，惟愿知时！”

时，尊者阿那律著衣持钵，通身四人诣长者舍。时，摩那提那长者婇女围绕，住内门左，见尊者阿那律，举体执足敬礼，引入就座，各别稽首，问讯起居，退坐一面。尊者阿那律问讯长者：“堪忍安乐住不？”

长者答言：“如是，尊者，堪忍乐住。先遭疾病，当时痿笃，今已蒙差。”

尊者阿那律问长者言：“汝住何住，能令疾病苦患时得除差？”

长者白言：“尊者阿那律，我住四念处，专修系念故，身诸苦患时得休息。何等为四？谓内身身观念住，精勤方便，正念正智，调伏世间贪忧；内身、外身、内外身，内受、外受、内外受，内心、外心、内外心，内法、外法、内外法法观念住，精勤方便，正念正智，调伏世间贪忧。如是，尊者阿那律，我于四念处系心住故，身诸苦患时得休息。尊者阿那律，住故，身诸苦患时得休息。”

尊者阿那律告长者言：“汝今自记阿那含果。”

时，摩那提那长者以种种净美饮食自手供养，自恣饱满；食已，澡漱毕，摩那提那长者复坐卑床，听说妙法。尊者阿那律种种说法，示教照喜已，从座起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金师精舍。

时，有淳陀长者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

尔时，世尊问淳陀长者：“汝今爱乐何等沙门、婆罗门净行？”

淳陀白佛：“有沙门、婆罗门，奉事于水，事毗湿波天，执杖澡罐，常净其手。如是正士能善说法言：善男子，月十五日，以胡麻屑、庵摩罗屑以澡其发，修行斋法，被著新净长鬘白氎，牛粪涂地而卧其上。善男子，晨朝早起，以手触地，作如是言：‘此地清净。’我如是净手，执牛粪团，并把生草，口说是言：‘此是清净，我如是净。’若如是者，见为清净；不如是者，永不清净。世尊，如是像类沙门、婆罗门，若为清净，我所宗仰。”

佛告淳陀：“有黑法、黑报，不净、不净果，负重向下。成就如此诸恶法者，虽复晨朝早起，以手触地，唱言清净，犹是不净；正复不触，亦不清净。执牛粪团，并及生草，唱言清净，亦复不净；正复不触，亦不清净！淳陀，何等为黑法、黑报，不净、不净果，负重向下，乃至触以不触，悉皆不净？淳陀，谓杀生恶业，手常血腥，心常思惟挝捶杀害，无惭无愧，悭贪吝惜，于一切众生乃至昆虫，不离于杀。于他财物、聚落、空地，皆不离盗。行诸邪淫，若父母、兄弟、姊妹、夫主、亲族，乃至授华鬘者，如是等护，以力强干，不离邪淫。不实妄语，或于王家、真实言家、多众聚集，求当言处，作不实说：不见言见，见言不见，不闻言闻，闻言不闻，知言不知，不知言知，因自因他，或因财利，知而妄语，而不舍离，是名妄语。两舌乖离，传此向彼，传彼向此，递相破坏，令和合者离，离者欢喜，是名两舌。不离恶口骂，若人软语说，悦耳心喜，方正易知，乐闻无依说，多人爱念，适意随顺三昧舍；如是等而作刚强，多人所恶，不爱、不适意、不顺三昧说。如是等言，不离粗涩，是名恶口。绮饰坏语，不时言、不实言、无义言、非法言、不思言，如是等，名坏语。不舍离贪，于他财物而起贪欲，言‘此物我有’者，好不舍。瞋恚弊恶，心思惟言‘彼众生应缚、应鞭、应杖、应杀’，欲为生难。不舍邪见颠倒，如是见、如是说：‘无施、无报、无福，无善行恶行、无善恶业果报，无此世、无他世，无父母、无众生生世间，无世阿罗汉等趣等向此世他世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’淳陀，是名黑法、黑报，不净、不净果，乃至触以不触，皆悉不净。

“淳陀，有白法、白报，净有、净果，轻仙上升。成就已，晨朝触地，此净我净者，亦得清净；若不触者，亦得清净。把牛粪团，手执生草，净因净果者，执与不执，亦得清净。淳陀，何等为白法、白报，乃至执以不执，亦得清净？谓有人不杀生，离杀生，舍刀杖，惭愧，悲念一切众生。不偷盗，远离偷盗，与者取，不与不取，净心不贪。离于邪淫，若父母护，乃至授一华鬘者，悉不强干起于邪淫。离于妄语，审谛实说。远离两舌，不传此向彼，传彼向此，共相破坏，离者令和，和者随喜。远离恶口，不刚强，多人乐其所说。离于坏语，谛说、时说、实说、义说、法说、见说。离于贪欲，不于他财、他众具作己有想，而生贪著。离于瞋恚，不作是念‘挝打缚杀’，为作众难。正见成就，不颠倒见：‘有施、有报、有福，有善恶行果报，有此世，有父母、有众生生，有世阿罗汉于此世他世现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’淳陀，是名白法、白报，乃至触与不触，皆悉清净。”

尔时，淳陀长者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金师精舍。

时，有异婆罗门于十五日，洗头已，受斋法，被新长鬘白氎，手执生草，来诣佛所，与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已，退坐一面。

尔时，佛告婆罗门：“汝洗头被新长鬘白氎，是谁家法？”

婆罗门白佛：“瞿昙，是学舍法。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云何婆罗门舍法？”

婆罗门白佛言：“瞿昙，如是十五日，洗头受持法斋，著新净长鬘白氎，手执生草，随力所能，布施作福。瞿昙，是名婆罗门修行舍行。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贤圣法、律所行舍行异于此也。”

婆罗门白佛：“瞿昙，云何为贤圣法、律所行舍行？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谓离杀生，不乐杀生，如前清净分广说。依于不杀，舍离杀生，乃至如前清净分广说。离偷盗，不乐于盗，依于不盗，舍不与取。离诸邪淫，不乐邪淫，依于不淫，舍非梵行。离于妄语，不乐妄语，依不妄语，舍不实言。离诸两舌，不乐两舌，依不两舌，舍别离行。离于恶口，不乐恶口，依不恶口，舍于粗言。离诸绮语，不乐绮语，依不绮语，舍无义言。断除贪欲，远离苦贪，依无贪心，舍于爱著。断除瞋恚，不生忿恨，依于无恚，舍彼瞋恨。修习正见，不起颠倒，依于正见，舍彼邪见。婆罗门，是名贤圣法、律所行舍行。”

婆罗门白佛：“善哉！瞿昙贤圣法、律所行舍行！”

时，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时，有生闻梵志来诣佛所，与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瞿昙，我有亲族，极所爱念，忽然命终，我为彼故，信心布施。云何，世尊，彼得受不？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非一向得。若汝亲族生地狱中者，得彼地狱众生食，以活其命，不得汝所信施饮食；若生畜生、饿鬼、人中者，得彼人中饮食，不得汝所施者。婆罗门，饿鬼趣中有一处，名为入处饿鬼，若汝亲族生彼入处饿鬼中者，得汝施食。”

婆罗门白佛：“若我亲族不生入处饿鬼趣中者，我信施，谁应食之？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若汝所可为信施亲族不生入处饿鬼趣者，要有余亲族知识生入处饿鬼趣中者，得食之。”

婆罗门白佛：“瞿昙，若我所为信施亲族不生入处饿鬼趣中，亦无更余亲族知识生入处饿鬼趣者，此信施食，谁当食之？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设使所为施亲族知识不生入处饿鬼趣中，复无诸余知识生饿鬼者，且信施而自得其福。彼施者所作信施，而彼施者不失达嚫。”

婆罗门白佛：“云何施者行施，施者得彼达嚫？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有人杀生行恶，手常血腥，乃至十不善业迹，如淳陀修多罗广说，而复施诸沙门、婆罗门，乃至贫穷、乞士，悉施钱财、衣被、饮食、灯明、诸庄严具。婆罗门，彼惠施主若复犯戒，生象中者，以彼曾施沙门、婆罗门钱财、衣被、饮食，乃至庄严众具故，虽在象中，亦得受彼施报：衣服、饮食乃至种种庄严众具。若复生牛、马、驴、骡等种种畜生趣中，以本施惠功德，悉受其报，随彼生处所应受用，皆悉得之。

“婆罗门，若复施主持戒，不杀、不盗乃至正见，布施诸沙门、婆罗门乃至乞士钱财、衣服、饮食，乃至灯明；缘斯功德，生人道中，坐受其报：衣被、饮食，乃至灯明众具。复次，婆罗门，若复持戒生天上者，彼诸惠施天上受报：财宝、衣服、饮食，乃至庄严众具，婆罗门，是名施者行施，施者受达嚫，果报不失。”

时，生闻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坐起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拘萨罗国人间游行，住鞞罗磨聚落北身恕林中。鞞罗磨聚落婆罗门长者闻世尊住聚落北身恕林中，闻已，共相招集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

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何因何缘有众生身坏命终，生地狱中？”

佛告诸婆罗门长者：“行非法行、行危险行因缘故，身坏命终，生地狱中。”

诸婆罗门长者白佛：“行何等非法行、危险行，身坏命终，生地狱中？”

佛告婆罗门长者：“杀生乃至邪见，具足十不善业因缘故，婆罗门，是非法行、危险行，身坏命终，生地狱中。”

婆罗门白佛：“何因缘诸众生身坏命终，得生天上？”

佛告婆罗门长者：“行法行，行正行，以是因缘故，身坏命终，得生天上。”

复问：“世尊，行何等法行、何等正行，身坏命终，得生天上？”

佛告婆罗门长者：“谓离杀生乃至正见，十善业迹因缘故，身坏命终，得生天上。婆罗门长者，若有行此法行、行此正行者，欲求刹利大姓家、婆罗门大姓家、居士大姓家，悉得往生。所以者何？以法行正行因缘故。

“若复欲求生四王、三十三天，乃至他化自在天，悉得往生。所以者何？以法行正行故，行净戒者，其心所愿，悉自然得。

“若复如是法行、正行者，欲求生梵天，亦得往生。所以者何？以行正行法行故，持戒清净，心离爱欲，所愿必得。

“若复欲求往生光音、遍净，乃至阿伽尼吒，亦复如是。所以者何？以彼持戒清净，心离欲故。

“若复欲求离欲、恶不善法，有觉有观，乃至第四禅具足住，悉得成就。所以者何？以彼法行、正行故，持戒清净，心离爱欲，所愿必得。

“欲求慈、悲、喜、舍，空入处、识入处、无所有入处、非想非非想入处皆悉得。所以者何？以法行、正行故，持戒清净，心离爱欲，所愿必得。

“欲求断三结，得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果，无量神通，天耳、他心智、宿命智、生死智、漏尽智皆悉得。所以者何？以法行、正行故，持戒、离欲，所愿必得。”

时，婆罗门长者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拘萨罗国人间游行，住鞞罗磨聚落北身恕林中。

时，鞞罗磨聚落中，婆罗门长者闻世尊住鞞罗磨聚落身恕林中，闻已，乘白马车，多将翼从，持金柄、伞盖、金澡瓶，出鞞罗磨聚落，诣身恕林。至道口，下车步进，入于园门，至世尊前，面相问讯慰劳已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瞿昙，何因何缘有人命终

生地狱中，乃至生天？”如上修多罗广说。

时，鞞罗磨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坐起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在拘萨罗人间游行，至鞞纽多罗聚落北身恕林中住。鞞纽多罗聚落婆罗门长者闻世尊住聚落北身恕林中，闻已，共相招引，往诣身恕林，至世尊所，面相慰劳已，退坐一面。

尔时，世尊告婆罗门长者：“我当为说自通之法。谛听！善思！何等自通之法？谓圣弟子作如是学：我作是念：‘若有欲杀我者，我所不喜；我若所不喜，他亦如是，云何杀彼？’作是觉已，受不杀生，不乐杀生，如上说。‘我若不喜人盗于我，他亦不喜，我云何盗他？’是故持不盗戒，不乐于盗，如上说。‘我既不喜人侵我妻，他亦不喜，我今云何侵人妻妇？’是故受持不他淫戒，如上说。‘我尚不喜为人所欺，他亦如是，云何欺他？’是故受持不妄语戒，如上说。‘我尚不喜他人离我亲友，他亦如是，我今云何离他亲友？’是故不行两舌。‘我尚不喜人加粗言，他亦如是，云何于他而起骂辱？’是故于他不行恶口，如上说。‘我尚不喜人作绮语，他亦如是，云何于他而作绮语？’是故于他不行绮饰，如上说。如是七种，名为圣戒。又复于佛不坏净成就，于法、僧不坏净成就，是名圣弟子四不坏净成就。自现前观察，能自记说：‘我地狱尽，畜生、饿鬼尽，一切恶趣尽，得须陀洹，不堕恶趣法，决定正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边。’”

时，鞞纽多罗聚落婆罗门长者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相习近法。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何等为相习近法？谓杀生者、杀生者习近，盗、淫、妄语、两舌、恶口、绮语、贪、恚、邪见，各各随类更相习近。譬如不净物、不净物自相和合；如是，杀生、杀生，乃至邪见、邪见自相习近。如是，比丘，不杀生、不杀生相习近，乃至正见、正见更相习近。譬如净物、净物自相和合，乳生酪，酪生酥，酥生醍醐，醍醐自相和合；如是，不杀、不杀更相习近，乃至正见、正见更相习近，是名比丘相习近法。”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蛇行法。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何等为蛇行法？谓杀生恶行，手常血腥，乃至十不善业迹，如前淳陀修多罗广说。彼当尔时，身蛇行、口蛇行、意蛇行；彼如是身、口、意蛇行已，于其二趣向一一趣，若地狱、若畜生。蛇行众

生，谓蛇、鼠、猫、狸等腹行众生，是名蛇行法。

“云何非蛇行法？谓不杀生，乃至正见，如前淳陀修多罗十善业迹广说，是名非蛇行法。身非蛇行、口非蛇行、意非蛇行，于其二趣生一一趣，若天上、若人中，是名非蛇行法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恶业因、恶心因、恶见因，如是众生身坏命终，必堕恶趣泥犁中。譬如圆珠，掷著空中，落地流转，不一处住。如是，恶业因、恶心因、恶见因，身坏命终，必堕地狱中，无住处。云何为恶业？谓杀生乃至绮语，如上广说，是名恶业。云何恶心？谓贪、恚心，如上广说，是名恶心。云何恶见？谓邪颠倒，如上广说，是名恶见。是名恶业因、恶心因、恶见因，身坏命终，必生恶趣泥犁中。

“善业因、善心因、善见因，身坏命终，必生善趣天上。婆罗门，云何为善业？谓离杀生、不乐杀生，乃至不绮语，是名善业。云何善心？谓不贪、不恚，是名善心。云何为善见？谓正见不颠倒，乃至见不受后有，是名善见。是名业善因、心善因、见善因，身坏命终，得生天上。譬如四方摩尼珠，掷著空中，随堕则安；如是彼三善因，所在受生，随处则安。”

佛说如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杀生人多习多行，生地狱中；若生人中，必得短寿。不与取多习多行，生地狱中；若生人中，钱财多难。邪淫多习多行，生地狱中；若生人中，所有妻室为人所图。妄语多习多行，生地狱中；若生人中，多被讥论。两舌多习多行，生地狱中；若生人中，亲友乖离。恶口多习多行，生地狱中；若生人中，常闻丑声。绮语多习多行，生地狱中；若生人中，言无信用。贪欲多习多行，生地狱中；若生人中，增其贪欲。瞋恚多习多行，生地狱中；若生人中，增其瞋恚。邪见多习多行，生地狱中；若生人中，增其愚痴。

“若离杀生修习多修习，得生天上；若生人中，必得长寿。不盗修习多修习，得生天上；若生人中，钱财不丧。不邪淫修习多修习，得生天上；若生人中，妻室循良。不妄语修习多修习，得生天上；若生人中，不被讥论。不两舌修习多修习，得生天上；若生人中，亲友坚固。不恶口修习多修习，得生天上；若生人中，常闻妙音。不绮语修习多修习，得生天上；若生人中，言见信用。不贪修习多修习，得生天上；若生人中，不

增爱欲。不恚修习多修习，得生天上；若生人中，不增瞋恚。正见修习多修习，得生天上，若生人中，不增愚痴。”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杀生有三种，谓从贪生故、从恚生故、从痴生。乃至邪见亦三种，从贪生、从恚生、从痴生。离杀生亦有三种，不贪生、不恚生、不痴生。乃至离邪见亦三种，不贪生、不恚生、不痴生。”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所谓有出法，出不出法。何等为出法，出不出法？谓不杀生出于杀生，乃至正见出于邪见。”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时，有生闻婆罗门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瞿昙，所说此彼岸。云何此岸？云何彼岸？”

佛告婆罗门：“杀生者，谓此岸；不杀生者，谓彼岸。邪见者，谓此岸；正见者，谓彼岸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少有修善人，能度于彼岸；

一切众生类，驱驰走此岸。

于此正法律，观察法法相，

此等度彼岸，摧伏死魔军。”

尔时，生闻婆罗门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从座起去。

如是，异比丘所问、尊者阿难所问、佛问诸比丘三经，亦如上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恶法，有真实法。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

“云何为恶法？谓杀生、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语、两舌、恶口、绮语、贪、恚、邪见，是名恶法。

“云何为真实法？谓离杀生乃至正见，是名真实法。”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恶法、恶恶法，有真实法、真实真实法。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

“云何为恶法？谓杀生乃至邪见，是名恶法。

“云何为恶恶法？谓自杀生，教人令杀，乃至自起邪见，复以邪见教人令行，是名恶恶法。

“云何为真实法？谓不杀生乃至正见，是名真实法。

“云何为真实真实法？谓自不杀生，教人不杀，乃至自行正见，复以正见教人令行，是名真实真实法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不善男子、善男子。谛听！善思！今当为汝说。

“云何为不善男子？谓杀生者乃至邪见者，是名不善男子。

“云何善男子？谓不杀生，乃至正见，是名善男子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不善男子、不善男子不善男子，有善男子、善男子善男子。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

“云何为不善男子？谓杀生乃至邪见者，是名不善男子。

“云何为不善男子不善男子？谓手自杀生，教人令杀；乃至自行邪见，教人令行邪见，是名不善男子不善男子。

“云何为善男子？谓不杀生乃至正见者，是名善男子。

“云何为善男子善男子？谓自不杀生，教人不杀；乃至自行正见，复以正见教人令行，是名善男子善男子。”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成就十法者，如铁鋅钻水，身坏命终，下入恶趣泥犁中。何等为十？谓杀生乃至邪见。

“若成就十法，譬如铁鋅仰钻虚空，身坏命终，上生天上。何等为十？谓不杀生乃至正见。”

佛说是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成就二十法者，如铁鋅钻水，身坏命终，下生恶趣泥犁中。何等为二十？谓自手杀生，教人令杀；乃至自行邪见，复以邪见教人令行。是名二十法成就，如铁鋅钻水，身坏命终，下生恶趣泥犁中。

“有二十法成就，譬如铁鋅仰钻虚空，身坏命终，上生天上。何等为二十法？谓自不杀生，教人不杀；乃至自行正见，复以正见教人令行。是名二十法成就，如铁鋅仰钻虚空，身坏命终，上生天上。”

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三十法成就者，如铁鋅钻水，身坏命终，下生恶趣泥犁中。何等为三十法？谓自手杀生，教人令杀，赞叹杀生；乃至自行邪见，复以邪见教人令行，常复赞叹行邪见者。是名三十法，如铁鋅钻水，身坏命终，下生恶趣泥犁中。

“有三十法成就者，如铁鋅钻空，身坏命终，上生天上。何等为三十法？谓自不杀生，教人不杀，常复赞叹不杀功德；乃至自行正见，复以正见教人令行，常复赞叹正见功德。是名三十法成就，如铁鋅钻空，身坏命终，上生天上。”

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四十法成就，如铁枪投水，身坏命终，下生恶趣泥犁中。何等为四十法？谓手自杀生，教人令杀，赞叹杀生，见人杀生心随欢喜；乃至自行邪

见，教人令行，赞叹邪见，见行邪见心随欢喜。是名四十法成就，如铁枪投水，身坏命终，下生恶趣泥犁中。

“有四十法成就，如铁枪钻空，身坏命终，上生天上。何等为四十？谓不杀生，教人不杀，口常赞叹不杀功德，见不杀者心随欢喜；乃至自行正见，教人令行，亦常赞叹正见功德，见人行者心随欢喜。是名四十法成就，如铁枪钻空，身坏命终，上生天上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非法，有正法。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

“何等为非法？谓杀生乃至邪见，是名非法。

“何等为正法？谓不杀生乃至正见，是名正法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非律，有正律。谛听！善思！当为汝说。

“何等为非律？谓杀生乃至邪见，是名非律。

“何等为正律？谓不杀乃至正见，是名正律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非律、正律，如是非圣及圣，不善及善，非亲近、亲近，非善哉、善哉，黑法、白法，非义、正义，卑法、胜法，有罪法、无罪法，弃法、不弃法，一一经如上说。

杂阿含经卷第三十八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尊者善生，新剃须发，著袈裟衣，正信、非家、出家学道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诸比丘，当知此善生善男子有二处端严：一者、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正信、非家、出家学道；二者、尽诸有漏，无漏心解脱、慧解脱，现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寂静尽诸漏，比丘庄严好，

离欲断诸结，涅槃不复生，

持此最后身，摧伏魔怨敌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异比丘形色丑陋，难可观视，为诸比丘之所轻慢，来诣佛所。

尔时，世尊四众围绕，见彼比丘来，皆起轻想，更相谓言：“彼何等比丘，随路而来，形貌丑陋，难可观视，为人所慢？”

尔时，世尊知诸比丘心之所念，告诸比丘：“汝等见彼比丘来，形状甚丑，难可视见，令人起慢不？”

诸比丘白佛：“唯然，已见。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汝等勿于彼比丘起于轻想。所以者何？彼比丘已尽诸漏，所作已作，离诸重担，断诸有结，正智，心善解脱。诸比丘，汝等莫妄量于人，唯有如来能量于人。”

彼比丘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尔时，世尊复告诸比丘：“汝等见此比丘稽首作礼，退坐一面不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唯然，已见。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汝等勿于是比丘起于轻想；乃至汝等莫量于人，唯有如来能知人耳！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飞鸟及走兽，莫不畏师子，

唯师子兽王，无有与等者！

如是智慧人，虽小则为大，

莫取其身相，而生轻慢心。

何用巨大身，多肉而无慧？

此贤胜智慧，则为上士夫，

离欲断诸结，涅槃永不生，

持此最后身，摧伏众魔军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提婆达多有利养起，摩竭陀王阿阇世毗提希子日日侍从五百乘车，来诣提婆达多所，日日持五百釜食，供养提婆达多，提婆达多将五百人别众受其供养。

时，有众多比丘晨朝著衣持钵，入王舍城乞食，闻提婆达多有如是利养起，乃至五百人别众受其供养；乞食已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毕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等晨朝著衣持钵，入王舍城乞食，闻提婆达多有如是利养起，乃至五百人别众受其供养。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汝等莫称是提婆达多所得利养。所以者何？彼提婆达多别受利养，今则自坏，他世亦坏。譬如芭蕉、竹、芦，生果即死，来年亦坏；提婆达多亦复如是，受其利养，今世则坏，他世亦坏。譬如駏驉，受胎必死；提婆达多亦复如是，受诸利养，今世亦坏，他世亦坏。彼愚痴提婆达多随几时受其利养，当得长夜不饶益苦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如是学：我设有利养起，莫生染著！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芭蕉生果死，竹芦实亦然，

駏驉坐妊死，士以贪自丧，

常行非义行，多知不免愚，

善法日损减，茎枯根亦伤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舍卫国有手比丘是释氏子，在舍卫国命终。时，有众多比丘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，闻手比丘释氏子于舍卫国命终；闻已，入舍卫城，乞食还，举衣钵，洗足毕，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今日晨朝，众多比丘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，闻释氏子手比丘于舍卫国命终。云何，世尊，手比丘命终，当生何处？云何受生？后世云何？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是手比丘成就三不善法，彼命终当生恶趣泥犁中。何等三不善法？谓贪欲、瞋恚、愚痴。此三不善法结缚于心，释种子手比丘生恶趣泥犁中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食欲瞋恚痴，结缚士夫心，

内发还自伤，犹如竹芦实。

无贪恚痴心，是说为黠慧，

内发不自伤，是名为胜士。

是故当离贪，瞋恚痴冥心，

比丘智慧明，苦尽般涅槃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手比丘，难陀修多罗亦如是说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难陀是佛姨母子，好著好衣，染色，捣治光泽，执持好钵，好作嬉戏调笑而行。

时，有众多比丘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尊者难陀是佛姨母子，好著好衣，捣治光泽，执持好钵，好作嬉戏调笑而行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一比丘：“汝往诣难陀比丘所，语言：‘难陀，大师语汝！’”

时，彼比丘受世尊教，往语难陀言：“世尊语汝！”

难陀闻已，即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佛告难陀：“汝实好著好衣，捣治光泽，好作嬉戏调笑而行不？”

难陀白佛：“实尔，世尊。”

佛告难陀：“汝佛姨母子，贵姓出家，不应著好衣服，捣令光泽，执持好钵，好作嬉戏调笑而行。汝应作是念：‘我是佛姨母子，贵姓出家，应作阿练若，乞食，著粪扫衣，常应赞叹著粪扫衣，常处山泽，不顾五欲。’”

尔时，难陀受佛教已，修阿兰若行，乞食，著粪扫衣，亦常赞叹著粪扫衣者，乐处山泽，不顾爱欲。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难陀何见汝，修习阿兰若？

家家行乞食，身著粪扫衣，

乐处于山泽，不顾于五欲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尊者难陀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低沙自念：“我是世尊姑子兄弟故，不修恭敬，无所顾录，亦不畏惧，不堪谏止。”

时，有众多比丘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尊者低沙自念是世尊姑子兄弟故，不修恭敬，无所顾录，亦不畏惧，不堪谏止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一比丘：“汝往诣低沙比丘所，语言：‘低沙，大师语汝！’”

时，彼比丘受世尊教，往语低沙比丘言：“世尊语汝！”

低沙比丘即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。

佛告低沙：“汝实作是念：‘我是世尊姑子兄弟，不修恭敬，无所顾录，亦不畏惧，不堪忍谏’不？”

低沙白佛：“实尔，世尊。”

佛告低沙：“汝不应尔！汝应念言：‘我是世尊姑子兄弟故，应修恭敬畏惧，堪忍谏止。’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善哉汝低沙，离瞋恚为善，

莫生瞋恚心，瞋恚者非善。

若能离瞋慢，修行软下心，

然后于我所，修行于梵行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低沙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尊者毗舍佉般阇梨子，集供养堂，为众多比丘说法，言辞满足，妙音清彻，句味辩正，随智慧说，听者乐闻，无所依说，显现深义，令诸比丘一心专听。

尔时，世尊入昼正受，以净天耳过于人耳，闻说法声，从三昧起，往诣讲堂，于大众前坐，告毗舍佉般阇梨子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毗舍佉，汝能为诸比丘于此供养堂，为众多比丘说法，言辞满足，乃至显现深义，令诸比丘专精敬重，一心乐听。汝当数数为诸

比丘如是说法，令诸比丘专精敬重，一心乐听，当得长夜以义饶益，安隐乐住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若不说法者，愚智杂难分，

此愚此智慧，无由自显现，

善说清凉法，因说智乃彰。

说法为明照，光显大仙幢，

善说为仙幢，法为罗汉幢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尊者毗舍佉般阇梨子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众多比丘集供养堂，悉共作衣。时，有一年少比丘，出家未久，初入法律，不欲营助诸比丘作衣。

时，众多比丘诣世尊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时，有众多比丘集供养堂，为作衣故。有一年少比丘，出家未久，始入法律，不欲营助诸比丘作衣。”

尔时，世尊问彼比丘：“汝实不欲营助诸比丘作衣耶？”

彼比丘白佛告：“世尊，随我所能，当力营助。”

尔时，世尊知彼比丘心之所念，告诸比丘：“汝等莫与是年少比丘语。所以者何？是比丘得四增心法，正受现法安乐住，不勤而得。若彼本心所为，剃须发，著袈裟衣，出家学道，增进修学，现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非下劣方便，薄德少智慧，

正向于涅槃，免脱烦恼锁。

此贤年少者，逮得上士处，

离欲心解脱，涅槃不复生，

持此最后身，摧伏众魔军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比丘名曰上座，独住一处，亦常赞叹独一住者，独行乞食，食已，独还，独坐禅思。

时，有众多比丘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有尊者名曰上座，乐一独处，亦常赞叹独一住者，独入聚落乞食，独出聚落，还至住处，独坐禅思。”

尔时，世尊语一比丘：“汝往诣彼上座比丘所，语上座比丘言：‘大师告汝！’”

比丘受教，诣上座比丘所，白言：“尊者，大师告汝！”

时，上座比丘即时奉命，诣世尊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。

尔时，世尊告上座比丘：“汝实独一静处，赞叹独处者，独行乞食，独出聚落，独坐禅思耶？

上座比丘白佛：“实尔，世尊。”

佛告上座比丘：“汝云何独一处，赞叹独住者，独行乞食，独还住处，独坐禅思？”

上座比丘白佛：“我唯独一静处，赞叹独住者，独出乞食，独行聚落，独坐禅思。”

佛告上座比丘：“汝是一住者，我不言非一住，然更有胜妙一住。何等为胜妙一住？谓比丘前者枯干，后者灭尽，中无贪喜，是婆罗门心不犹豫，已舍忧悔，离诸有爱，群聚使断，是名一住，无有胜住过于此者！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悉映于一切，悉知诸世间，

不著一切法，悉离一切爱；

如是乐住者，我说为一住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尊者上座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有尊者僧迦蓝于拘萨罗人间游行，至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彼僧迦蓝比丘有本二，在舍卫国中，闻僧迦蓝比丘于拘萨罗人间游行，至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；闻已，著好衣服，庄严华璎，抱其儿来诣祇洹，至僧迦蓝比丘房前。

尔时，尊者僧迦蓝出房露地经行。时，彼本二来到其前，作是言：“此儿幼小，汝舍出家，谁当养活？”

时，僧迦蓝比丘不共语。如是再三，亦不共语。

时，彼本二作如是言：“我再三告，不与我语，不见顾视，我今置儿。”著经行道头而去，言：“沙门，此是汝子，汝自养活，我今舍去。”

尊者僧迦蓝亦不顾视其子。彼本二复言：“是沙门今于此儿都不顾视，彼必得仙人难得之处。善哉！沙门，必得解脱。”情愿不遂，抱子而去。

尔时，世尊入昼正受，以天耳过人之耳，闻尊者僧迦蓝本二所说，即说偈言：

“来者不欢喜，去亦不忧戚，

于世间和合，解脱不染著，

我说彼比丘，为真婆罗门。

来者不欢喜，去亦不忧戚，

不染亦无忧，二心俱寂静，

我说是比丘，是真婆罗门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尊者僧迦蓝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阿难独一静处，作是思惟：“有三种香，顺风而熏，不能逆风。何等为三？谓根香、茎香、华香。或复有香，顺风熏，亦逆风熏，亦顺风逆风熏耶？”作是念已，晡时从禅觉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独一静处，作是思惟：‘有三种香，顺风而熏，不能逆风。何等为三？谓根香、茎香、华香。或复有香，顺风熏、逆风熏，亦顺风逆风熏耶？’”

佛告阿难：“如是！如是！有三种香，顺风熏，不能逆风，谓根香、茎香、华香。阿难，亦有香，顺风熏、逆风熏、顺风逆风熏。阿难，顺风熏、逆风熏、顺风逆风熏者，阿难，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在所城邑聚落，成就真实法，尽形寿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，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八方上下，崇善士夫，无不称叹言：‘某方某聚落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持戒清净，成真实法，尽形寿不杀乃至不饮酒。’阿难，是名有香顺风熏、逆风熏、顺风逆风熏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非根茎华香，能逆风而熏，

唯有善士女，持戒清净香，

逆顺满诸方，无不普闻知。

多迦罗旃檀，优钵罗末利，

如是比诸香，戒香最为上！

旃檀等诸香，所熏少分限，

唯有戒德香，流熏上升天。

斯等净戒香，不放逸正受，

正智等解脱，魔道莫能入。

是名安隐道，是道则清净，

正向妙禅定，断诸魔结缚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尊者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摩竭提国人间游行。与千比丘俱，皆是古昔萦发出家，皆得阿罗汉，诸漏已尽，所作已作，舍诸重担，逮得己利，尽诸有结，正智，善解脱，到善建立支提杖林中住。

摩竭提王瓶沙闻世尊摩竭提国人间游行，至善建立支提杖林中住，与诸小王群臣翼从，车万二千、乘马万八千、步逐众无数，摩竭提婆罗门长者悉皆从。王出王舍城，诣世尊所，恭敬供养；到于道口，下车步进，及于内门，除去五饰，脱冠却盖，除扇去剑刀，脱革屣；到于佛前，整衣服，偏露右肩，为佛作礼，右绕三匝，自称姓名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是摩竭提王瓶沙。”

佛告瓶沙：“如是，大王，汝是瓶沙，可就此坐，随其所安。”

时，瓶沙王重礼佛足，退坐一面。诸王大臣、婆罗门居士悉礼佛足，次第而坐。时，郁鞞罗迦葉亦在座中。

时，摩竭提婆罗门长者作是念：“为大沙门从郁鞞罗迦葉所修梵行耶？为郁鞞罗迦葉于大沙门所修梵行耶？”

尔时，世尊知摩竭提婆罗门长者心之所念，即说偈而问言：

“郁鞞罗迦葉，于此见何利？

弃汝先所奉，事火等众事，

今可说其义，舍事火之由。”

郁鞞迦葉说偈白佛：

“钱财等滋味，女色五欲果，

观察未来受，斯皆大垢秽，

是故悉弃舍，先诸奉火事。”

尔时，世尊复说偈问言：

“汝不著世间，钱财五色味，

复何舍天人？迦葉随义说。”

迦葉复以偈答世尊言：

“见道离有余，寂灭无余迹，

无所有不著，无异趣异道，

是故悉弃舍，先修奉火事。

大会等受持，奉事于水火，

愚痴没于中，志求解脱道。

盲无智慧目，向生老病死，

不见于正路，永离生死道。

今始因世尊，得见无为道，

大龙所说力，得度于彼岸。

牟尼广济度，安慰无量众，

今始知瞿昙，真谛超出者。”

佛复说偈叹迦葉言：

“善哉汝迦葉，先非恶思量，

次第分别求，遂至于胜处。

“汝今，迦葉，当安慰汝徒众之心。”

时，郁鞞罗迦葉即入正受，以神足力向于东方，上升虚空，作四种神变，行、住、坐、卧，入火三昧，举身洞燃，青、黄、赤、白、颇梨红色。身上出水，身下出火，还烧其身，身上出水以灌其身。或身上出火，以烧其身，身下出水，以灌其身。如是种种现化神通息已，稽首佛足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佛是我师，我是弟子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我是汝师，汝是弟子，随汝所安，复座而坐。”

时，郁鞞罗迦葉还复故座。

尔时，摩竭提婆罗门长者作是念：“郁鞞罗迦葉定于大沙门所修行梵行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摩竭提王瓶沙及诸婆罗门长者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时，有陀骠摩罗子，旧住王舍城，典知众僧饮食，床座随次差请，不令越次。时，有慈地比丘，频三过次得粗食处，食时辛苦，作是念：“怪哉！大苦！陀骠摩罗子比丘有情故，以粗食恼我，令我食时极苦，我当云何为其作不饶益事？”

时，慈地比丘有姊妹比丘尼，名蜜多罗，住王舍城王园比丘尼众中。蜜多罗比丘尼来诣慈地比丘，稽首礼足，于一面住。慈地比丘不顾眄，不与语。蜜多罗比丘尼语慈地比丘：“阿梨，何故不见顾眄，不共言语？”

慈地比丘言：“陀骠摩罗子比丘数以粗食恼我，令我食时极苦，汝复弃我。”

比丘尼言：“当如何？”

慈地比丘言：“汝可至世尊所，白言：‘世尊，陀骠摩罗子比丘非法不类，共我作非梵行波罗夷罪。’我当证言：‘如是，世尊，如妹所说。’”

比丘尼言：“阿梨，我当云何于梵行比丘所，以波罗夷谤？”

慈地比丘言：“汝若不如是者，我与汝绝，不复来往言语、共相瞻视。”

时，比丘尼须臾默念，而作是言：“阿梨，欲令我尔，当从其教。”

慈地比丘言：“汝且待我先至世尊所，汝随后来。”

时，慈地比丘即往稽首，礼世尊足，退住一面。蜜多罗比丘尼即随后至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一何不善不类陀骠摩罗子，于我所作非梵行波罗夷罪。”

慈地比丘复白佛言：“如妹所说，我先亦知。”

尔时，陀骠摩罗子比丘即在彼大众中。尔时，世尊告陀骠摩罗子比丘：“汝闻此语不？”

陀骠摩罗子比丘言：“已闻，世尊。”

佛告陀骠摩罗子比丘：“汝今云何？”

陀骠摩罗子白佛：“如世尊所知，如善逝所知。”

佛告陀骠摩罗子：“汝言如世尊所知，今非是时。汝今忆念，当言忆念；不忆念，当言不忆念。”

陀骠摩罗子言：“我不自忆念。”

尔时，尊者罗睺罗住于佛后，执扇扇佛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不善不类是比丘尼言：‘尊者陀骠摩罗子共我作非梵行。’慈地比丘言：‘如是，世尊，我先已知，如妹所说。’”

佛告罗睺罗：“我今问汝，随意答我。若蜜多罗比丘尼来语我言：‘世尊，不善不类罗睺罗，共我作非梵行波罗夷罪。’慈地比丘复白我言：‘如是，世尊，如妹所说，我先亦知’者，汝当云何？”

罗睺罗白佛：“世尊，我若忆念，当言忆念；不忆念，当言不忆念。”

佛言：“罗睺罗，愚痴人汝尚得作此语，陀骠摩罗子清净比丘何以不得作如是语？”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于陀骠摩罗子比丘当忆念，蜜多罗比丘尼当以自言灭，慈地比丘僧当极善呵谏教诫：‘汝云何见？何处见？汝何因往见？’”

世尊如是教已，从座起，入室坐禅。

尔时，诸比丘于陀骠摩罗子比丘忆念，蜜多罗比丘尼与自言灭，慈地比丘极善呵谏教诫言：“汝云何见？何处见？何因往见？”

如是谏时，彼作是言：“彼陀骠摩罗子不作非梵行，不犯波罗夷，然陀骠摩罗子比丘三以粗恶食恐怖，令我食时辛苦。我于陀骠摩罗子比丘爱恚痴怖，故作是说，然陀骠摩罗子清净无罪。”

尔时，世尊晡时从禅觉，至大众前敷座而坐。诸比丘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等于陀骠摩罗子比丘所忆念持，蜜多罗比丘尼与自言灭，慈地比丘极善呵谏，乃至彼言：‘陀骠摩罗子清净无罪。’”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云何愚痴？以因饮食故，知而妄语！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若能舍一法，知而故妄语，

不计于后世，无恶而不为！

宁食热铁丸，如炽然炭火，

不以犯禁戒，而食僧信施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尊者陀骠摩罗子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愿于佛前取般涅槃。”

世尊默然。如是三启，佛告陀骠摩罗子：“此有为诸行，法应如是！”

尔时，尊者陀骠摩罗子即于佛前，入于三昧，如其正受，向于东方，升虚空行，现四威仪，行、住、坐、卧，入火三昧，身下出火，举身洞燃，光焰四布，青、黄、赤、白、颇梨红色。身下出火，还烧其身，身上出水，以洒其身。或身上出火，下烧其身，身下出水，上洒其身。周向十方，种种现化已，即于空中，内身出火，还自焚其身，取无余涅槃，消尽寂灭，令无遗尘。譬如空中燃灯，油炷俱尽；陀骠摩罗子空中涅槃，身心俱尽，亦复如是。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譬如烧铁丸，其焰洞炽然，

热势渐息灭，莫知其所归。

如是等解脱，度烦恼淤泥，

诸流永已断，莫知其所之，

逮得不动迹，入无余涅槃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央瞿多罗国人间游行。经陀婆阇梨迦林中，见有牧牛者、牧羊者、采柴草者，及余种种作人，见世尊行路，见已，皆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莫从此道去！前有央瞿利摩罗贼，脱恐怖人。”

佛告诸人：“我不畏惧！”作此语已，从道而去。彼再三告，世尊犹去。遥见央瞿利摩罗手执刀盾走向，世尊以神力现身徐行，令央瞿利摩罗驶走不及。走极疲乏已，遥语世尊：“住！住！勿去！”

世尊并行而答：“我常住耳，汝自不住！”

尔时，央瞿利摩罗即说偈言：

“沙门尚驶行，而言我常住；

我今疲倦住，说言汝不住。

沙门说云何，我住汝不住？”

尔时，世尊以偈答言：

“央瞿利摩罗，我说常住者，

于一切众生，谓息于刀杖；

汝恐怖众生，恶业不休息。

我于一切虫，止息于刀杖；

汝于一切虫，常逼迫恐怖，

造作凶恶业，终无休息时。

我于一切神，止息于刀杖；

汝于一切神，长夜苦逼迫，

造作黑恶业，于今不止息。

我住于息法，一切不放逸；

汝不见四谛，故不息放逸。”

央瞿利摩罗说偈白佛：

“久乃见牟尼，故随路而逐；

今闻真妙说，当舍久远恶。”

作如是说已，即放舍刀盾，

投身世尊足，愿听我出家。

佛以慈悲心，大仙多哀愍！

告比丘善来！出家受具足。

尔时，央瞿利摩罗出家已，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所以族姓子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正信、非家、出家学道，增修梵行，现法自知作证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

时，央瞿利摩罗得阿罗汉，觉解脱喜乐，即说偈言：

“本受不害名，而中多杀害，

今得见谛名，永离于伤杀。

身行不杀害，口意俱亦然，

当知真不杀，不迫于众生。

洗手常血色，名央瞿摩罗，

浚流之所漂，三归制令息。

归依三宝已，出家得具足，

成就于三明，佛教作已作。

调牛以捶杖，伏象以铁钩，

不以刀捶杖，正度调天人。

利刀以水石，直箭以煴火，

治材以斧斤，自调以黠慧。

人前行放逸，随后能自敛，

是则照世间，如云解月现。

人前放逸行，随后能自敛，

于世恩爱流，正念而超出。

少壮年出家，精勤修佛教，

是则照世间，如云解月现。

少壮年出家，精勤修佛教，

于世恩爱流，正念以超出。

若度诸恶业，正善能令灭，

是则照世间，如云解月现。

人前造恶业，正善能令灭，

于世恩爱流，正念能超出。

我已作恶业，必向于恶趣，

已受于恶报，宿债食已食。

若彼我怨憎，闻此正法者，

得清净法眼，于我修行忍，

不复兴斗讼，蒙佛恩力故。

我慈行忍辱，亦常赞叹忍，

随时闻正法，闻已随修行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央瞿利摩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时，有异比丘于夜明相出时，出榻补河边，脱衣著岸边，入水洗浴；浴已上岸，被一衣，待身干。

时，有一天子放身光明，普照榻补河侧，语比丘言：“汝少出家，鲜白发黑，年始盛美，应习五欲，庄严璎珞，涂香华鬘，五乐自娱。而于是时，违亲背俗，悲泣别离，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正信、非家、出家学道。如何舍现前乐，而求非时之利？”

比丘答言：“我不舍现前乐求非时乐，我今乃是舍非时乐得现前乐。”

天问比丘：“云何舍非时乐得现前乐？”

比丘答言：“如世尊说，非时之欲，少味多苦，少利多难。我今于现法中，已离炽然，不待时节，能自通达，现前观察，缘自知觉。如是，天子，是名舍非时乐得现前乐。”

天复问比丘：“云何复是如来所说，非时之欲，少乐多苦？云何复是如来所说，现法利乐，乃至缘自觉知？”

比丘答言：“我年少出家，不能广宣如来所说正法、律仪。世尊近在迦兰陀竹园，汝可往诣如来，问其所疑，如世尊说，随忆受持。”

天子复言：“比丘，于如来所，有诸力天众多围绕，我先无问，未易可诣。比丘，汝若能为先白世尊者，我可随往。”

比丘答言：“当为汝去！”

天白比丘：“唯然，尊者，我随后来。”

时，彼比丘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，以向天子往返问答具白世尊：“今者，世尊，彼天子诚实言者须臾应至，不诚实者自当不来。”

时，彼天子遥语比丘：“我已在此！我已在此！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众生随爱想，以爱想而住，

以不知爱故，则为死方便。”

佛告天子：“汝解此偈者，便可发问。”

天子白佛：“不解，世尊。不解，善逝。”

佛复说偈而告天子曰：

“若知所爱者，不于彼生爱，

彼此无所有，他人莫能说。”

佛告天子：“汝解此义者，便可发问。”

天子白佛：“不解，世尊。不解，善逝。”

佛复说偈言：

“见等胜劣者，则有言论生，

三事不倾动，则无软中上。”

佛告天子：“解此义者，则可发问。”

天子白佛：“不解，世尊。不解，善逝。”

佛复说偈言：

“断爱及名色，除慢无所系，

寂灭息瞋恚，离结绝希望，

不见于人天，此世及他世。”

佛告天子：“解此义者，乃可发问。”

天子白佛：“已解，世尊。已解，善逝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彼天子闻佛所说，随喜随喜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时，有异比丘于后夜时至榻补河边，脱衣置岸边，入水洗浴；浴已，还上岸，著一衣，待身干。

时，有一天子放身光明，普照榻补河侧，问比丘言：“比丘，比丘，此是丘冢，夜则起烟，昼则火燃，彼婆罗门见已而作是言：‘坏此丘冢，发掘者智，持以刀剑。’又见大龟，婆罗门见已，作是言：‘除此大龟，发掘者智，持以刀剑。’见有氍毹，婆罗门见已，作此言：‘却此氍毹，发掘者智，持以刀剑。’见有肉段，彼婆罗门见已，作是言：‘除此肉段，发掘者智，持以刀剑。’见有屠杀，婆罗门见已，作是言：‘坏是屠杀处，发掘者智，持以刀剑。’见有楞耆，彼婆罗门见已，作是言：‘却此楞耆，发掘者智，持以刀剑。’见有二道，彼婆罗门见已，作是言：‘除此二道，发掘者智，持以刀剑。’见有门扇，婆罗门见已，作是言：‘却此门扇，发掘者智，持以刀剑。’见有大龙，婆罗门见已，作是言：‘止！勿却大龙，应当恭敬。’比丘，汝来受此论，往问世尊，如佛所说，汝随受持。所以者何？除如来，我不见世间诸天、魔、梵、沙门、婆罗门于此论心悦乐者，若诸弟子从我所闻，然后能说。”

尔时，比丘从彼天所闻此论已，往诣世尊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以彼天子所问诸论广问世尊：“云何为丘冢？云何为夜则起烟？云何为昼则火燃？云何是婆罗门？云何发掘？云何智者？云何刀剑？云何为大龟？云何氍毹？云何为肉段？云何为屠杀处？云何为楞耆？云何为二道？云何为门扇？云何为大龙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丘冢者，谓众生身：粗四大色父母遗体，抟食、衣服、覆盖、澡浴、摩饰、长养，皆是变坏磨灭之法。夜起烟者，谓有人于夜时起，随觉随观。昼行其教：身业、口业。婆罗门者，谓如来、应、等正觉。发掘者，谓精勤方便。智士者，谓多闻圣弟子。刀剑者，谓智慧刀剑。大龟者，谓五盖。氍毹者，谓忿恨。肉段者，谓悭嫉。屠杀者，谓五欲功德。楞耆者，谓无明。二道，谓疑惑。门扇者，谓我慢。大龙者，谓漏尽罗汉。如是，比丘，若大师为声闻所作，哀愍悲念，以义安慰，于汝已作，汝等当作所作，当于曝露、林中、空舍、山泽、岩窟，敷草树叶，思惟禅思，不起放逸，莫令后悔，是则为我随顺之教。”即说偈言：

“说身为丘冢，觉观夜起烟，

昼业为火燃，婆罗门正觉。

精进勤发掘，黠慧明智士，

以智慧利剑，厌离胜进者。

五盖为巨龟，忿恨为氍毹，

悭嫉为肉段，五欲屠杀处。

无明为楞耆，疑惑于二道，

门扇现我慢，漏尽罗汉龙，

究竟论诸断，故我如是说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彼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

尔时，世尊晨朝著衣持钵，入波罗柰城乞食。时，有异比丘以不住心，其心惑乱，不摄诸根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波罗柰城乞食。是比丘遥见世尊，见已，摄持诸根，端视而行。世尊见是比丘摄持诸根，端视而行，见已入城。乞食毕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已，入室坐禅。晡时从禅觉，入僧中，敷坐具，于大众前坐，告诸比丘：“我今晨朝著衣持钵，入波罗柰城乞食，见有比丘，以不住心、惑乱心、诸根放散，亦持衣钵入城乞食。彼遥见我，即自敛摄竟，为是谁？”

时，彼比丘从座起，整衣服，到于佛前，偏袒右肩，合掌白佛：“世尊，我于晨朝入城乞食，其心惑乱，不摄诸根行，遥见世尊，即自敛心，摄持诸根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汝见我已，能自敛心，摄持诸根。比丘，是法应当如是。若见比丘，亦应自摄持。若复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亦当如是摄持诸根，当得长夜以义饶益，安隐快乐。”

尔时，众中复有异比丘说偈叹曰：

“以其心迷乱，不专系念住，

晨朝持衣钵，入城邑乞食，

中路见大师，威德容仪备，

欣悦生惭愧，即摄持诸根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杂阿含经卷第三十九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柰国鹿野苑中。

尔时，世尊晨朝著衣持钵，入波罗柰城乞食。时，有异比丘著衣持钵，入城乞食，于其路边，住一树下，起不善觉，以依恶贪。

尔时，世尊见彼比丘住一树下，以生不善觉，依恶贪嗜，而告之曰：“比丘，比丘，莫种苦种，而发熏生臭，汁漏流出。若比丘种苦种子，自发熏生臭，汁漏流出者，欲令蛆蝇不竞集者，无有是处！”时，彼比丘作是念：“世尊知我心之恶念。”即生恐怖，身毛皆竖。

尔时，世尊入城乞食毕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已，入室坐禅。晡时从禅觉，至于僧中，于众前敷座而坐，告诸比丘：“我今晨朝著衣持钵，入城乞食，见一比丘住于树下，以生不善觉，依恶贪嗜，我时见已，即告之言：‘比丘，比丘，莫种苦种，发熏生臭，恶汁流出。若有比丘种苦种子，发熏生臭，恶汁流出，蛆蝇不集，无有是处！’时，彼比丘即思念：‘佛已知我心之所念。’惭愧恐怖，心惊毛竖，随路而去。”

时，有异比丘从坐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合掌白佛：“世尊，云何苦种？云何生臭？云何汁流？云何蛆蝇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忿怒烦怨，名曰苦种。五欲功德，名为生臭。于六触入处不摄律仪，是名汁流。谓触入处不摄已，贪、忧、诸恶不善心竞生，是名蛆蝇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耳目不防护，贪欲从是生，

是名为苦种，生臭汁潜流；

诸觉观气味，依于恶贪嗜。

聚落及空处，若于昼若夜，

远离修梵行，究竟于苦边。

若内心寂静，决定谛明了，

卧觉常安乐，诸恶蛆蝇灭。

正士所习近，善说贤圣路，

了知八正道，不还更受身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；食毕，还精舍，洗足已，入安陀林坐禅。时，有异比丘亦复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；食毕，还精舍，洗足已，入安陀林，坐一树下，入昼正受。是比丘入昼正受时，有恶不善觉起，依贪嗜心。

时，有天神依安陀林住止者，作是念：“此比丘不善不类，于安陀林坐禅而起不善觉，心依恶贪，我当往呵责。”作是念已，往语比丘言：“比丘，比丘，作疮疣耶？”

比丘答言：“当治令愈！”

天神语比丘：“疮如铁镬，云何可复？”

比丘答言：“正念正智，足能令复。”

天神白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此是真贤治疮，如是治疮，究竟能愈，无有发时。”

尔时，世尊晡时从禅觉，还祇树给孤独园，入僧中，于大众前敷座而坐，告诸比丘：“我今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乞食还，至安陀林坐禅，入昼正受。有一比丘亦乞食还至安陀林，坐一树下，入昼正受，而彼比丘起不善觉，心依恶贪。有天神依安陀林住，语比丘言：‘比丘，比丘，作疮疣耶？’如上广说，乃至如是，比丘，善哉！善哉！此治众贤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士夫作疮疣，自生于苦患，

愿求世间欲，心依于恶贪。

以生疮疣故，蛆蝇竞来集，

爱求为疮疣，蛆蝇诸恶觉。

及诸贪嗜心，皆悉从意生，

钻凿士夫心，以求华名利。

欲火转炽然，妄想不善觉，

身心日夜羸，远离寂静道。

若内心寂静，决定智明了，

无有斯疮疣，见佛安隐路。

正士所游迹，贤圣善宣说，

明智所知道，不复受诸有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毗舍离国猕猴池侧重阁讲堂。

时，有众多比丘晨朝著衣持钵，入毗舍离乞食。

时，有年少比丘出家未久，不闲法、律，当乞食时，不知先后次第。余比丘见已而告之言：“汝是年少，出家未久，未知法、律，莫越！莫重！前后失次而行乞食，长夜当得不饶益苦。”

年少比丘言：“诸上座亦复越次，不随前后，非独我也。”如是再三，不能令止。

众多比丘乞食已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已，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等晨朝著衣持钵，入毗舍离乞食，有一年少比丘，于此法、律出家未久，行乞食时不以次第，前后复重。诸比丘等再三谏不受，而作是言：‘诸上座亦不次第，何故呵我？’我等诸比丘三呵不受，故来白世尊，惟愿世尊为除非法，哀愍故！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如空泽中有大湖水，有大龙象而居其中，拔诸藕根，洗去泥土，然后食之；食已，身体肥悦，多力多乐，以是因缘，常喜乐住。有异种族象，形体羸小，效彼龙象，拔其藕根，洗不能净，合泥土食；食之不消，体不肥悦，转转羸弱，缘斯致死，或同死苦。

“如是，宿德比丘学道日久，不乐嬉戏，久修梵行，大师所叹，诸余明智修梵行者亦复加叹。是等比丘依止城邑聚落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城乞食，善护身、口，善摄诸根，专心系念，能令彼人不信者信，信者不异。若得财利、衣被、饮食、床卧、汤药，不染、不著、不贪、不嗜、不迷、不逐，见其过患，见其出离，然复食之；食已，身心悦泽，得色得力，以是因缘，常得安乐。

“彼年少比丘出家未久，未闲法、律，依诸长老，依止聚落，著衣持钵，入村乞食，不善护身，不守根门，不专系念，不能令彼不信者信、信者不变。若得财利、衣被、饮食、卧具、汤药，染著贪逐，不见过患，不见出离，以嗜欲心食，不能令身悦泽，安隐快乐。缘斯食故，转向于死，或同死苦。所言死者，谓舍戒还俗，失正法、正律。同死苦者，谓犯正法、律，不识罪相，不知除罪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龙象拔藕根，水洗而食之，

异族象效彼，合泥而取食，

因杂泥食故，羸病遂至死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寒林中丘冢间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寿命甚促，转就后世，应勤习善法，修诸梵行。无有生而不死者，而世间人不勤方便专修善法、修贤修义。”

时，魔波旬作是念：“沙门瞿昙住王舍城寒林中丘冢间，为诸声闻如是说法：‘人命甚促，乃至不修贤修义。’我今当往，为作娆乱。”时，魔波旬化作年少，往住佛前，而说偈言：

“常逼迫众生，得人间长寿，

迷醉放逸心，亦不向死处。”

尔时，世尊作是念：“此是恶魔来作恼乱。”即说偈言：

“常逼迫众生，受生极短寿，

当勤修精进，犹如救头燃，

勿得须臾懈，令死魔忽至。

知汝是恶魔，速于此灭去！”

天魔波旬作是念：“沙门瞿昙已知我心。”惭愧忧戚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寒林中丘冢间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一切行无常，一切行不恒、不安，非苏息，变易之法，乃至当止一切有为行，厌离、不乐、解脱。”

时，魔波旬作是念：“今沙门瞿昙住王舍城寒林中，为诸声闻说如是法：‘一切行无常、不恒，非苏息，变易之法，乃至当止一切有为，厌离、不乐、解脱。’我当往彼，为作娆乱。”即化作年少，往诣佛所，住于佛前，而说偈言：

“寿命日夜流，无有穷尽时，

寿命当来去，犹如车轮转。”

尔时，世尊作是念：“此是恶魔欲作娆乱。”即说偈言：

“日夜常迁流，寿亦随损减，

人命渐消亡，犹如小河水。

我知汝恶魔，便自消灭去！”

时，魔波旬作是念：“沙门瞿昙已知我心。”惭愧忧戚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夜起经行，至于后夜，洗足入室，敛身正坐，专心系念。

时，魔波旬作是念：“今沙门瞿昙于王舍城迦兰陀竹园，夜起经行，于后夜时，洗足入室，正身端坐，系念禅思。我今当往，为作娆乱。”即化作年少，住于佛前，而说偈言：

“我心于空中，执长绳罥下，

正欲缚沙门，不令汝得脱。”

尔时，世尊作是念：“恶魔波旬欲作娆乱。”即说偈言：

“我说于世间，五欲意第六，

于彼永已离，一切苦已断。

我已离彼欲，心意识亦灭；

波旬我知汝，速于此灭去！”

时，魔波旬作是念：“沙门已知我心。”惭愧忧戚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夜起经行，至后夜时，洗足入室，右胁卧息，系念明相，正念正智，作起觉想。

时，魔波旬作是念：“今沙门瞿昙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，乃至作起觉想。我今当往，为作留难。”即化作年少，往住佛前，而说偈言：

“何眠何故眠？已灭何复眠？

空舍何以眠？得出复何眠？”

尔时，世尊作是念：“恶魔波旬欲作娆乱。”即说偈言：

“爱网故染著，无爱谁持去？

一切有余尽，唯佛得安眠。

汝恶魔波旬，于此何所说？”

时，魔波旬作是念：“沙门瞿昙已知我心。”惭愧忧戚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。

尔时，世尊于夜暗时，天小微雨，电光晔现，出房经行。

时，魔波旬作是念：“今沙门瞿昙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，夜暗微雨，电光时现，出房经行。我今当往，为作留难。”执大团石，两手调弄，到于佛前，碎成微尘。

尔时，世尊作是念：“恶魔波旬欲作娆乱。”即说偈言：

“若耆阇崛山，于我前令碎，

于佛等解脱，不能动一毛。

假令四海内，一切诸山地，

放逸之亲族，令其碎成尘，

亦不能倾动，如来一毛发。”

时，魔波旬作是念：“沙门瞿昙已知我心。”内怀忧戚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。

尔时，世尊夜起经行，至后夜时，洗足入房，正身端坐，系念在前。

时，魔波旬作是念：“今沙门瞿昙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，夜起经行，后夜入房，正身端坐，系念在前。我今当往，为作留难。”即化作大龙，绕佛身七匝，举头临佛顶上，身如大船，头如大帆，眼如铜炉，舌如曳电，出息入息若雷雹声。

尔时，世尊作是念：“恶魔波旬欲作娆乱。”即说偈言：

“犹如空舍宅，牟尼心虚寂，

于中而旋转，佛身亦如是。

无量凶恶龙，蚊虻蝇蚤等，

普集食其身，不能动毛发。

破裂于虚空，倾覆于大地，

一切众生类，悉来作恐怖，

刀矛枪利箭，悉来害佛身，

如是诸暴害，不能伤一毛。”

时，魔波旬作是念：“沙门瞿昙已知我心。”内怀忧感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毗婆罗山七叶树林石室中。

尔时，世尊夜起露地，或坐或经行；至后夜时，洗足入室，安身卧息，右胁著地，足足相累，系念明相，正念正智，作起觉想。

时，魔波旬作是念：“沙门瞿昙住王舍城毗婆罗山七叶树林石室中，夜起露地若坐若行；至后夜时，洗足入室而坐，右胁卧息，足足相累，系念明相，正念正智，作起觉想。我今当往，为作留难。”化作年少，往住佛前，而说偈言：

“为因我故眠？为是后边故？

多有钱财宝，何故守空闲？

独一无等侣，而著于睡眠。”

尔时，世尊作是念：“恶魔波旬欲作娆乱。”即说偈言：

“不因汝故眠，非为最后边，

亦无多钱财，唯集无忧宝。

哀愍世间故，右胁而卧息，

觉亦不疑惑，眠亦不恐怖。

若昼若复夜，无增亦无损，

为哀众生眠，故无有损减。

正复以百枪，贯身常掘动，

犹得安隐眠，已离内枪故。”

时，魔波旬作是念：“沙门瞿昙已知我心。”内怀忧戚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毗婆罗山七叶树林石室中。

时，有尊者瞿低迦，住王舍城仙人山侧黑石室中，独一思惟，不放逸行，修自饶益，时受意解脱身作证，数数退转；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返退，还复得，时受意解脱身作证，寻复退转。彼尊者瞿低迦作是念：“我独一静处思惟，不放逸行，精勤修习，以自饶益，时受意解脱身作证，而复数数退转，乃至六返，犹复退转。我今当以刀自杀，莫令第七退转。”

时，魔波旬作是念：“沙门瞿昙住王舍城毗婆罗山侧七叶树林石窟中，有弟子瞿低迦住王舍城仙人山侧黑石室中，独一静处，专精思惟，得时受意解脱身作证，六返退转，而复还得。彼作是念：‘我已六返退，而复还得，莫令我第七退转；我宁以刀自杀，莫令第七退转。’若彼比丘以刀自杀者，莫令自杀，出我境界去，我今当往告彼大师。”尔时，波旬执琉璃柄琵琶，诣世尊所，鼓弦说偈：

“大智大方便，自在大神力，

得炽然弟子，而今欲取死。

大牟尼当制，勿令其自杀！

何闻佛世尊，正法律声闻，

学其所不得，而取于命终？”

时，魔说此偈已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波旬放逸种，以自事故来，

坚固具足士，常住妙禅定，

昼夜勤精进，不顾于性命。

见三有可畏，断除彼爱欲，

已摧伏魔军，瞿低般涅槃。”

波旬心忧恼，琵琶落于地，内怀忧惑已，即没而不现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汝等当来，共至仙人山侧黑石室所，观瞿低迦比丘以刀自杀。”

尔时，世尊与众多比丘往至仙人山侧黑石室中，见瞿低迦比丘杀身在地，告诸比丘：“汝等见此瞿低迦比丘杀身在地不？”

诸比丘白佛：“唯然，已见，世尊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汝等见瞿低迦比丘周匝绕身黑暗烟起，充满四方不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已见，世尊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此是恶魔波旬于瞿低迦善男子身侧，周匝求其识神，然比丘瞿低迦以不住心，执刀自杀。”

尔时，世尊为瞿低迦比丘受第一记。

尔时，波旬而说偈言：

“上下及诸方，遍求彼识神，

都不见其处，瞿低何所之？”

尔时，世尊复说偈言：

“如是坚固士，一切无所求，

拔恩爱根本，瞿低般涅槃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郁鞞罗聚落尼连禅河侧，于菩提树下成佛未久。

时，魔波旬作是念：“今沙门瞿昙住郁鞞罗聚落尼连禅河侧，于菩提树下成佛未久。我当往彼，为作留难。”即化作年少，往住佛前，而说偈言：

“独入一空处，禅思静思惟，

已舍国财宝，于此复何求？

若求聚落利，何不习近人？

既不习近人，终竟何所得？”

尔时，世尊作是念：“恶魔波旬欲作娆乱。”即说偈言：

“已得大财利，志足安寂灭，

摧伏诸魔军，不著于色欲。

独一而禅思，服食禅妙乐，

是故不与人，周旋相习近。”

魔复说偈言：

“瞿昙若自知，安隐涅槃道，

独善无为乐，何为强化人？”

佛复说偈答言：

“非魔所制处，来问度彼岸，

我则以正答，令彼得涅槃。

时得不放逸，不随魔自在。”

魔复说偈言：

“有石似凝膏，飞乌欲来食，

竟不得其味，损觜还归空；

我今亦如彼，徒劳归天宫！”

魔说是已，内怀忧惑，心生变悔，低头伏地，以指画地。魔有三女，一名爱欲，二名爱念，三名爱乐，来至波旬所，而说偈言：

“父今何愁惑？士夫何足忧？

我以爱欲绳，缚彼如调象，

牵来至父前，令随父自在。”

魔答女言：

“彼已离恩爱，非欲所能招，

已出于魔境，是故我忧愁。”

时，魔三女身放光焰，炽如云中电，来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“我今归世尊足下，给侍使令。”

尔时，世尊都不顾视。“知如来离诸爱欲，心善解脱。”如是第二、第三说。

时，三魔女自相谓言：“士夫有种种随形爱欲，今当各各变化，作百种童女色、作百种初嫁色、作百种未产色、作百种已产色、作百种中年色、作百种宿年色，作此种种形类，诣沙门瞿昙所，作是言：‘今悉归尊足下，供给使令。’”

作此议已，即作种种变化，如上所说，诣世尊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等今日归尊足下，供给使令。”

尔时，世尊都不顾念。“如来法离诸爱欲。”如是再三说已。

时，三魔女自相谓言：“若未离欲士夫，见我等种种妙体，心则迷乱，欲气冲击，胸臆破裂，热血熏面。然今沙门瞿昙于我等所都不顾眄，如其如来离欲解脱，得善解脱想。我等今日当复各各说偈而问。”

复到佛前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。爱欲天女即说偈言：

“独一禅寂默，舍俗钱财宝，

既舍于世利，今复何所求？

若求聚落利，何不习近人？

竟不习近人，终竟何所得？”

佛说偈答言：

“已得大财利，志足安寂灭，

摧伏诸魔军，不著于色欲，

是故不与人，周旋相习近。”

爱念天女复说偈言：

“多修何妙禅，而度五欲流？

复以何方便，度于第六海？

云何修妙禅，于诸深广欲，

得度于彼岸，不为爱所持？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身得止息乐，心得善解脱，

无为无所作，正念不倾动。

了知一切法，不起诸乱觉，

爱恚睡眠覆，斯等皆已离。

如是多修习，得度于五欲，

亦于第六海，悉得度彼岸。

如是修习禅，于诸深广欲，

悉得度彼岸，不为彼所持。”

时，爱乐天女复说偈言：

“已断除恩爱，淳厚积集欲，

多生入净信，得度于欲流，

开发明智慧，超逾死魔境。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大方便广度，入如来法律，

斯等皆已度，慧者复何忧？”

时，三天女志愿不满，还诣其父魔波旬所。时，魔波旬遥见女来，说偈弄之；

“汝等三女子，自夸说堪能，

咸放身光焰，如电云中流，

至大精进所，各现其容姿，

反为其所破，如风飘其绵。

欲以爪破山，齿啮破铁丸，

欲以发藕丝，旋转于大山。

和合悉解脱，而望乱其心，

著能缚风足，令月空中堕，

以手抒大海，气歙动雪山。

和合悉解脱，亦可令倾动，

于深巨海中，而求安足地。

如来于一切，和合悉解脱，

正觉大海中，求倾动亦然。”

如魔波旬弄三女已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郁鞞罗处尼连禅河侧大菩提树下，初成佛道。

天魔波旬作是念：“此沙门瞿昙在郁鞞罗住处尼连禅河侧菩提树下，初成佛道。我今当往，为作留难。”即自变身，作百种净、不净色，诣佛所。佛遥见波旬百种净、不净色，作是念：“恶魔波旬作百种净、不净色，欲作娆乱。”即说偈言：

“长夜生死中，作净不净色，

汝何为作此，不度若彼岸？

若诸身口意，不作留难者，

魔所不能教，不随魔自在，

如是知恶魔，于是自灭去！”

时，魔波旬作是念：“沙门瞿昙已知我心。”内怀忧感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郁鞞罗处尼连禅河侧菩提树下，初成正觉。

尔时，世尊独一静处，专心禅思，作如是念：“我今解脱苦行。善哉！我今善解脱苦行，先修正愿，今已果得无上菩提。”

时，魔波旬作是念：“今沙门瞿昙住郁鞞罗处尼连禅河侧菩提树下，初成正觉。我今当往，为作留难。”即化作年少，住于佛前，而说偈言：

“大修苦行处，能令得清净，

而今反弃舍，于此何所求？

欲于此求净，净亦无由得。”

尔时，世尊作是念：“此魔波旬欲作娆乱。”即说偈言：

“知诸修苦行，皆与无义俱，

终不获其利，如弓但有声。

戒定闻慧道，我已悉修习，

得第一清净，其净无有上。”

时，魔波旬作是念：“沙门瞿昙已知我心。”内怀忧戚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娑罗婆罗门聚落。

尔时，世尊晨朝著衣持钵，入婆罗聚落乞食。时，魔波旬作是念：“今沙门瞿昙晨朝著衣持钵，入婆罗聚落乞食。我今当往，先入其舍，语诸信心婆罗门长者，令沙门瞿昙空钵而出。”

时，魔波旬随逐佛后，作是唱言：“沙门，沙门，都不得食耶？”

尔时，世尊作是念：“恶魔波旬欲作娆乱。”即说偈言：

“汝新于如来，获得无量罪！

汝谓呼如来，受诸苦恼耶？”

时，魔波旬作是言：“瞿昙，更入聚落，当令得食。”

尔时，世尊而说偈言：

“正使无所有，安乐而自活，

如彼光音天，常以欣悦食。

正使无所有，安乐而自活，

常以欣悦食，不依于有身。”

时，魔波旬作是念：“沙门瞿昙已知我心。”内怀忧感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已解脱人天绳索，汝等亦复解脱人天绳索。汝等当行人间，多所过度，多所饶益，安乐人天，不须伴行，一一而去。我今亦往郁鞞罗住处人间游行。”

时，魔波旬作是念：“沙门瞿昙住波罗柰仙人住处鹿野苑中，为诸声闻如是说法：‘我已解脱人天绳索，汝等亦能。汝等各别人间教化，乃至我亦当至郁鞞罗住处人间游行。’我今当往，为作留难。”即化作年少，住于佛前，而说偈言：

“不脱作脱想，谓呼已解脱，

为大缚所缚，我今终不放！”

尔时，世尊作是念：“恶魔波旬欲作娆乱。”即说偈言：

“我已脱一切，人天诸绳索，

已知汝波旬，即自消灭去！”

时，魔波旬作是念：“沙门瞿昙已知我心。”内怀忧戚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释氏石主释氏聚落。

时，石主释氏聚落多人疫死。处处人民，若男若女，从四方来受持三归。其诸病人，若男若女，若大若小，皆因来者自称名字：“我某甲等，归佛、归法、归比丘僧。”举村举邑，皆悉如是。尔时，世尊勤为声闻说法。时，诸信心归三宝者，斯则皆生人、天道中。

时，魔波旬作是念：“今沙门瞿昙住于释氏石主释氏聚落，勤为四众说法。我今当往，为作留难。”化作年少，往住佛前，而说偈言：

“何为勤说法，教化诸人民？

相违不相违，不免于驱驰，

以有系缚故，而为彼说法。”

尔时，世尊作是念：“恶魔波旬欲作娆乱。”即说偈言：

“汝夜叉当知，众生群集生，

诸有智慧者，孰能不哀愍？

以有哀愍故，不能不教化，

哀愍诸众生，法自应如是！”

恶魔波旬作是念：“沙门瞿昙已知我心。”内怀忧惑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释氏石主释氏聚落。

尔时，世尊独一静处，禅思思惟，作是念：“颇有作王，能得不杀，不教人杀，一向行法，不行非法耶？”

时，魔波旬作是念：“今沙门瞿昙住石主释氏聚落，独一禅思，作是念：‘颇有作王，不杀生，不教人杀，一向行法，不行非法耶？’我今当往，为其说法。”化作年少，往住佛前，作是言：“如是，世尊。如是，善逝，可得作王，不杀生，不教人杀，一向行法，不行非法。世尊，今可作王，善逝，今可作王，必得如意。”

尔时，世尊作是念：“恶魔波旬欲作娆乱。”而告魔言：“汝魔波旬，何故作是言：‘作王！世尊，作王！善逝，可得如意’？”

魔白佛言：“我面从佛闻作是说：‘若四如意足修习多修习已，欲令雪山王变为真金，即作不异。’世尊今有四如意足，修习多修习，令雪山王变为真金，如意不异。是故，我白世尊：‘作王！世尊，作王！善逝，可得如意。’”

佛告波旬：“我都无心欲作国王，云何当作？我亦无心欲令雪山王变为真金，何由而变？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正使有真金，如雪山王者，

一人得此金，亦复不知足，

是故智慧者，金石同一观。”

时，魔波旬作是念：“沙门瞿昙已知我心。”内怀忧惑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释氏石主释氏聚落。时，有众多比丘集供养堂，为作衣事。

时，魔波旬作是念：“今沙门瞿昙住于释氏石主释氏聚落，众多比丘集供养堂，为作衣故。我今当往，为作留难。”化作少壮婆罗门像，作大萦发，著兽皮衣，手执曲杖，诣供养堂，于众多比丘前默然而住；须臾，语诸比丘言：“汝等年少出家，肤白发黑，年在盛时，应受五欲庄严自娱，如何违亲背族，悲泣别离，信于非家，出家学道？何为舍现世乐，而求他世非时之乐？”

诸比丘语婆罗门：“我不舍现世乐求他世非时之乐，乃是舍非时乐就现世乐。”

波旬复问：“云何舍非时乐就现世乐？”

比丘答言：“如世尊说，他世乐少味多苦，少利多患；世尊说现世乐者，离诸炽然，不待时节，能自通达，于此观察，缘自觉知。婆罗门，是名现世乐。”

时，婆罗门三反掉头瘖瘂，以杖筑地，即没不现。

时，诸比丘即生恐怖，身毛皆竖：“此是何等婆罗门像，来此作变？”即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等众多比丘集供养堂，为作衣故。有一盛壮婆罗门，萦发大髻，来诣我所，作是言：‘汝等年少出家，……。’如上广说，乃至三反掉头瘖瘂，以杖筑地，即没不现。我等即生恐怖，身毛皆竖。是何婆罗门像，来作此变？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此非婆罗门，是魔波旬来至汝所，欲作娆乱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凡生诸苦恼，皆由于爱欲，

知世皆剑刺，何人乐于欲？

觉世间有余，皆悉为剑刺，

是故黠慧者，常勤自调伏。

巨积真金聚，犹如雪山王，

一人受用者，意犹不知足，

是故黠慧者，当修平等观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释氏石主释氏聚落。

时，有尊者善觉，晨朝著衣持钵，入石主释氏聚落乞食；食已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已，持尼师坛，置右肩上，入林中，坐一树下，修昼正受，作是念：“我得善利！于正法、律出家学道。我得善利！遭遇大师如来、等正觉。我得善利！得在梵行、持戒、备德、贤善真实众中。我今当得贤善命终，于当来世亦当贤善。”

时，魔波旬作是念：“今沙门瞿昙住石主释氏聚落，有声闻弟子名曰善觉，著衣持钵，如上广说，乃至贤善命终，后世亦贤。我今当往，为作留难。”化作大身，盛壮多力，见者怖畏，谓其力能翻覆发动大地，至善觉比丘所。

善觉比丘遥见大身勇盛壮士，即生恐怖，从坐起，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今晨朝著衣持钵，广说如上，乃至贤善命终，后世亦贤。见有大身士夫，勇壮炽盛，力能动地，见生恐怖，心惊毛竖。”

佛告善觉：“此非大身士夫，是魔波旬欲作娆乱。汝且还去，依彼树下，修前三昧，动作彼魔，因斯脱苦。”

时，尊者善觉即还本处。至于晨朝，著衣持钵，入石主释氏聚落乞食；食已，还精舍，如上广说，乃至贤善命终，后世亦贤。

时，魔波旬复作是念：“此沙门瞿昙住于释氏，有弟子名曰善觉。”如上广说，乃至贤善命终，后世亦贤。“我今当往，为作留难。”复化作大身，勇壮炽盛，力能发地，往住其前。善觉比丘复遥见之，即说偈言：

“我正信非家，而出家学道，

于佛无价宝，正念系心住。

随汝变形色，我心不倾动，

觉汝为幻化，便可从此灭！”

时，魔波旬作是念：“是沙门已知我心。”内怀忧慼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如来声闻作师子吼，说言：‘已知！已知！’不知如来声闻于何等法已知、已知故作师子吼？谓苦圣谛、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迹圣谛。”

时，天魔波旬作是念：“沙门瞿昙住波罗柰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，为诸声闻说法，乃至已知四圣谛。我今当往，为作留难。”化作年少，住于佛前，而说偈言：

“何于大众中，无畏师子吼？

谓呼无有敌，望调伏一切。”

尔时，世尊作是念：“恶魔波旬欲作娆乱。”即说偈言：

“如来于一切，甚深正法律，

方便师子吼，于法无所畏。

若有智慧者，何故自忧怖？”

时，魔波旬作是念：“沙门瞿昙已知我心。”内怀忧戚，即没不现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多众践蹈旷野中，与五百比丘众俱，而为说法，以五百钵置于中庭。

尔时，世尊为五百比丘说五受阴生灭之法。时，魔波旬作是念：“沙门瞿昙住王舍城多众践蹈旷野中，与五百比丘俱，乃至说五受阴是生灭法。我今当往，为作留难。”化作大牛，往诣佛所，入彼五百钵间，诸比丘即驱，莫令坏钵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此非是牛，是魔波旬欲作娆乱。”即说偈言：

“色受想行识，非我及我所，

若知真实义，于彼无所著。

心无所著法，超出色结缚，

了达一切处，不住魔境界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多众践蹈旷野中，与六百比丘众俱，为诸比丘说六触入处集、六触集、六触灭。

时，魔波旬作是念：“今沙门瞿昙住王舍城多众践蹈旷野，为六百比丘说六触入处是集法、是灭法。我今当往，为作留难。”化作壮士，大身勇盛，力能动地，来诣佛所。彼诸比丘遥见壮士，身大勇盛，见生怖畏，身毛皆竖，共相谓言：“彼为何等，形状可畏？”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此是恶魔，欲作娆乱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色声香味触，及第六诸法，

爱念适可意，世间唯有此。

此是最恶贪，能系著凡夫；

超越斯等者，是佛圣弟子，

度于魔境界，如日无云翳。”

时，魔波旬作是念：“沙门瞿昙已知我心。”内怀忧感，即没不现。

杂阿含经卷第四十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能受持七种受者，以是因缘得生天帝释处。谓天帝释本为人时，供养父母；及家诸尊长；和颜软语；不恶口；不两舌；常真实言；于悭吝世间，虽在居家而不悭惜，行解脱施，勤施，常乐行施，施会供养，等施一切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供养于父母，及家之尊长，

柔和恭逊辞，离粗言两舌，

调伏悭吝心，常修真实语。

彼三十三天，见行七法者，

咸各作是言，当来生此天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鞞舍离国猕猴池侧重阁讲堂。

时，有离车名摩诃利，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见天帝释不？”

佛答言：“见。”

离车复问：“世尊，见有鬼似帝释形以不？”

佛告离车：“我知天帝释，亦知有鬼似天帝释，亦知彼帝释法，受持彼法缘故，得生帝释处。离车，帝释本为人时，供养父母，乃至行平等舍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：

“供养于父母，及家之尊长，

柔和恭逊辞，离粗言两舌，

调伏悭吝心，常修真实语。

彼三十三天，见行七法者，

咸各作是言，当来生此天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时摩诃利离车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鞞舍离国猕猴池侧重阁讲堂。

时，有异比丘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住一面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何因何缘释提桓因名释提桓因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释提桓因本为人时，行于顿施；沙门、婆罗门、贫穷、困苦、求生行路乞，施以饮食、钱财、谷、帛、华香、严具、床卧、灯明。以堪能故，名释提桓因。”

比丘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何因何缘故，释提桓因复名富兰陀罗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彼释提桓因本为人时，数数行施衣被、饮食乃至灯明。以是因缘，故名富兰陀罗。”

比丘复白佛言：“何因何缘故，复名摩伽婆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彼释提桓因本为人时，名摩伽婆故，释提桓因即以本名，名摩伽婆。”

比丘复白佛言：“何因何缘复名婆娑婆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彼释提桓因本为人时，数以婆诜和衣布施供养。以是因缘故，释提桓因名婆娑婆。”

比丘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何因何缘释提桓因复名憍尸迦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彼释提桓因本为人时，为憍尸族姓人。以是因缘故，彼释提桓因复名憍尸迦。”

比丘问佛言：“世尊，何因何缘彼释提桓因名舍脂钵低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彼阿修罗女名曰舍脂，为天帝释第一天后，是故帝释名舍脂钵低。”

比丘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何因何缘释提桓因复名千眼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彼释提桓因本为人时，聪明智慧，于一坐间，思千种义，观察称量。以是因缘，彼天帝释复名千眼。”

比丘白佛：“何因何缘彼释提桓因复名因提利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彼天帝释于诸三十三天，为王为主。以是因缘故，彼天帝释名因提利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然彼释提桓因本为人时，受持七种受。以是因缘，得天帝释。何等为七？释提桓因本为人时，供养父母；乃至等行惠施，是为七种受。以是因缘，为天帝释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说偈言，如上广说。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鞞舍离国猕猴池侧重阁讲堂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过去世时，有一夜叉鬼，丑陋恶色，在帝释空座上坐。三十三天见此鬼丑陋恶色，在帝释空座上坐；见已，咸各瞋恚。诸天如是极瞋恚已，彼鬼如是、如是随瞋恚渐渐端正。时，三十三天往诣天帝释，白帝释言：‘憍尸迦，当知有一异鬼，丑陋恶色，在天王空座上坐。我等诸天见彼鬼丑陋恶色，坐天王座，极生瞋恚，随彼诸天瞋恚，彼鬼随渐端正。’释提桓因告诸三十三天：‘彼是瞋恚对治鬼。’尔时，天帝释自往彼鬼所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合掌三称名字而言：‘仁者，我是释提桓因。’随释提桓因如是恭敬下意，彼鬼如是、如是随渐丑陋，即复不现。时，释提桓因自坐已，而说偈言：

“‘人当莫瞋恚，见瞋莫瞋报，

于恶莫生恶，当破坏骄慢。

不瞋亦不害，名住贤圣众；

恶罪起瞋恚，坚住如石山。

盛瞋恚能持，如制逸马车，

我说善御士，非谓执绳者。’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释提桓因于三十三天为自在王，叹说不瞋。汝等如是正信、非家、出家学道，亦应赞叹不瞋。当如是学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晨朝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；乞食已，还精舍，举衣钵，洗足已，持尼师坛，著右肩上，至安陀林，布尼师坛，坐一树下，入昼正受。

尔时，祇桓中有两比丘诤起，一人骂詈，一人默然。其骂詈者，即便改悔忏谢于彼，而彼比丘不受其忏。以不受忏故，时，精舍中众多比丘共相劝谏，高声闹乱。

尔时，世尊以净天耳过于人耳，闻祇桓中高声闹乱；闻已，从禅觉，还精舍，于大众前敷座而坐，告诸比丘：“我今晨朝乞食，还至安陀林，坐禅入昼正受，闻精舍中高声大声，纷纭闹乱，竟为是谁？”

比丘白佛：“此精舍中有二比丘诤起，一比丘骂，一者默然。时，骂比丘寻向悔谢，而彼不受。缘不受故，多人劝谏，故致大声，高声闹乱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云何，比丘，愚痴之人人向悔谢，不受其忏？若人忏而不受者，是愚痴人，长夜当得不饶益苦。诸比丘，过去世时，释提桓因有三十三天共诤，说偈教诫言：

“‘于他无害心，瞋亦不缠结，

怀恨不经久，于瞋以不住，

虽复瞋恚盛，不发于粗言。

不求彼阙节，扬人之虚短，

常当自防护，以义内省察。

不怒亦不害，常与贤圣俱；

若与恶人俱，刚强犹山石。

盛恚能自持，如制逸马车，

我说为善御，非谓执绳者。’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释提桓因于三十三天为自在王，常行忍辱，亦复赞叹行忍者。汝等比丘正信、非家、出家学道，当行忍辱，赞叹忍者，应当学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过去世时，天、阿修罗对阵欲战，释提桓因语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：‘莫得各各共相杀害，但当论议，理屈者伏。’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言：‘设共论议，谁当证知理之通塞？’天帝释言：‘诸天众中自有智慧明记识者，阿修罗众亦复自有明记识者。’毗摩质多罗阿修罗言：‘可尔。’释提桓因言：‘汝等可先立论，然后我当随后立论，则不为难。’时，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即说偈立论言：

“‘我若行忍者，于事则有阙，

愚痴者当言，怖畏故行忍。’

“释提桓因说偈答言：

“‘正使愚痴者，言恐怖故忍，

及其不言者，于理何所伤？

但自观其义，亦观于他义，

彼我悉获安，斯忍为最上。’

“毗摩质多罗阿修罗复说偈言：

“‘若不制愚痴，愚痴则伤人，

犹如凶恶牛，舍走逐触人。

执杖而强制，怖畏则调伏，

是故坚持杖，折伏彼愚夫。’

“帝释复说偈言：

“‘我常观察彼，制彼愚夫者，

愚者瞋恚盛，智以静默伏。

不瞋亦不害，常与贤圣俱；

恶罪起瞋恚，坚住如石山。

盛瞋恚能持，如制逸马车，

我说善御士，非谓执绳者。’

“尔时，天众中有天智慧者。阿修罗众中有阿修罗智慧者，于此偈思惟称量观察，作是念：‘毗摩质多罗阿修罗所说偈，终竟长夜起于斗讼战诤，当知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教人长夜斗讼战诤；释提桓因所说偈，长夜终竟息于斗讼战诤，当知天帝释长夜教人

息于斗讼战诤。当知帝释善论得胜。’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释提桓因以善论议伏阿修罗。诸比丘，释提桓因于三十三天为自在王，立于善论，赞叹善论。汝等比丘亦应如是，正信、非家、出家学道，亦当善论，赞叹善论，应当学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狐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过去世时，有天帝释天、阿修罗对阵欲战。释提桓因语三十三天众言：‘今日诸天与阿修罗军战，诸天得胜，阿修罗不如者，当生擒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以五系缚，将还天宫。’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告阿修罗众：‘今日诸天、阿修罗共战，若阿修罗胜，诸天不如者，当生擒释提桓因，以五系缚，将还阿修罗宫。’当其战时，诸天得胜，阿修罗不如。时，彼诸天捉得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以五系缚，将还天宫，缚在帝释断法殿前门下。帝释从此门入出之时，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缚在门侧瞋恚骂詈。时，帝释御者见阿修罗王，身被五缚，在于门侧，帝释出入之时辄瞋恚骂詈；见已，即便说偈，白帝释言：

“‘释今为畏彼，为力不足耶？

能忍阿修罗，面前而骂辱。’

“帝释即答言：

“‘不以畏故忍，亦非力不足，

何有黠慧人，而与愚夫对？’

“御者复白言：

“‘若但行忍者，于事则有阙，

愚痴者当言，畏怖故行忍。

是故当苦治，以智制愚痴。’

“帝释答言：

“‘我常观察彼，制彼愚夫者，

见愚者瞋盛，智以静默伏。

非力而为力，是彼愚痴力，

愚痴违远法，于道则无有。

若使有大力，能忍于劣者，

是则为上忍，无力何有忍？

于他极骂辱，大力者能忍，

是则为上忍，无力何所忍？

于己及他人，善护大恐怖，

知彼瞋恚盛，还自守静默，

于二义俱备，自利亦利他。

谓言愚夫者，以不见法故，

愚夫谓胜忍，重增其恶口，

未知忍彼骂，于彼常得胜。

于胜已行忍，是名恐怖忍；

于等者行忍，是名忍诤忍；

于劣者行忍，是则为上忍。’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释提桓因于三十三天为自在王，常行忍辱，赞叹于忍。汝等比丘正信、非家、出家学道，亦应如是行忍，赞叹于忍，应当学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过去世时，释提桓因欲入园观。时，敕其御者，令严驾千马之车诣于园观。御者奉敕，即严驾千马之车，往白帝释：‘唯！俱尸迦，严驾已竟，唯王知时。’天帝释即下常胜殿，东向合掌礼佛。尔时，御者见，即心惊毛竖，马鞭落地。时，天帝释见御者心惊毛坚，马鞭落地，即说偈言：

“‘汝见何忧怖，马鞭落于地？’

“御者说偈白帝释言：

“‘见王天帝释，为舍脂之夫，

所以生恐怖，马鞭落地者。

常见天帝释，一切诸大地，

人天大小王，及四护世主，

三十三天众，悉皆恭敬礼。

何处更有尊，尊于帝释者？

而今正东向，合掌修敬礼！

“尔时，帝释说偈答言：

“‘我实于一切，世间大小王，

及四护世王，三十三天众，

最为其尊主，故悉来恭敬。

而复有世间，随顺等正觉，

名号满天师，故我稽首礼！’

“御者复白言：

“‘是必世间胜，故使天王释，

恭敬而合掌，东向稽首礼！

我今亦当礼，天王所礼者。’

“时，天帝释舍脂之夫说如是偈，礼佛已，乘千马车，往诣园观。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彼天帝释于三十三天为自在王，尚恭敬佛，亦复赞叹恭敬于佛。汝等比丘正信、非家、出家学道，亦应如是恭敬于佛，亦当赞叹恭敬佛者，应当学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广说如上。差别者：“尔时，帝释下常胜殿，合掌东向敬礼尊法。”乃至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如上广说。差别者：“尔时，帝释说偈答御者言：

“‘我实为大地，世间大小王，

及四护世主，三十三天众，

如是等一切，悉尊重恭敬。

然复有净戒，长夜入正受，

正信而出家，究竟诸梵行，

故我于彼所，尊重恭敬礼。

又调伏贪恚，超越愚痴境，

修学不放逸，亦恭敬礼彼。

贪欲瞋恚痴，悉已水不著，

漏尽阿罗汉，复应敬礼彼。

若复在居家，奉持于净戒，

如法修布萨，亦复应敬礼！’

“御者白帝释言：

“‘是必世间胜，故天王敬礼，

我亦当如是，随天王恭敬。’

“诸比丘，彼天帝释舍脂之夫敬礼法、僧，亦复赞叹礼法、僧者；汝等已能正信、非家、出家学道，亦当如是敬礼法、僧，当复赞叹礼法、僧者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过去世时，有天帝释欲入园观，王敕御者，令严驾千马之车。御者受教，即严驾已，还白帝释：‘乘已严驾，唯王知时。’尔时，帝释从常胜殿来下，周向诸方，合掌恭敬。时，彼御者见天帝释从殿来下，住于中庭，周向诸方，合掌恭敬；见已惊怖，马鞭落地，而说偈言：

“‘诸方唯有人，臭秽胞胎生，

神处秽死尸，饥渴常燋然；

何故憍尸迦，故重于非家？

为我说其义，饥渴愿欲闻！

“时，天帝释说偈答言：

“‘我正恭敬彼，能出非家者，

自在游诸方，不计其行止。

城邑国土色，不能累其心，

不畜资生具，一往无欲定。

往则无所求，唯无为为乐，

言则定善言，不言则寂定。

诸天阿修罗，各各共相违，

人间自共诤，相违亦如是。

唯有出家者，于诸诤无诤，

于一切众生，放舍于刀杖。

于财离财色，不醉亦不荒，

远离一切恶，是故敬礼彼。’

“是时，御者复说偈言：

“‘天王之所敬，是必世间胜，

故我从今日，当礼出家人。’

“如是说已，天帝释敬礼诸方一切僧毕，升于马车，游观园林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彼天帝释于三十三天为自在王，而常恭敬众僧，亦常赞叹恭敬僧功德。汝等比丘正信、非家、出家学道，亦当如是恭敬众僧，亦当赞叹敬僧功德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过去世时，阿修罗王兴四种兵：象兵、马兵、车兵、步兵，与三十三天欲共斗战。时，天帝释闻阿修罗王兴四种兵，象兵、马兵、车兵、步兵，来欲共战；闻已，即告宿毗梨天子言：‘阿公知不？阿修罗兴四种兵：象兵、马兵、车兵、步兵，欲与三十三天共战。阿公可敕三十三天兴四种兵：象兵、马兵、车兵、步兵，与彼阿修罗共战。’

“尔时，宿毗梨天子受帝释教，还自天宫，慢缓宽纵，不勤方便。阿修罗众已出在道路，帝释闻已，复告宿毗梨天子：‘阿公，阿修罗军已在道路，阿公可速告令起四种兵与阿修罗战。’宿毗梨天子受帝释教已，即复还宫，懈怠宽纵。时，阿修罗王军已垂

至，释提桓因闻阿修罗军已在近路，复告宿毗梨天子：‘阿公知不？阿修罗军已在近路。阿公，速告诸天起四种兵！’

“时，宿毗梨天子即说偈言：

“‘若有不起处，无为安隐乐，

得如是处者，无作亦无忧，

当与我是处，令我得安隐。’

“尔时，帝释说偈答言：

“‘若有不起处，无为安隐乐，

若得是处者，无作亦无忧，

汝得是处者，亦应将我去！’

“宿毗梨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‘若处无方便，不起安隐乐，

若得彼处者，无作亦无忧，

当与我是处，令我得安隐。’

“时，天帝释复说偈答言：

“‘若处无方便，不起安隐乐，

若人得是处，无作亦无忧，

汝得是处者，亦应将我去！’

“宿毗梨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‘若处不放逸，不起安隐乐，

若人得是处，无作亦无忧，

当与我是处，令得安隐乐。’

“时，天帝释复说偈言：

“‘若处不放逸，不起安隐乐，

若人得是处，无作亦无忧，

汝得是处者，亦应将我去！’

“宿毗梨复说偈言：

“‘懒惰无所起，不知作已作，

行欲悉皆会，当与我是处。’

“时，天帝释复说偈言：

“‘懒惰无所起，得究竟安乐，

汝得彼处者，亦应将我去！’

“宿毗梨天子复说偈言：

“‘无事亦得乐，无作亦无忧，

若与我是处，令我得安乐。’

“天帝释复说偈言：

“‘若见若复闻，众生无所作，

汝得是处者，亦应将我去！

汝若畏所作，不念于有为，

但当速净除，涅槃之径路。’

“时，宿毗梨天子严四兵：象兵、马兵、车兵、步兵，与阿修罗战，摧阿修罗众，诸天得胜，还归天宫。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释提桓因兴四种兵，与阿修罗战，精勤得胜。诸比丘，释提桓因于三十三天为自在王，常以精勤方便，亦常赞叹精勤之德。汝等比丘正信、非家、出家学道，当勤精进，赞叹精勤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过去世时，有一聚落，有诸仙人于聚落边空闲处住止。时，有诸天、阿修罗去聚落不远，对阵战斗。尔时，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除去五饰，脱去天冠，却伞盖，除剑刀，屏宝拂，脱革屣，至彼仙人住处，入于门内，周向看视，不顾眄诸仙人，亦不问讯；看已，还出。时，有一仙人遥见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除去五饰入园，看已，还出；见已，语诸仙人言：‘此何等人？有不调伏色，不似人形，非威仪法，似田舍儿，非长者子，除去五饰，入于园门，高视观看，亦不顾眄问讯诸仙人。’有

一仙人答言：‘此是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除去五饰，观看而去。’彼仙人言：‘此非贤士，不好不善，非贤非法，除去五饰，来入园门，看已，还去，亦不顾眄问讯诸仙人。以是故，当知天众增长，阿修罗损减。’

“时，释提桓因除去五饰，入仙人住处，与诸仙人面相问讯慰劳，然后还出。复有仙人见天帝释除去五饰，入于园门，周遍问讯；见已，问诸仙人：‘此是何人？入于园林，有调伏色，有可适人色，有威仪色，非田舍儿，似族姓子，除去五饰，来入园门，周遍问讯，然后还出。’有仙人答言：‘此是天帝释，除去五饰，来入园门，周遍问讯，然后还去。’彼仙人言：‘此是贤士，善好真实威仪法，除去五饰，来入园门，周遍问讯，然后还去。以是当知天众增长，阿修罗众损减。’

“时，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闻仙人称叹诸天，闻已，瞋恚炽盛。时，彼空处仙人闻阿修罗王瞋恚炽盛，往诣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所，而说偈言：

“‘仙人故来此，求乞施无畏；

汝能施无畏，赐牟尼恩教。’

“毗摩质多罗以偈答言：

“‘于汝仙人所，无有施无畏；

违背阿修罗，习近帝释故；

于此诸无畏，当遗以恐怖。’

“仙人复说偈言：

“‘随行植种子，随类果报生；

来乞于无畏，遗之以恐怖；

当获无尽畏，施畏种子故。’

“时，诸仙人于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面前说咒已，陵虚而逝。即于是夜，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心惊三起，眠中闻恶声言：‘释提桓因兴四种兵，与阿修罗战！’惊觉恐怖，虑战必败，退走而还阿修罗宫。时，天帝释敌退得胜已，诣彼空闲仙人住处，礼诸仙人足已，退于西面诸仙人前，东向而坐。时，东风起，有异仙人即说偈言：

“‘今此诸牟尼，出家来日久；

腋下流汗臭，莫顺坐风下；

千眼可移坐，此臭难可堪！’

“时，天帝释说偈答言：

“‘种种众香华，结以为华鬘；

今之所闻香，其香复过是；

宁久闻斯香，未曾生厌患。’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彼天帝释于三十三天为自在王，恭敬出家人，亦常赞叹出家人，亦常赞叹恭敬之德。汝等比丘正信、非家、出家学道，常应恭敬诸梵行者，亦当赞叹恭敬之德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天帝释晨朝来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以帝释神力，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精舍。时，释提桓因说偈问佛言：

“为杀于何等，而得安隐眠？

为杀于何等，而得无忧畏？

为杀何等法，瞿昙所赞叹？”

尔时，世尊说偈答言：

“害凶恶瞋恚，而得安隐眠。

害凶恶瞋恚，心得无忧畏。

瞋恚为毒根，灭彼苦种子，

灭彼苦种子，而得无忧畏。

彼苦种灭故，贤圣所称叹！”

尔时，释提桓因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于月八日，四大天王敕遣大臣，案行世间：‘为何等人供养父母、沙门、婆罗门，宗亲尊重，作诸福德，见今世恶，畏后世罪，行施作福，受持斋戒，于月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，及神变月，受戒布萨？’至十四日，遣太子下，观察世间：‘为何等人供养父母，乃至受戒布萨？’至十五日，四大天王自下世间，观察

众生：‘为何等人供养父母，乃至受戒布萨？’

“诸比丘，尔时，世间无有多人供养父母，乃至受戒布萨者。时，四天王即往诣三十三天集法讲堂，白天帝释：‘天王当知：今诸世间，无有多人供养父母，乃至受戒布萨。’时，三十三天众闻之不喜，转相告语：‘今世间人，不贤不善，不好不类，无真实行，不供养父母，乃至不受戒布萨。缘斯罪故，诸天众减，阿修罗众当渐增广。’

“诸比丘，尔时，世间若复多人供养父母，乃至受戒布萨者，四天王至三十三天集法讲堂，白天帝释：‘天王当知：今诸世间，多有人民供养父母，乃至受戒布萨。’时，三十三天心皆欢喜，转相告语：‘今诸世间，贤圣真实如法，多有人民供养父母，乃至受戒布萨。缘斯福德，阿修罗众减，诸天众增广。’时，天帝释知诸天众皆欢喜已，即说偈言：

“若人月八日，十四十五日，

及神变之月，受持八支斋，

如我所修行，彼亦如是修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彼天帝释所说偈言：

“若人月八日，十四十五日，

及神变之月，受持八支斋，

如我所修行，彼亦如是修。

“此非善说。所以者何？彼天帝释自有贪、恚、痴患，不脱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故。若阿罗汉比丘诸漏已尽，所作已作，离诸重担，断诸有结，心善解脱，说此偈言：

“若人月八日，十四十五日，

及神变之月，受持八支斋，

如我所修行，彼亦如是修。

“如是说者，则为善说。所以者何？阿罗汉比丘离贪、恚、痴，已脱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恼苦，是故此偈则为善说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过去世时，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疾病困笃，往诣释提桓因所，语释提桓因言：‘憍尸迦，当知我今疾病困笃，为我疗治，令得安隐！’释提桓因语毗摩质多罗阿修罗言：‘汝当授我幻法，我当疗治汝病，令得安隐。’毗摩质多罗阿修罗语帝释言：‘我当还问诸阿修罗众，听我者，当授帝释阿修罗幻法。’

“尔时，毗摩质多罗阿修罗即往至诸阿修罗众中，语诸阿修罗言：‘诸人当知：我今疾病困笃，往诣释提桓因所，求彼治病。彼语我言：“汝能授我阿修罗幻法者，当治汝病，令得安隐。”我今当往为彼说阿修罗幻法。’时，有一诈伪阿修罗语毗摩质多罗阿修罗：‘其彼天帝释质直好信不虚伪，但语彼言：“天王，此阿修罗幻法，若学者，令人堕地狱，受罪无量百千岁。”彼天帝释必当息意，不复求学，当言：“汝去！令汝病差，可得安隐！”’

“时，毗摩质多罗阿修罗复往帝释所，说偈白言：

“‘千眼尊天王，阿修罗幻术，

皆是虚诳法，令人堕地狱，

无量百千岁，受苦无休息。’

“时，天帝释语毗摩质多罗阿修罗言：‘止！止！如是幻术，非我所须，汝且还去。令汝身病寂灭休息，得力安隐！’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释提桓因于三十三天为自在王，长夜真实，不幻不伪，贤善质直。汝等比丘正信、非家、出家学道，亦应如是不幻不伪，贤善质直。当如是学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时，有天帝释及鞞卢阇那子婆稚阿修罗王，有绝妙之容，于晨朝时，俱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时，天帝释及鞞卢阇那子婆稚阿修罗王，身诸光明，普照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鞞卢阇那阿修罗王说偈白佛：

“‘人当勤方便，必令利满足，

是利满足已，何须复方便？’

“时，天帝释复说偈言：

“‘若人勤方便，必令利满足，

是利满足已，修忍无过上！’

“说是偈已，俱白佛言：‘世尊，何者善说？’世尊告言：‘汝等所说，二说俱善。然今汝等复听我说：

“‘一切众生类，悉皆求己利，

彼彼诸众生，各自求所应。

世间诸和合，及与第一义，

当知世和合，则为非常法。

若人勤方便，必令利满足，

是利满足已，修忍无过上！’

“尔时，天帝释及毗卢阇那子婆稚阿修罗王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释提桓因于三十三天为自在王，修行于忍，赞叹于忍。汝等比丘正信、非家、出家学道，亦应如是修行于忍，赞叹于忍！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过去世时，有天帝释白佛言：‘世尊，我今受如是戒：乃至佛法住世，尽其形寿，有恼我者，要不反报加恼于彼。’时，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闻天帝释受如是戒：‘乃至佛法住世，尽其形寿，有恼我者，我不反报加恼于彼。’闻已，执持利剑，逆道而来。时，天帝释遥见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执持利剑，逆道而来，即遥告言：‘阿修罗，住！缚汝勿动！’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即不得动，语帝释言：‘汝今岂不受如是戒：若佛法住世，尽其形寿，有恼我者，必不还报耶？’天帝释答言：‘我实受如是戒，但汝自住受缚。’阿修罗言：‘今且放我！’帝释答言：‘汝若约誓不作乱者，然后放汝。’阿修罗言：‘放我，当如法作。’帝释答言：‘先如法作，然后放汝！’时，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即说偈言：

“‘贪欲之所趣，及瞋恚所趣，

妄语之所趣，谤毁贤圣趣；

我若娆乱者，趣同彼趣趣。’

“释提桓因复告言：‘放汝令去，随汝所安。’

“尔时，天帝释令阿修罗王作约誓已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‘世尊，我于佛前受如是戒：乃至佛法住世，尽其形寿，有恼我者，我不反报。毗摩质

多罗阿修罗王闻我受戒，手执利剑，随路而来。我遥见已，语言：“阿修罗，住！住！缚汝勿动！”彼阿修罗言：“汝不受戒耶？”我即答言：“我实受戒，且汝今住，缚汝勿动。”彼即求脱，我告彼言：“若作约誓不作乱者，当令汝脱。”阿修罗言：“且当放我，当说约誓。”我即告言：“先说约誓，然后放汝。”彼即说偈，作约誓言：

“‘“贪欲之所趣，及瞋恚所趣，

妄语之所趣，谤毁贤圣趣；

我若作娆乱，趣同彼趣趣。”

“‘如是，世尊，我要彼阿修罗王令说约誓，为是法不？彼阿修罗复为娆乱不？’佛告天帝释：‘善哉！善哉！汝要彼约誓，如法不违，彼亦不复敢作娆乱。’尔时，天帝释闻佛所说，欢喜随喜，作礼而去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彼天帝释于三十三天为自在王，不为娆乱，亦常赞叹不娆乱法。汝等比丘正信、非家、出家学道，亦应如是行不娆乱，亦当赞叹不扰乱法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本经缺字对照（1 种 / 1 处）

底本中有一些字在 Unicode 里没有编码，任何字体都打不出来。正文已按 CBETA 缺字资料库换成通用字，下表逐条列出原式与处理方式，可据底本影印本核对。

原式	显示	处数	依据
[泳-永+臾]	澳	1	Unicode 通用字（异体关系，非原字形）（CB02702）